最後的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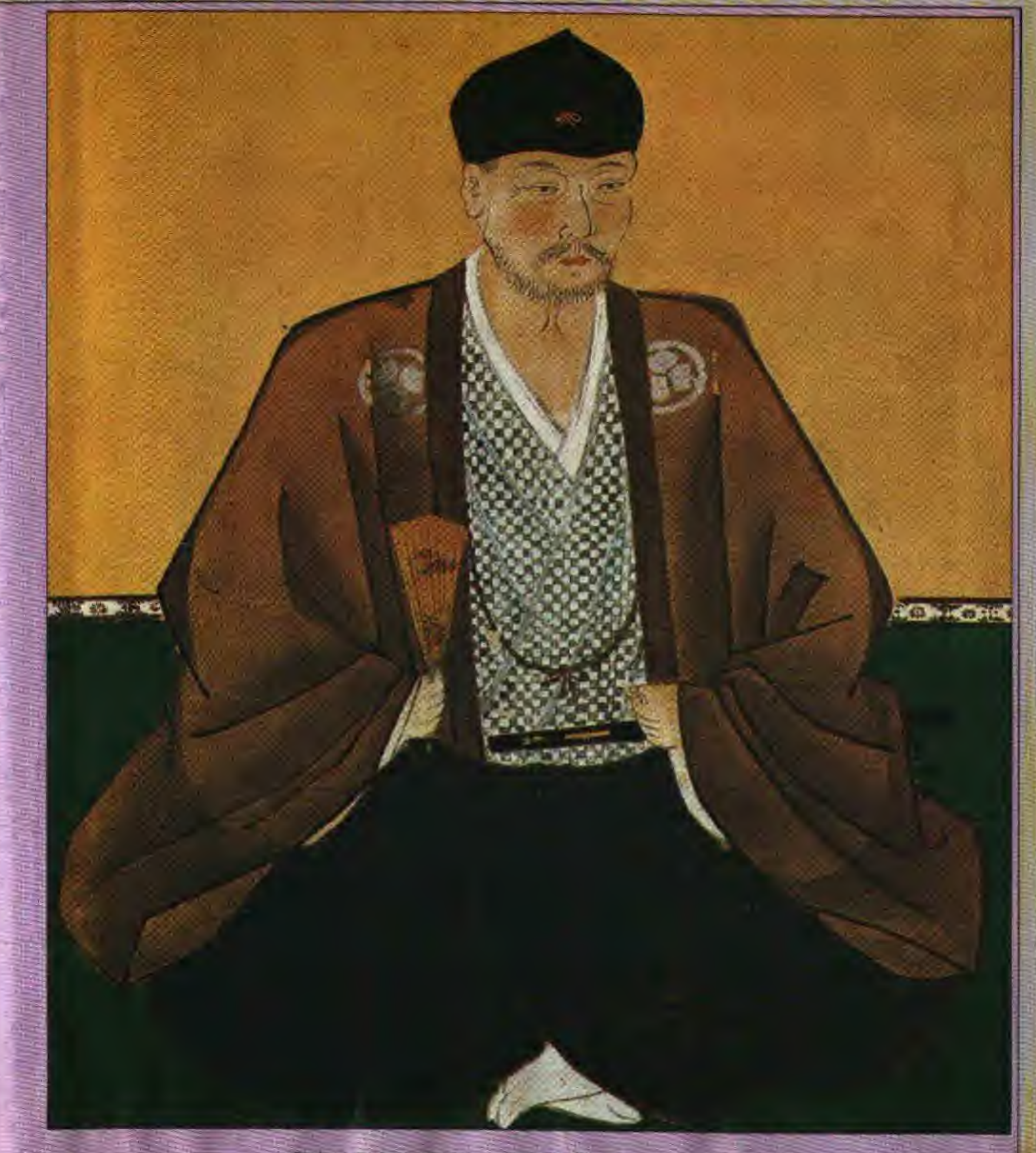
德川慶喜

歷史小說 9

司馬遼太郎 著
江靜芳 譯



◎江户城，德川家的居城，幕府號令由此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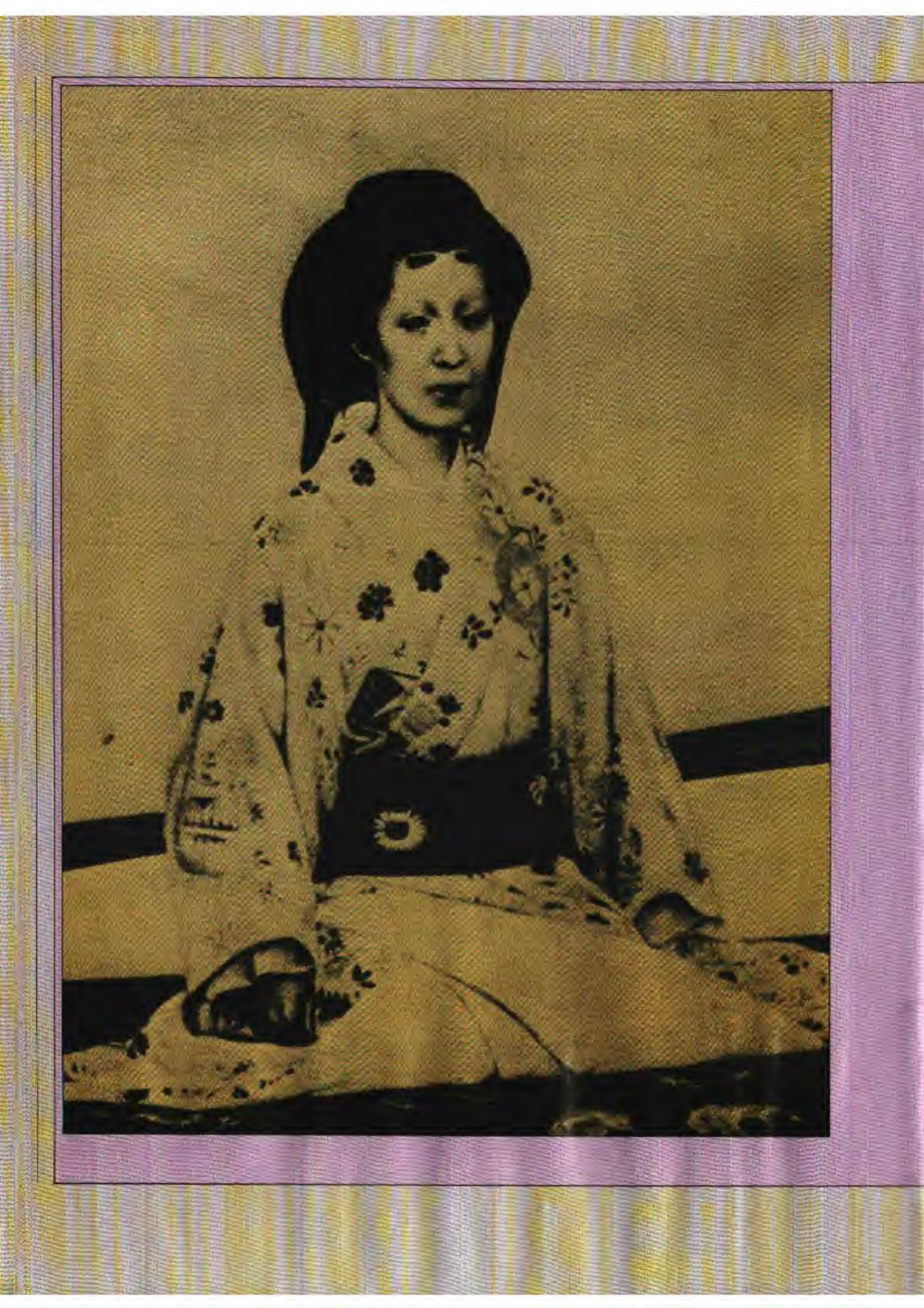
◎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



◎（上）十二代將軍家慶．
（下右）十三代將軍家定．
（下左）十四代將軍家茂．



◎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與夫人。





◎德川慶喜的畫。



◎德川慶喜的書法：「忠則無二心·鬼神泣壯烈」。



◎京都二條城。德川慶喜在此上表奉還大政，是德川幕府終結的重要舞台。

小說歷史⑨

最後的將軍

司馬遼太郎 著／江靜芳 譯

遠流出版公司

小說歷史⑨
最後的將軍
作　　者／司馬遼太郎
譯　　者／江靜芳
責任編輯／游奇惠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 版 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65-3707　傳眞號碼／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365-1212　傳眞號碼／365-7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有限公司
□1989 (民78) 年 9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1992 (民81) 年 8 月 16 日　初版三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3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32-0125-9

小說歷史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爲素材，尋求它的史實，補足它的空隙，編織而成的小說。

透過具有歷史識見和文學技巧的歷史小說作家，枯燥的史料被描摹成了動人的筆墨。我們看到人物在歷史的舞臺上鮮活過來，栩栩如生；我們也看到事件在歷史的銀幕上鉅細靡遺，歷歷如繪。讀者所期盼的歷史知識和小說趣味都因此而達成了。

歷史小說的寫法彈性甚大。從服膺歷史的眞實、反對杜撰、史料的選擇和運用一再審愼考慮而趨近史家考證的一派，到僅僅披上歷史的外衣而以主題濃厚、節奏明快見長的這一派，歷史小說的範圍可以說十分遼濶。但大體上，它包含了歷史的眞實和文學的眞實，而以小說的形式呈獻在讀者的面前，構成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之外的微妙境界。

我國的歷史小說，是有長遠傳統的，《三國演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胡適認爲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

在近代日本，從儘其可能達到歷史境界的明治時代文豪森鷗外到近年來大衆文學傾向濃厚的司馬遼太郎、井上靖、黑岩重吾等，眞可說是名家輩出，這其中還包括了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吉川英治、山岡莊八、新田次郎……等大家。而歷史小說的興盛至於蔚爲風氣也給讀者大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歷史小說的深遠影響，它的出版便成了極具意義之事。數年前，我們曾經出版了一套包含《三國演義》在內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如今，我們在出版歷史讀物（柏楊版資治通鑑）和小說讀物（小說館）的同時，再接再厲，策劃出版一系列的「小說歷史」，這一次，我們企圖以日本的歷史小說爲主，更廣泛地爲讀者蒐羅精采動人的歷史小說。

我們期望採取一個寬廣的態度，與讀者一起從小說出發，追尋它與歷史結合的趣味。

目次

最後的將軍

第一章

有時，人生就像小說，有一個主題。

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的將軍——德川慶喜來說，他的前半生，因特殊身份而承受著舉世的期待，這便是屬於他的主題吧！

他，並非出生在將軍本家。

他是誕生在德川將軍家族的分支——水戶的德川家。水戶是當時御三家之一，所謂的御三家，除水戶外，還有紀州和尾張二家。

在御三家裏面，水戶的俸祿最少，比起其他二家官居「大納言」，他也僅位居「中納言」，所以在將軍家沒有嗣子的情況下，從紀州，尾張選取的可能性是大於從水戶選取，也就是說，水戶在資格上略遜一籌。

然而，水戶卻有一點勝過其他兩家，水戶戶主可免除「參覲交替制」的義務，而能享有在江

戶長住的特權，因爲能與將軍同居江戶，而得到「天下之副將軍」的稱呼，加上水戶黃門（中納言的別稱）在說書場享有盛名，此稱呼在江戶地區更是家喻戶曉。德川幕府的官制中並無副將軍一職，但重視各種政治之道批評的幕府，對江戶說書場這種稱號，難免有點神經過敏，也因而特別刻意地禮遇水戶家。

慶喜，就出生在這麼一個家庭。

他的父親是烈公齊昭，被稱爲「水戶的隱士」，後半生受到天下志士的敬慕。志士們認爲「水戶的隱士」能消弭當世的夷狄之災，解救日本，他們幾乎將他神格化。當然，這是在亂世中的幻覺之一。齊昭實際上並沒有太強的能力，只是性格豪邁，有許多像藤田東湖的名臣輔佐，並且擁有家傳的水戶學——即幕府末年救國思想的主流；齊昭以副將軍自許，江戶城的人民也給他這樣的鼓勵，自然他也認爲大部份的天下志士、英雄豪傑對於他的號召將風行草偃。

現實面的齊昭，舉例來說，便極好色，而且幾乎到病態的地步，連將軍夫人隨行女官都敢強暴。也因此，女官們都避之唯恐不及，而他也因不受夫人歡迎，政治生命有限。

不過，也拜好色之賜，齊昭的子女因而不少，光是男孩就生下二十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子有十二人，女子六人，共計十八人，眞是人丁興旺！

烈公齊昭的正室來自京都，是有栖川宮家的王室之女，未婚之前叫做登美宮吉子。這椿婚事

締結時，仁孝天皇十分高興，曾說：「水戶是代代勤王的武臣之家，與登美宮相配，不是椿良緣嗎？」很快便勅許了。

吉子的聰明與美貌，宮中早有定論，此事水戶家也有所耳聞，齊昭當然很高興，他說：「美貌是可以取代的，聰明卻無人可代，有這樣的妻子，希望能生出一位英才。」

產下一子後，比起庶出的其他男孩，世子當然由正室之子繼承，這位世子鶴千代便是後來水戶家第十代的慶篤，不過他長大後容貌如京都王室的柔和溫雅，性格亦然，與齊昭粗豪的武人性格不像，讓齊昭很失望：「大概像宮家的血統般軟弱不堪吧！」。

以後陸續生下的男孩，當然不定出自正室吉子，姓名分別以數字排序，二郎麿、三郎麿、四郎麿、五郎麿、六郎麿，其中二與五是吉子所生，二郎麿早夭，五郎麿在少年時代便長得很像母親，齊昭認爲他京都的血統太濃了！爲了希望使武門的血統強過宮家的血統，因此決定送他去當養子，不久便送到因州鳥取的池田家，也就成了後來鳥取藩主池田慶德。

不久，吉子又生下慶喜，在那時被叫做七郎麿。

「這小孩遺傳了武門的血統多呢？還是宮家的呢？」齊昭從孩子的襁褓期開始，就抱著各種期望而仔細觀察著。

齊昭做事都跟別人不同，他對教育特別熱心，這是因爲齊昭自己在少年時代，本來要被奶娘

教育，但他自已向父親反應：男孩子應該經由男子的撫育長大！要求廢去奶娘，而以二位強悍的藩士爲師。現在亦然，與普通大名（諸侯）不同，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也非常關心。

大名的子弟都在江戶長大，幕府制度認爲大名之子爲人質，必須留在江戶養育。然而，齊昭特別向幕府請求，水戶家成爲僅有的特例，孩子雖在江戶誕生，但在嬰兒時期就被送離江戶，交給立國根本的武士撫養，唯恐感染都府奢華的風氣。

這樣的家規，慶喜也不能免，比起江戶人，他受到身爲水戶人的特殊教育。

在誕生的第二年，就離開江戶的小石川邸，以後一直住在常陸水戶城，未曾見父母一面，直到慶喜十歲，齊昭才將他召回，第一次看到長大的慶喜。

「就這個小孩長得不一樣啊！」在老臣們的面前相見後，齊昭認爲他與京都人的柔弱面貌不同。

「太好了！一定可以成爲名將，不過還未經世的歷練！」齊昭心中一直期待能教育出像德川幕府創始者德川家康那樣傑出的人。「一定要好好教養他！」齊昭對老臣，師傅甚至女僕都這樣嚴令，齊昭的期望，當然也是屬下們的期望。

「諸侯當然得比武士強！」齊昭抱著這種信念，也以之做爲子弟的教育方針，他對慶喜有很大的期待，也施加非常嚴格的教養方式。

齊昭平常常講：「武士的睡姿十分重要！」他出其不意地到慶喜的寢室確定他的睡相，發現慶喜的睡相極難看。齊昭吩咐左右：「這樣軟癱的睡相，絕不能成爲好武士的材料，在七郎麿枕頭的兩邊豎立剃刀的刀刃。」從這夜開始，兩根剃刀就像角一樣立在慶喜的睡枕旁，於是只要睡覺時翻身，剃刀就會割傷頭或臉部。

另外，井上甚三郎師傅也嚴格要求：武士睡覺時，務必右下左上地側睡，這是因爲平常都慣使右手，當入睡後遭敵侵襲，右下側睡時能保護右手，進而起身爭鬥。也因此，慶喜直到老年都保持右下側睡的習慣。

這樣的教養，能得到什麼效果呢？齊昭只會這樣考慮，全然未想到他還只是個少年，這個少年所受的教育，是一般武士家庭無法想像到的嚴苛。衣物、寢具的質料非麻即木棉，決不用絹。清曉即起床的日課，漱洗後，馬上由侍臣監督讀完半卷四書五經，才能進食早餐。早餐後到上午十點前是練字時間，練完字就要到貴族子弟齊聚的弘道館上學，直到吃中飯時，才能短暫地玩些遊戲，以後要習武，到晚上吃過飯後，再讀過早上四書五經中的古詩，一天的功課才算完成，這樣的日課決不許更動。

雖承受著這麼嚴格的教育，但七郎麿，也就是慶喜並未完全順從，齊昭仍一逕強迫他，七郎麿對習武蠻熱心的，但卻很討厭讀書。侍臣用手戳他說：「不讀書的話，要燒刺你手指喔！」然

後就抓住他的食指尖，用力一揪，雖然手指像要被扯斷的痛楚，七郎麿還是願意忍受，而且還誇口即使忍受燒刺之苦也比讀書好。終於因再三的被燒刺手指，傷口都腫脹發炎了，七郎麿還是不用功，侍臣也頭痛的很，只有直接告訴齊昭。

「就說是我命令，馬上關進禁閉室！」

結果在房間的一隅，用紙隔扇圍出了一隅，用紙隔扇圍出了一坪大小的四方空間，四周還環繞著繩索，關在裏面，連飯都不許吃。少年終於閉口了，變得有點順從，不過念書的態度並未變得認眞。這個少年對學問眞正產生興趣是直到二十歲以後，那時川路聖謨日夜勸誡他，說他是武藝七分、學問三分，希望這位水戶的年輕公子至少能努力達到一半一半的程度。

他平常又非常頑皮淘氣，一點也不可愛，家中的女眷們也不喜歡他，而他哥哥五郎麿卻很溫順老實，五郎麿很喜歡玩女侍們做的玩偶，有天七郎麿突然來到他房裏，邊說著：「五郎，這很有趣啊！」冷不防地卻用手抓架上的玩偶，全部被他搗毀了，跟著五郎的女侍，不禁竊語：「這七郎少爺，從來不做好事！」她們都很討厭他。

即使這樣，齊昭對這位少年仍充滿期待，包括他能寫出一筆無人可及的雄渾字體，以他寫的字體來看，齊昭常常想：「遲早這個小孩會成爲大人物！」他心底希望將來能繼承將軍的天下，不過這個秘密一直藏在心中，從不說出口。

在少年時期，紀州德川家誠懇地向水戶家要求希望能領養養子，但水戶並不想跟紀州結親，當對方的臣屬藤田東湖向齊昭詢問時，齊昭回答說：「七郎麿不行！」他解釋因爲在世子鶴千代萬一發生事故時，七郎麿可後補。

「這樣子就五郎麿好了，這個愛玩娃娃的孩子給人當養子是既無益也無害的吧！」

連御三家爲首的紀州家都不看在眼裡的齊昭，其實對慶喜除了「世子的後補」外，還有其他安排。不過因爲五郎麿與紀州家養子的條件不盡符合，五郎麿後來改往池田家。

後來，七郎麿又有其他的命運之神來叩門，弘化四年算起來是慶喜十一歲的夏天，幕府的筆頭老中阿部正弘（伊勢守）召見水戶家的家老中山備後守，對他說：「上意認爲七郎麿應成爲一橋家的養子。」所謂「上意」即是指十二代家慶將軍的命令了。

家老中山回答說：「有沒有可能選七郎麿以外的其他公子呢？」他敍述理由是因爲齊昭希望七郎麿擔任世子的後補人選。

（這個糊塗的家老，難道他不知道這其中的深意嗎？）老中阿部正弘暗思。阿部正弘聰明多謀略，他在幕末時期是公認的傑出政治家，阿部正弘了解幕府或將軍夫人內府都認爲水戶齊昭是個有魅力的危險人物，他們希望能悄悄拉攏齊昭共赴國難，所謂國難指海防問題，貝利的船堅砲利叩關事件還未發生，但沿岸屢受歐美船艦侵擾，對政局已造成極大影響，因此，阿部正弘開始

想到要借重極力主張武力擊攘主義者——水戶齊昭的腦力與聲望。不過這還不能公開表白，因爲齊昭以其偏激的政治言行遭忌，住在小石川的居處等於隱居幽禁。

（不過，這個人非友即敵，爲了將來，現在一定要先安撫他！）

阿部正弘心中暗忖，無論如何一定要博取他的好感，這與一橋家結親之事，如何能使鬱鬱不得志的齊昭樂意答應呢？阿部正弘以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眼睛看著家老，他說：「呀！我個人的意見是無法三言兩語道盡的，請您回去就這樣向中納言轉達。」

水戶家的家老回去後，齊昭在小石川家中仔細推敲這其中的語意。阿部正弘下的棋是……，齊昭很快就懂了。

（是要使七郎麿繼任將軍吧！）

齊昭這樣的推論，就像下圍棋中，棋士要推算棋局發展般的複雜。

首先，現在的將軍家慶，健康狀況並不好，因而不可能長壽。而要繼任的世子家定生下來時就體弱多病，連平常一半的健康程度都不到，以他這樣的體質，要能與女性交往只是種傳言罷了，不僅不能得子嗣，恐怕都活不久了。

因此，將軍家的傳人勢必要找養子，將軍的養子，將在水戶家，及另外紀州家，尾張家的御三家，以及「御三卿」中選拔，所謂御三卿是指一橋、清水、田安三家。因此，要慶喜到一橋家

當養子？

豈止是有可能！現在，就拿尾張家來說，連繼承的嗣子都沒有，而要從別家尋找養子，根本不可能還有人去當將軍的養子。紀州家在去年家主齊順去世後不久，遺腹子菊千代出生，然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紀州家也不可能有提供養子的人選。

在御三卿那方面，首先田安家的家主慶賴剛行過冠禮，尙無一子；而清水家方面，在前年，清水齊疆因爲怕清水家絕後，急忙地便向紀州家領養小孩，但因爲紀州家的齊順去世了。結果落得一場空。

剩下的就是一橋家了。

這一家的不幸也是接二連三，歷代有許多養子，卻都很奇怪地早夭，現在的養子昌丸是從尾張家來的，但現在卻病危在床。

因此一橋家希望慶喜能過繼過去，而如果將軍家要選養子的話，便可從一橋家選擇慶喜。

（如果是這樣的話，將軍就不從水戶家出身。）

由水戶出身的將軍，至今還沒有出現；尤其現在更因齊昭的在野聲望，而有所忌憚。

（如果慶喜直接出任將軍的話……）

齊昭繼續推算下去，齊昭因爲是將軍的父親，在江戶城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能指揮幕閣，

原來將軍的夫人內府也必須沈默，齊昭本人將如同太上皇，權傾一世。姑且不論齊昭是不是野心家，爲了減少幕閣大臣們的疑慮與反對，而又能壓制齊昭那股因憂國憤慨而起的野心，要怎麼做才好呢？

（勢州阿部正弘，做得眞漂亮！）

齊昭揣度認爲伊勢守阿部正弘的想法一定也是這樣，其實，齊昭對這位二十九歲人稱「智慧勢州」的備後福山城主阿部正弘還不相當了解，這個年輕的幕閣首長，在得知自己那麼微妙曖昧話語竟產生效果也會感到很意外的。

「樂意遵行！」齊昭命家老去如此回話。

阿部正弘對自己的政治安排能達成目的，心中暗暗高興，不過他對七郎麿實在還沒有什麼認識。

正弘只知，謠傳中水戶齊昭對這個少年好像有種幾近滑稽的大期待，而慶喜就帶著謠傳中齊昭的期許，邁向他自己不可知的命運。

第二章

當然年僅十一歲的慶喜對一切還懞懂無知，當他接到江戶城內父親的命令，急急從水戶城府中出發時，已是初秋。

旅途主要靠騎馬，隨從則包括老師井上甚三郎等十三人。三日後，抵達江戶的水戶藩府邸。

第二個月的某日早晨，老中阿部正弘、同戶田忠溫（宇都宮藩主）代表將軍來到齊昭府中，下達正式旨意：「將慶喜過繼予一橋家！」並賜俸十萬石。

因為一橋家不像「御三家」是獨立的大名，沒有藩地，家臣也僅限於慶喜身邊必要數人而已，不過，因為一橋、清水、田安這「御三卿」，法制上是屬於將軍家的家族成員，他們的家臣也具有將軍部屬的身份，前途大有可為。

此御三卿的制度，從第八代將軍吉宗時創立，原意是希望將軍的家族興盛，因此對將軍家的義務只限於人丁興旺健康，並無其他實際任務。

於是，慶喜便前往一橋家。

「水戶家的孩子，與將軍的血緣不會隔太遠吧？」幕府閣員與將軍夫人十分關心此事，因爲紀州與尾張兩家都曾有人相繼出任將軍，與將軍家緣親近，然而，水戶家卻無此例。

水戶藩的先祖是德川家康第十一子德川賴房，但因一直與將軍職位無緣，在御三家中，它僅是以二百年前德川家康爲同祖的分家，水戶子孫慶喜此時進入將軍家族，確是異數。

不過，將軍家慶很滿意這件事，家慶的夫人出身京都皇室的有栖川家，與慶喜的生母是姐妹，家慶也將慶喜視爲妻子的外甥，家慶爲了說服夫人，在還未見過慶喜之前，便對夫人大大讚揚：「你這個妹妹的小孩，頗受好評喔！」阿部正弘的政治眼光，果然觀察入微，極爲準確。

當家慶與慶喜會面時，看到他活潑的樣子更是喜歡，便笑著說：「刑部卿，要好好唸書喔！」刑部卿是一橋家的世襲官銜。原來一橋家的繼承人昌丸在少年時就去世了，那時貴族養育子弟長大成人都很困難，就是將軍家慶也是前任將軍家齊的次男，兄長竹千代早夭後才繼任，基本上家慶是個對人沒有惡意，穩妥溫和的人物。

水戶齊昭對家慶來說，雖是德川家麾下的武士，但相對於紀州，尾張兩家來說，就比較不親近，甚至紀、尾這兩家主流派，對水戶家都隱隱懷有敵意而加以疏遠。一方面是水戶家在家康以後血緣關係漸淡，另一方面是水戶家從第二代的黃門光圀開始，便成爲尊王思想的發源處，歷代

的水戶家都以不少藩費支持在野學者，編纂大日本史，此部大日本史的史觀是尊王賤霸的，以京都朝廷為正統，而以武家政權為卑，例如：武家推崇足利尊氏復興源氏政權，但以水戶學的史觀便斥之為賊寇；而從來不為人取的河內士紳楠木正成，卻在水戶學中被尊為反抗武家政權的稀世忠臣。

這樣的史觀，在德川幕府中飽受嚴厲的批判。德川家族視水戶家懷有叛亂的陰謀身世，在幕府知識份子間也秘密地流傳著一個說法：「如果江戶的德川家與京都的朝廷之間有衝突的話，水戶會毫不遲疑的尊奉京都朝廷。」這個秘密並不只是謠傳，日後，便從慶喜口中證實了。

說起來，確是令德川家厭惡的人家，而且現在的戶主齊昭又是偏激之人，被認為擁有十分危險的思想。將軍家慶應該是不喜歡水戶齊昭吧!?事實上，他曾對將軍府的庶務部長(官名：小納戶頭取)朝比奈甲斐守昌壽評論水戶齊昭說：「這是不可忽視的人！」平常也對左右表示水戶是很特別的，在分支家族中值得格外注意動向。

無論如何，家慶是抱著協調重視的心情對待水戶齊昭的，而且做為德川家的家長，齊昭歸齊昭，慶喜歸慶喜，家慶並未混為一談，且心中還頗想要從水戶家找個年輕人當養子，這可以從一些小事中得見。

將軍左右有一個重要的職位為「御側御用取次」，即為現在的秘書部長，家慶時由本鄉丹後守

擔任，本鄉是前面曾提及的小納戶頭取朝比奈甲斐守昌壽的好友，他爲朝比奈遲未加薪之事抱屈，曾請求家慶：「如承蒙應允朝比奈甲斐守之事，將感恩不盡。」

要求爲朝比奈加薪是事出有因的，因爲朝比奈擔任皇家狩獵所的管理工作，皇家狩獵所位於武藏野的小金井，專供將軍狩獵，每代將軍都會有一次盛大狩獵儀式，而負責此次盛典事務的官員依慣例會加薪五百石，然而朝比奈卻無此待遇。

身爲上司的本鄉便爲他向將軍請命，很奇怪的，家慶卻否決地說：「沒有必要！」他還說：「朝比奈甲斐守遲早會昇遷到跟你同等職位的！」，家慶話中的含意跟一橋慶喜關係甚鉅，朝比奈十分贊成慶喜到一橋家爲養子，竭誠表示擁護，如果慶喜成爲將軍，很自然地朝比奈會升到御側御用取次的最高官位，這麼一來，加薪之事便算不了什麼。

家慶的這番話，除了朝比奈的加薪問題，更預示了背後一橋慶喜未來的輝煌騰達，江戶城大小官員，私下也紛紛揣度將軍話中隱含的玄機。另外，在江戶城殿中群聚著許多御前和尚，這些和尚常出入諸侯府，將殿中的秘密或謠言洩露給諸侯知曉，也藉此獲得一些賞金；靠這些和尚的散播，家慶私下這番話已被所有諸侯得知。

一橋刑部卿慶喜，這個十餘歲的少年，轉瞬間成爲江戶府內矚目的焦點，命運之神又在玩什麼把戲呢？

一橋家每天聚集著許多想升爲諸侯、高級官僚或獵官的武士，眞可謂是門庭若市，慶喜因父親的期許安排，埋下今日的運勢，齊昭的期望也因而逐漸地蔓延，形成一股擁護的勢力。

當然，此時慶喜仍然只是個少年。

平常，他還是最喜歡運動，例如有一次侍臣陪他去看漁夫撒網捕魚，慶喜看了很想動手試試看，說到做到，他便登上漁船請漁夫指導撒網，有樣學樣地，他抓起網用力拋出，整片網落入海中。

「最重要是不能嚇到魚呀！」漁夫怎麼也想不到他喝斥的這個少年，是一橋卿。漁夫接著說：「向天邊廣撒開後，迅速無聲地落水，這才是撒網，你這個樣子，像丟石頭一樣的丟網，眞是沒有經驗的生手，不行的啦！要學會撒網至少要花三年時間。」

「要三年嗎？」

慶喜將網買下，回家後每天在庭院中練習，日日勤練，一個月後終於練就漁夫那種身手，能將網漫天撒開後，再輕柔地落回地面。

「漁夫說要三年，我用一個月不行嗎？」

從這件事的堅持，他的性情、生涯發展開始可見端倪，漁夫一輩子賴以維生的撒網技術，慶喜花一個月就能學會，他日後必將不甘平凡。

水戶的藤田東湖是當代名士，特別有知人之能，東湖早就看出慶喜絕非池中物，但也因此更替慶喜擔心，他特地寫了一封信送到江戶的藩府給奧祐筆頭取高橋多一郎。

「貴公子的英氣才華可能引人嫉妒，會惹禍上身，遭人陷害。今後您應儘量提醒他內斂謙遜，凡事深思沉默才好！」信中諄諄忠告要提防小人讒言，東湖確是一位見識深遠之士。

另一方面，齊昭親信，也就是水戶藩的尼子長三郎，收到將軍侍醫伊東宗益的秘密信件，這位侍醫長期受賄於水戶家，隨時將朝中的秘密洩露傳達出去。其實這種事不只有水戶家如此，其他諸侯也都用類似方法獲知德川家或幕府的內部動向。

此信內容，透露了不尋常的訊息，是有關將軍家慶的嗣子家定的健康情況。

家慶從十六歲迎娶有栖川宮家的樂宮，到現在五十六歲，在這其間，正室與側室爲他生下二十三名子女，然而大多在幼兒時便夭折了，最後只剩下第四子家定，家定當然成爲世子，官居正二位右大將，現年二十好幾，但身體虛弱，是個標準的藥罐子。

醫生伊東宗益在信中這樣寫著：「西之丸先（家定）的帶病之身，因爲是天生如此，恐怕很難完全康復。」

而且他提到家定的智商恐怕有問題。

「我奉召去診治世子的感冒時，發現當女侍一多時，他的情緒便很不穩定，容易傷身；因此，

身邊大概只有一個乖巧的女侍服侍他的病體，像這種與女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沒有子嗣才對！」

醫師由他的不好女色，斷言家定沒有生育能力，這種觀察很敏感的觸及當時的政局；而且因爲他的呆愚，下面官員應付他比應付現任將軍家慶容易多了，幕府閣員們都非常擁護這樣的世子。

伊東宗益特意傳達這項情報，也是因爲想到一橋慶喜的未來，如果，沒有子嗣的世子家定願意收養慶喜爲養子，則家慶，家定死後，慶喜便可繼承將軍之位了。

不過，眞有可能嗎？幕府上上下下從來都很討厭水戶家，而且幕府大臣或內室夫人寧可要一個唯命是從的將軍，也不要一個賢君，所以要讓慶喜成爲將軍的繼嗣者，恐怕是困難重重的。

將軍專屬的佛寺是上野的寬永寺，其中有個率直不拘的僧人義道，此人無論學問行事都十分傑出，年輕時就被看好會成爲長老級人物，然而就因爲才華太過外顯，又常譏諷他人的愚昧，遇不平事必痛罵，大大批評一番才罷休，終於引起公憤，至今還埋沒在寺中，做一個小小的塔頭。

這一天，義道看見來寺參拜的一橋慶喜，驚呼：「哎呀！怎麼跟我一模一樣的面相呢!?」其他僧人聽了紛紛竊竊私語，不過義道看相確實專擅，義道又說：「此人若未稱王，亦是將相之材；至少也是位輔佐賢能的家宰。」

這裏所謂的家宰是指像當時「家老」或「執事」等職務，而能稱得上賢臣的人，義道心中是指像豐臣秀吉手下石田三成、德川家康手下的本多佐渡守正信，這兩個人都是稀世難得的人材，

不過就是少了稱王的器量，而義道最後又多加了這麼一句作結。

義道的這番話其實是很魯莽，未經深思的；但經過輾轉流傳，最後到了水戶家，義道便被聘為水戶佛寺的住持。

平岡丹四郎是個很有骨氣的幕臣。

一橋家雖然領有十萬石的俸祿，但因不是諸侯，一橋家並無屬於自己的家臣，經常還是要由幕府的臣屬中分派下來，到了一橋家仍視為幕臣。

齊昭詢問家臣藤田東湖：「在幕臣中，那位是又有骨氣又有學問的呢？」藤田便推薦平岡丹四郎。

丹四郎本名方中，他是舉世皆知的怪人。他原為幕臣岡本近江守的四男，生於下谷練塀小路的家中，因為是第四個男孩，便送給貧窮的武士平岡家做養子。

生性質樸，好學，有才氣，但舉止粗野，不喜歡跟人交際，即使對家中長輩也懶得講究禮數。

當時，平岡只擔任一個「評定所留役」的小官，這個職位將來雖然最沒什麼出息的，但當他接到一橋家近臣的任命時，他的怪脾氣未改，仍然一口回絕了，他說：「像一橋家那樣的公卿世家，一定要有長袖善舞的臣屬，我知道我自己的個性是做不來的。」

世人都訝異於平岡的態度，因為如果現在能進一橋家，將來慶喜成為將軍，前途將不可限量，

想像中那眞是個萬人企求的好差事。不過，齊昭很服氣平岡不卑不亢的態度，仍然再三地請求他一定要答應。

隨了俸祿外，每月又外加一百包稻草料。最後平岡終於前去拜見慶喜，此時慶喜已到一橋家有數年了。

平岡平常吃飯時，像一個武夫，取杓子、碗筷都很粗魯，飯粒也四處撒落。

「丹四郎，你不會吃飯嗎？」慶喜用很同情的表情看著這個年紀比自己大的臣下，他除了用言語勸告，還拉著平岡的手，教他要怎麼拿碗筷，怎麼注意餐桌禮儀，如果這時有人在旁邊看，一定弄不清楚誰是輔佐的近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平岡流著冷汗，心中非常吃驚，慶喜一點也沒有諸侯的架子，不只是教近臣吃飯的禮儀，他天性多才多藝，沒有什麼是他不會做的事。

像這樣的事還很多，跟著慶喜的部下有些原來是武士，有些是從水戶家來的，從水戶來的成爲一橋家的臣下後，也就等於成爲幕臣，其中像任御小納戶役的渡井量藏，便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

有一回，慶喜跟其他兄弟相聚要比賽射楊弓，楊弓不同於戰鬥時用弓，是僅有二尺八寸長的小弓，箭也僅長九寸，卻要射向七間半（日本古長度單位，一間約一．八公尺）遠的標的，這是宮廷中的一

種遊戲，渡井量藏便是在這遊戲中擔任取箭的工作，不過他老是失職。

「量藏，我先示範如何取箭，你好好看著。」慶喜邊說邊示範了好幾次實地的取箭方法。

另外，有個豬飼勝三郎負責每天剃慶喜鬚髮，綁結慶喜的髮型，但豬飼實在不中用，幾乎每天都會剃傷慶喜的頭部。

慶喜也沒有特別生氣，他教豬飼剃鬚髮的方法，及如何梳出別人所不及的整齊髮型，眞是奇妙的才能呀！而且慶喜不像別的諸侯梳固定髮型，他常常自身來試結像市面上那種時興的髮型。

家臣們都很佩服慶喜，僧人義道說的沒錯，慶喜如果是別人的部下，一定是非常能幹的部下，即使他生在百姓之家，也一定是個手藝很巧的工匠吧！

在一橋家，慶喜每天都要學習許多事物，當然是個人教師傳授，包括有練字、漢學、本國語(日語)、和歌、馬術、弓術、劍術、槍術、騎射術等九項課程，這些課程只要能專精一項便可稱人材了，何況要兼通九項？而且慶喜不喜人家教他，比起他自學的事務，這些課程他就顯得很不感興趣。關於這一點，藤田東湖當初在讚許慶喜的才華時，就已經看透了，後來，連慶喜的敵對者都認爲他是家康以後的英雄人物，至此東湖就不知又會有什麼評價了。

將軍家慶的左右想不到的是，將軍竟然會喜歡這個不同血緣的貴公子，家慶在日常生活中是個很溫和的君子性格，但在政治上，卻是度量狹小、愛猜疑，特別對水戶齊昭一直保持高度的戒

心。從政治上考量，慶喜當然不會得寵，但就家慶人性的一面，對如此敏健的年輕人是相當欣賞的，說不定也是因爲對愚昧世子家定的不滿，而轉變爲對反應敏捷的慶喜的喜愛。

將軍的近臣們十分擔心家定世子的位置是否能保得住，因爲在嘉永五年十二月，慶喜十六歲時，發生了一件事。

將軍要舉行「鶴之羽合」的特殊狩獵儀式，其中狩獲的獵物都要上貢給天皇，平常都是在三河島進行。

家慶對小納戶頭取朝比奈甲斐守吩咐：「這次，叫一橋一塊兒來吧?!」朝比奈聽完，大驚失色，因爲向來「鶴之羽合」的狩獵儀式中，將軍一定是讓世子同行的，這麼一來，幾乎就是將軍向天下昭告慶喜要取代家定的世子地位。

屬於一橋黨的朝比奈心中當然很高興，然而他不得不顧慮幕府內部大臣的看法，這樣將會招致反水戶派的反擊，會使慶喜剛萌芽的前途不保，朝比奈實在很擔心，便去見老中筆頭的阿部正弘並和他商量。

喜愛慶喜的阿部聽完眼睛一亮，但很快的就陷入沈思，最後便搖起頭來，確實對一橋卿來說，政情就複雜多了，朝比奈馬上到家慶面前，陳述阿部的意見。

「是這樣嗎?是還太早了點嗎?!」家慶的答覆中，已透露了確實是有讓慶喜當世子的心意，

從將軍的隻字片語中，便表示出重大的內在含意，傳到水戶家後，齊昭十分高興。

不過，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家慶在第二年的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對慶喜的事還無半點安排時便病逝了。

侍醫伊東宗益誤診爲中暑，結果短短三天內，家慶便病死了。這位第十二代將軍剛好在這局勢變動比歷代將軍都劇烈的節眼去世，此時恰是貝利叩關之時。

家慶去世的那個月，美國海軍提督貝利率東洋艦隊進入東京灣，恐嚇幕府開國，不僅是幕府，全日本都爲之嘩然，而幕末的動亂便從這一天開始。

貝利要幕府在開國與開戰中二者擇一，他不同於以前歐洲列強與日本打交道時所採行的懷柔策略，反而強硬地認爲日本未開國前，任何外交禮儀的應對都是浪費無用的，貝利甚至打算占領琉球。

貝利的這種態度，使日本人遭受意料之外的衝擊，在野人士攘夷開戰的情緒沸騰，然而幕府大臣們主張低頭求和，這兩個對立的看法，便是幕末風雲的核心爭論。

另一方面，終於依貝利所求訂定通商條約，但從貝利的態度上，日本的有識之士莫不認爲這等於是一份投降求和的條約。「爲何要不戰而降呢？寧可奮力一戰，若是眞的不幸失敗，再訂定城下之盟也好」，日本攘夷主義者莫不紛紛議論，在西日本這種思想的中心人物是孝明天皇，而在東

日本攘夷態度最激烈的便是水戶齊昭。

無論如何，將軍家慶就在這多事之秋的關頭去世。所謂的「將軍」，在遞送的幕府的外交文書中稱之爲「大君」，因爲在京都還有天皇，不好直書爲「王」，但若直譯爲英文的將軍，也只是指一軍人，不符實際狀況，最後稱之爲大君，是日語中前所未有的詞彙，對法國人來說便視之爲皇帝，如今這個皇帝死了，繼位的皇帝是個精神狀態不正常的人。

第三章

慶喜曾去拜謁家定這位日本事實上的皇帝，回來後，此時已成爲慶喜重要部屬的平岡丹四郎問他情況如何，慶喜只回答說：「上面沒講什麼話！」便不再開口，這位水戶家的公子所遺傳得的家風，本是伶牙俐齒，口若懸河，這回卻一反常態，像個啞吧似的。

實際上，慶喜是在家定那兒碰到很不愉快的事。以前在家定還是世子時，慶喜曾到西之丸拜見他，那時家定高興的問：「是誰啊!?」他的容貌是蒼白的三角臉，眼神不定，手正放在壓金箔的七輪上烤火，一面用竹筷子煎著大豆，看起來十分純眞快樂。

他看到是慶喜來了，便招呼慶喜吃豆子，慶喜也伸手接受，此時庭院前走過一群鵝，家定忽然邊叫邊從身邊跑向院子，追鵝去了。家定曾娶兩個老婆，但沒想到還是孑然一身，家定最初娶鷹司關白的女兒爲妻，後來又取一條前關白的女兒，不過兩人都是結婚沒多久就去世了。

家定成爲將軍後，慶喜前往拜謁，仍然在庭中相見，家定原先便在庭院中，沿著池邊，像跛

脚一樣一拐一拐的跳上跳下，兩隻手拿著西洋鎗，這是荷蘭人的貢品，家定很喜歡，他便比著鎗追逐著左右臣下，「嗶！嗶！」笑喊著在庭中跑，而左右被西洋鎗嚇得臉色發青的四處竄躲。

正在這熱鬧關頭，慶喜從池邊走過來跪下雙膝恭候，而家定從山坡後繞過來，一看到慶喜便臉色大變，立刻拋下槍，像見鬼似的大叫：「好可怕！好可怕！一橋在這裏！」哭嚷著呼叫奶媽，慶喜十分意外，做爲家族中的成員，他與家定經常碰面，家定從來未有過這種表情。

左右也覺得很狼狽，便懇求慶喜先行離開，當然慶喜也很懂事的退出，然而在離開時，慶喜心中仍然感到很意外、很遺憾。

我是鬼？這是誰教家定的呢？教他的人大概就是府中夫人的女侍吧。

前將軍家慶還是世子時晚上陪侍的婦人中有旗本跡部惣左衛門的女兒，名叫美津。家慶並不像慶喜的父親齊昭那般好色，不過他這輩子也與五、六十個婦人親近過，其中大概有二十個人受孕，然而生下的小孩都幾乎死光了，只剩下美津所生的這個智能不足兒。

家慶死後，家定繼位，美津便被封在本壽院。而因爲這位將軍智力不同於一般人，他的生母或奶媽便常指導他該如何應對，因此這位日本大君的旨意其實就是美津的指示。

美津非常不喜歡水戶，她深信一橋慶喜便是被派來謀取德川家的家業。其實，美津並未過份推測，這眞的可能成爲事實。江戶城中都認爲齊昭便是慶喜的後盾，齊昭表現的完全是一副改革

幕政、對付外國的英雄姿態，在對外國的態度方面美津沒什麼意見，但厲行儉約的齊昭對內府夫人的制度素無好感，他萬一當權，美津的地位一定會沒落。

所以，美津日夜都在兒子面前說：「水戶的老公是大鬼，他的小孩一橋也是，你絕對不能要他當你的世子喔！」

像一個巫師對著傀儡吹氣使喚，觀察事物仔細的慶喜，眼前彷彿已呈現出這個婦女催眠她所生的日本最高權力者的景象。「這樣一來，我不再被幕府中的人喜歡，以後也別想成爲御本丸或西御丸的高官。」慶喜想到這裏便悶悶不樂，雖然以往慶喜自恃才高，此刻卻十分失落。以往都是外在聲望所盼，慶喜自己從來沒想過要成爲將軍或世子的。

「眞倒霉！」夜裏在床上的慶喜也不知道已經發過第幾遍牢騷了。睡在一旁陪侍的女人是須賀，對須賀而言，一直聽到慶喜說著「眞倒霉！」彷佛是抱怨著閨房之事。

慶喜一生也是喜好女色，他極早熟，十七歲便有女色相陪，不過這不是他自己要求的，而是左右爲之安排，須賀便是水戶藩士一色某的女兒，而這個須賀，到慶喜死時都還陪侍在側。

剛開始，慶喜對須賀的身體十分熱衷，就像他對撒網一事那樣的熱心專注。「眞奇怪，跟男人的身體都不相同啊?!」他便將床褥旁的座燈拿起，逐一審視須賀的身體，慶喜可笑的，還不只是這樣。

他把平岡丹四郎叫來，在宣紙上畫著一個像菖蒲的東西，然後說：「須賀的身體像這樣子。」平岡覺得很困惑，但是慶喜卻笑也不笑，也不做什麼，只是正襟危坐地描述。

慶喜還不只是這樣，他更細心的拿出畫具，開始替原先的素描上色，除了仔細的塗色，還歪著頭考慮要如何配色才能更逼眞，最後他又問平岡：「這就是須賀，你覺得怎麼樣？」平岡什麼也沒有說，他自身也曾看過自己妻子的身體，勉強再回答說：「不清楚！」慶喜開始笑了，他說：「所以你到現在還是沒用的囉?!」平岡聽完，心中不禁納悶，是因爲慶喜的性格中沒有羞恥心呢？還是因爲貴族都沒有呢？

此時，抱著須賀的慶喜又說了一句「眞倒霉！」須賀終於忍不住了，她兩手掩面用柔細的聲音問道：「殿下，您對須賀有何不滿意嗎？」慶喜這時才注意到，因爲自己一心想著家定母子的愚行，把氣都發在須賀的身上了，於是臉上表情和緩下來。

他又想女人實在是很可怕，像現在懷裏的須賀如果生下慶喜的子嗣，如果慶喜當上將軍，她的孩子便成爲世子，須賀也像美津一樣成爲左右國政的婦人，慶喜便衝口而出：「所以，還是很倒霉！」

須賀雖然比慶喜大兩歲，但可猜不透這個年輕人複雜曲折的想法。慶喜想到就因這對愚昧的母子掌握著日本的國政，而在日本遭受夷狄侵略的危急存亡之秋，卻是誰也奈何不了這對母子。

「我辭職好了！」慶喜這樣打算著，朝野憂國之士正指望慶喜能立爲世子，取得將軍資格，拯救日本，但慶喜自己卻不這麼想，這個早熟的大男孩，竟然已有了老年人韜晦避難的想法。

然而，此時卻出現了一個運動者。

「無論怎麼樣的代價，一定要立一橋爲將軍世子，除此之外，已無救國之路。此事不能實現的話，日本即將滅亡了。」以此說法，投入無數財力人力的那位運動者，並非受到慶喜的託付，甚至連慶喜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的存在，他便是松平慶永。通稱爲「越前少將」，在安政大獄時帶罪隱居改稱春嶽，春嶽便成爲後世傳頌時的名號。

春嶽松平慶永是越前福井三十二萬石的藩主，從田安家過繼來的養子，十八歲便襲封官位。在那個時代，這個養子大名除了有能，更具備行動力，三百年來像春嶽那麼聰明的大名是絕無僅有的，在貝利尚未叩關前，春嶽便早已著手於藩的洋化運動，首先，將藩經濟由農業的依存米穀改爲產業中心制，在民政上也極進步，替領土上的人民種牛痘，大大減少天花的死亡率。

這是種讀書人的氣質，比起一般諸侯，是更具有理想色彩的書生胸懷。

雖然，一方面他是很開明，然而內在仍服膺水戶的攘夷主義，對外國的入侵，有著坐立不安的危機感。

這個春嶽，在某天入夜後，急急坐著原本是女人乘坐的轎子到一橋家拜訪，轎子長驅直入大

門後，春嶽才從轎中跨出，邊說：「我希望會見刑部卿！」這個大名與大名見面的情形，草率的前所未有，「我是偷偷前來的，沒有關係吧！」春嶽在門口對一橋家的僕人直說後，便逕自走入內室。

「我是越前，我們曾在將軍府的廁所前見過！」他直率的問慶喜是不是還記得他，然後就像婦人般笑了起來。

這是越前家的家主嗎？說起來也不同於其他大名，地位僅次於御三家、御三卿，可稱得上諸侯的領頭了。

「我一定要來向您進言，我一直推動著立您爲世子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是閣下也要有此心願，所以請容敬稟。」這也是爲何要微行到此的原因。

松平春嶽便剖析日本現況的危機：「能克服危機的思想只有尊王攘夷；能克服危機的方法則是充實軍備，開發西洋武器，使人心一致對外，而這非得靠將軍號召才行。進一步說，這位將軍上得奉天皇朝廷旨意，下得令天下諸藩起而抵抗外夷，如此英雄人物除您之外沒有第二個人夠資格，這也是我要投入的運動，一定要使您成爲將軍的世子」。春嶽不僅是論理，他早已付諸行動，爲了使運動成功，他已結交幕閣、夫人內府及雄藩的賢主，對幕閣大臣、夫人內府更贈送賄賂無數。

而下一步，最重要的便是您要與他們來往，建立親密的關係。」

年輕的慶喜聽完實在不知如何表達，只能不斷表示感激，而春嶽跟慶喜只說了兩個小時的話，便很高興地看出慶喜確是有才之士，很匆忙地未久留便離去。

「這是怎麼回事？」留下慶喜一個人，他開始覺得很困擾。

慶喜並不覺得這是件好事，因爲自己根本不想當將軍，但熱心推動的不只是春嶽而已，包括春嶽在內的四賢侯還有土佐侯、薩摩侯、宇和島侯，由他們四人帶頭，從天下有名志士到民間無名武士都力促一橋慶喜能成爲將軍世嗣，認爲只有慶喜立嗣，國家的災難才有可能消弭。

再舉一例：

幕閣與夫人都認爲水戶極惡而討厭慶喜，他們寧可擁立紀州的少年藩主，不過老中松平忠固的態度一直未表露什麼，慶永便不斷向松平忠固行賄，以爲能說動他，而忠固也假意表示要推舉慶喜。而書生本色的春嶽竟未看出其中有詐，從江戶城退出後，爲了要分享這份快樂，便前往鍛治橋的土佐藩府，向山內容堂（當時稱山內豐信）報告這個好消息，容堂正在喝酒，聽完後便站起來說著：「國家有救囉！」打開扇子，便跳起舞來，其實不管是春嶽還是容堂，都是太理想化的書生性格了。

另一個投身此工作的是薩摩藩的島津齊彬，齊彬的想法先進，教養與政治感也都是四賢侯之

首，而他所用的方法便深具淒涼的犧牲意味。

爲了使夫人府不再討厭水戶，讓自己的養女成爲現任將軍的正室，成爲家定的妻子後，對這個智能不足者便可有左右的能力。

「將軍不是個正常人，嫁過去雖然委屈你了，但是爲了天下著想，就請勉強犧牲吧?!」

島津對女兒敬子這麼說，敬子並非親生女兒，而是同族島津安藝的女兒，姿色美麗，人又聰慧，島津注意到她，便收爲養女，而爲使她成爲大名的女兒，再轉由近衛關白家收養，成爲近衛家養女後，才被將軍迎娶過去，她便是後來的天璋院。

這椿親事，是由位同幕府首相的阿部正弘來提親的，阿部正弘與齊彬是結盟好友，都很欣賞對方的才能，也同時互相幫襯。阿部正弘與薩南的島津氏結交，可說是打破了三百年來幕府的禁忌，從德川家康以來，訂立德川家基本的防衛策略是，爲恐長州的毛利氏與薩摩的島津氏東上佔領京都，擁天皇的江戶幕府得時時警戒提防他們，也因此家康遺言要把屍體埋在久能山，而且要頭朝西埋，在那兒還有官設的城廓。

另外，因爲幕府認爲毛利氏、島津氏等假想敵，會由山陽道進攻而來，便在姫路城、大阪城與名古屋城分別設置堅實的要塞。

幕府首相阿部正弘與島津氏握手交往，如同他會想和被視爲害群之馬的水戶家打交道，都希

望在列強侵犯的多事之秋能借重這兩者的力量，不過正弘倒是未把篤姬嫁給將軍之事跟一橋慶喜的將軍世子問題連在一起。

松平春嶽坐著女轎子前往慶喜家時，篤姬已成爲將軍家定的第三任妻子，春嶽便向慶喜轉告篤姬的話：「事事都請您好好努力吧?!」

不過，事實上因爲將軍家定不近女色，對篤姬並不想親近，加上內府的主宰者將軍生母本壽院一直排斥監視篤姬，她根本接近不了將軍。

春嶽說：「既然有此變化，只要打聽清楚內府的消息就好了。」篤姬與島津家江戶府邸的人仍時時保持聯絡，得到什麼情報時，島津齊彬便會通知春嶽。

慶喜其實還是不懂政治的。

當春嶽告訴他：「只有您立爲將軍，才能救國。」這番話不過只有讓他從少年期成長爲年輕人，事實上他還是不頂明白的。

有一天，他問平岡丹四郎：「丹四郎，一定要這樣嗎?」當初連吃飯的方法都不會的四郎，近日已經成爲一橋家的重臣，被世間的政客、志士所看重。平岡甚至推波助瀾，幫助春嶽收集慶喜平日言行，輯成「刑部卿言行錄」的小冊子，交給春嶽的家臣繕寫，分贈給幕閣要人或雄藩的

藩主，使世人都知道慶喜的英雄，春嶽這種製造英雄的作法，連平岡不知不覺間也被他影響。

平岡回答慶喜說：「殿下，每個人的風格都是靠自信建立的，現在對您尤其重要，您一定要有自信，您確是神君（家康）以來難有的英明，對外能抵抗外夷，對內能再創往日幕府的盛況，在京都的天皇也要由您供奉，除了殿下您再也沒人足以勝任了。」

慶喜苦笑著說：「算了吧?!這是我父親的事!」世人輿論的衆望所歸通常都是像父親齊昭那種大人物，天下志士都視之爲神人，慶喜自幼受儒家教育，強調孝道，他雖然尊重父親，但也漸漸開始不喜歡父親某些做法，父親齊昭根本不像外人所評論的那般崇高，這都靠藤田東湖等部下吹捧出來的，而今要慶喜也像父親一樣被塑造，他更覺得不高興，至於理由，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

這個年輕人便說：「這件事，我敬謝不敏!」平岡一聽大驚失色，他清楚地知道慶喜多才多藝，精力充沛，沒想到卻毫無野心。有些同樣具貴族血統但爲側室所出者都已野心勃勃，而慶喜除了有貴族血統外，更是正室所生，稱得上是貴族中的貴族。難道因此他視這些優秀條件爲當然，而放棄世俗的向上心，也認爲上進毫無必要?

平岡心想：這個性不改是不行的!平岡丹四郎自己也是生性質樸古君子型的人，這些日子以來才開始振作奮發，如果慶喜眞能成爲下一任將軍，平岡便得升任爲重要部屬，不但自身能光宗

耀祖，也能施展男兒自身的抱負治理天下，這眞是人生一大快事，因而平岡也致力促使慶喜成爲將軍世子之事。

當然不只春嶽，水戶家也一直在推動慶喜邁向將軍世子之路，不過，齊昭表面上卻表示自己一點也不關心，只在暗中策動各種活動，原本水戶齊昭便是個足智多謀的陰謀家，內部工作交給藤田東湖與戶田忠大夫兩人擔任，在平岡給這二人及給齊昭的文書或信件中都另作暗號，慶喜自己則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編成暗號互相往來。

慶喜會知道暗號的這件事，是他有天在平岡丹四郎的小記事本上發現意義不明的片假名，他指著筆記問平岡這是什麼，平岡一下子措手不及，覺得狼狽，瞬即恢復開朗正直的態度，具實告訴慶喜有關暗號的事，慶喜雖然懂得這些密碼，但他覺得不潔，臉色變得蒼白，說了句：「這不是等於謀反！」很不愉快地便轉回自己的房間。

他在房中寫信給父親：「大家都傳言我要當世子，實在讓我很不愉快，如果我做世子將成爲事實的話，請父親你馬上謝絕此事。」

這封信不能交給男生送，他特選擇毫無政治色彩的老女唐橋當信差，這樣在途中被別人遇見也不起疑，唐橋是在京都同名公卿的女兒，所謂老女是指年齡已超過二十三歲了，她是慶喜正室一條忠香的養女美賀子從京都嫁過來時的侍從，現任一橋家的家庭事務官，如果慶喜成爲將軍，

唐橋將升爲與大名平起平坐的中藹以上的高官。

「唐橋，你還是淸白的嗎？」連平岡丹四郎老早都注意到了，因爲如果唐橋已非處女，將來就不能成爲將軍內府的事務長官，平岡會特別注意到這件事，實在是因爲慶喜比常人喜好女色，這件事眞讓平岡擔心。

其實，就一個男人，尤其是大名的本色來說，精力充沛，並非壞事，但會讓平岡再嘆息的卻是慶喜這樣過人的精力不能改變爲對天下事的野心，平岡心目中的慶喜，不該僅限於做一個延續家族的平凡大名。

「我懂你的意思！」慶喜也同意讓唐橋保持淸白之身，雖然他也曾爲唐橋的美貌心動，特別在看到唐橋的纖纖玉手時，便會聯想到她將有多好的身材啊?!每回見到唐橋，便陷入綺思，好像開始戀愛了。其實處於慶喜的環境很難有戀愛的心情的，因爲只要他對誰感興趣，通常很快就能得到，而戀情大概必須在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環境中，才會成長吧?!一向侍候慶喜的女侍，大概都會引起他的興趣，這也是平岡所謂的「好色」吧！

慶喜對正室一條美賀子說：「我想要借重唐橋！」，因爲唐橋是夫人的部屬，命令得由夫人發佈，所以夫人便對唐橋說：「這封文書，請送到水戶！」

唐橋便坐著轎子出發，到黃昏時回來向夫人覆命，樣子極不尋常，似乎非常痛苦，失魂落魄

的，夫人問她到底發生什麼事，唐橋臉趴下去，像孩子一樣猛搖頭，一看，原來是在哭泣。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慶喜交待說：「這封信請不要讓別人看見，只要面稟我父親，由他親自拆封！」唐橋答應了，齊昭在茶室接見唐橋並讀信。

「唐橋，辛苦妳了！」齊昭突然伸手來抱：「關於這封信，我有些話要告訴妳！」這句話中，似乎表示有些秘密，難道慶喜在信上寫著要把我給齊昭嗎？唐橋忍不住有此懷疑。

唐橋雖然奮力抵抗還是遭到強暴，詢問後眞相大白，對唐橋來說，無緣無故的被人強暴，難道是因自己有什麼不檢點的地方嗎？但是事情並非如此，而是慶喜命她送信給齊昭，唐橋可以說是被主人陷害的。

「上面做的這種事，又算什麼好事呢？」唐橋用細軟的京都話抱怨地哭泣著。唐橋原來認爲這位年輕的刑部卿慶喜是世界上最正直清朗的殿下，心中暗暗思慕著，沒想到他竟會做出這種陷害屬下的事。

慶喜從夫人美賀子那裏聽到這番話，更是大大吃驚，怎麼會有這種事呢？即使是父子，彼此都還算是獨立的大名，大名侵犯別的大名的女官，是從沒聽說過的事。

父親眞是這樣的人嗎？如果只是好色也還好，像用這種方法玩弄女性就更卑劣了。慶喜好像嗅到父親腐敗的內臟而感到不愉快，雖然討厭父親，倒也不致於翻臉，慶喜如果是粗豪的戰國時

諸侯，大概就會直接對父親表露這種情緒，不過這個年輕人是生在儒教普及的德川末期，受過深厚的道德教育，因而慶喜在此時不能流露出自己的情感，這是他教養所在。

「父親是個有武才的人。」他只用短短的言語向夫人解釋，戰國時的武將因其武功蓋世，便常有不拘小節之事。他又補充說了一句：「不管你們信不信，那封信絕對不是陷害唐橋的信。」

慶喜也對父親起了戒心，覺得他是不可信任的。事實上，齊昭本來就是不可信任的，他接到慶喜的信後，便對擔任推動工作的戶田與藤田兩人說：「我從慶喜那裏接到信，慶喜已經知道密碼傳情報的事，所以希望能改變一下做法；擁立慶喜，不只是一部份人的希望，它已經成為世人共同的期望了，這封信便是證據。」只要有一點反應，他都總結為有希望的。

不過江戶城內的實際狀態，欲迎立紀州侯德川慶福為世子的一派，始終不動聲色似乎勝利在握的樣子。

憑公而論，紀州侯德川慶福是個剛過十歲的少年，根本不能在這國難當頭之際統率三百諸侯，而且這少年過繼給德川家後，紀州家便空無傳人，他實在不適合做一個繼承人。

不過對那些有決定權的人，慶福是著正中下懷的棋，他們希望擁立一個昏君，使得大權旁落在這些官僚手中，他們絕不想要一個能創造時代的明主，即使擁立一個幼童也可以，但是一橋慶喜已經有他自己的政治看法，更何況他背後還有個水戶家，紀州派向來把齊昭視為天下一大惡勢

力，一旦慶喜當將軍，齊昭主政，對諸大臣而言眞就成了「大權旁落」了。

不管怎麼說，最後的決定權仍在將軍家定的一句話，他的生母本壽院對家定不斷嘮叨：「如果您立一橋的話，我非死不可，這樣您還要立他嗎？」慶喜在本壽院的眼裏，便是一個惡鬼之子。

而對一橋擁立派來說，希望就寄託在筆頭老中阿部正弘的身上，阿部曾對春嶽說：「我來負責協調，跟上面說。」然而所謂協調眞是困難重重，家定既是智能不足，只聽得懂生母及奶媽的話，正弘到底可以在什麼場合協調傳達，眞是天曉得！

在事情轉機未出現時，阿部正弘便得急病死了，年僅三十九歲，這一年慶喜已二十一歲，慶喜成爲第十四代將軍的可能性，便隨著正弘的死消失殆盡了。

第四章

執拗的慶喜擁立者是不會因正弘的死而絕望的，他們並非私心，都是發自內心的憂國之情，反對派實在無法挑出他們明顯的缺點，甚至幕府內部少壯派的官僚們都支持慶喜，諸大名也寄望慶喜，京都的公卿或僧侶們也盼望著「一橋卿能被立爲世子！」

不過，世間終究沒多少人見過慶喜，而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也尚未立下任何豐功偉業，能讓人了解他的眞正能力的著作也沒有。

「既英明又勇敢！」世間流傳著這些對他的類似推崇，都是些熱衷國事的武士，視慶喜爲救國英雄而充滿憧憬仰慕的話語，在這樣的奇妙心理下創造出來的英雄，史上罕見。

但是慶喜這個聰明的年輕人，並未被衝昏頭，他十分清楚是因世人在列強侵犯下產生害怕日本滅亡的危機感所致，當這種可怕的危機感不堪負荷後，便試圖幻想有位救世的英雄出現，能一肩擔起這份苦難，慶喜便是這種幻想的對象。

慶喜率直的對平岡說：「即使我成爲大將軍，也無法改變什麼的。」但是擁立派並不罷手，最後他們轉向京都的朝廷活動，要朝廷對將軍家下達立慶喜爲世子的勅命，這種事，從幕府建立以來，是史無前例的。

事情逐漸發生變化了，因爲幕閣中有井伊掃部頭直弼的加入，除了知道他是彥根藩主，世人對直弼個人是一無所知。這是無可厚非的，直弼在家中排行第十四，到三十幾歲都還住在家中，每年靠三百包稻草的薄俸度日，其間也不是不想成爲別的大名的養子，連最後要成爲長濱的眞宗寺的養子都未成功，一直到井伊家長子直亮的嗣子死了，直弼突然成爲他哥哥的養子，沒多久直亮也死了，三十六歲的直弼，幸運地因著一些人的短命，成爲擁有彥根藩三十五萬石的井伊家戶主。

他要進入江戶政界時，曾送給老中松平忠固三十枚黃金，從此起步後，幕閣中的官員只認爲他是個喜歡茶道、歌道的閒人。不料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井伊直弼卻忽然竄升爲幕府的大老，原來直弼在這之前，與紀州派勾結已深，他對夫人與紀州派核心人物立下約定：一定要推舉紀州慶福出任世子！直弼原來在彥根時，就很討厭水戶，尤其是齊昭，直弼是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主義者。

「不需要選什麼明君，德川家歷代將軍不見得個個英明，也已延續二百多年，只要幕府的臣

子與諸侯，尊崇德川家的血統便可。紀州慶福與將軍家血緣濃厚密切，一橋慶喜便疏遠的多，由此看，誰當將軍比較妥當明白得很；即使一橋是明君，但下面不斷騷動，由世人擁戴君主的風氣一旦形成，對將軍家是有害的，如果選一個不讓世人滿意的君主，天下不就大亂了嗎？」

他的說法只告訴紀州派，對其他人則深藏不諱，暗地裡則四處活動。春嶽等人一點也不了解這位新任大老，而與他面談，希望他能贊同擁立慶喜，然而他總是不置可否，會談不得要領，只留下「傲慢自大，對國事毫無理想的平庸俗物」的印象。

直弼上任後，曾屢次使衆人退下，單獨跟將軍會談，詢問有關繼嗣的問題。他像對待小孩子般地問將軍：「你喜歡紀州？還是喜歡一橋呢？」家定口齒不清地答說：「喜歡紀州，不喜歡一橋！」根據直弼的說法，在五月七日與五月十二日兩次將軍都同樣如此回答，當然，這是找不到證人的。

直弼也並不公開宣佈，而是在世人都想探知將軍心意時，自然地散佈出去。同時，他也慢慢貶謫擁立一橋派的官員，其中多半是幕府中的才能之士，如勘定奉行川路左衛門尉聖謨、土岐丹波守賴旨等人，不過比起第二天，直弼對一橋擁立派斷然採行的安政大獄風波，這些動作只是開始吹拂的微風而已。

其間，日美條約簽定的問題與擁立問題交織進行著，在直弼就任大老第三個月的六月十九日，

未經朝廷敕許，幕府就逕行蓋印簽約。

第二天二十日直弼裝病躲在家中，不去上班，觀察各界的反應，結果得知受到意料之外激烈的批評，第二天，到辦公處卻宣稱要罷免負責簽約實務的二位老中，其中一位，還是斡旋他就任大老的松平忠固，直弼一心只想推卸責任，一點都沒有擔當的勇氣。

「這個掃部頭，實在不像話！」二十二歲的慶喜忍不住在一橋府中大發脾氣，這也是慶喜第一次對政治採取積極的行動，慶喜是受水戶學中國家理論的影響，認爲日本的元首是天皇，幕府是受其委任，代替天皇治理日本的，當然這並非第一代家康的理論，而是後來經水戶倡導，成爲現在覺醒之士的共同看法。

慶喜認爲直弼要負違敕之責，違敕是不僅違背敕命，身爲幕府首相，對國家體制的認識都有錯誤，世人還不彈劾他而默不吭聲，比起水戶學當年在倡行新的「朝權委任」的國家關係時，更是大大後退了。

他吩咐平岡丹四郎：「我要入幕府，通知掃部頭。」平岡便跟幕府的官員聯絡，也爲他多方準備。入幕府的那天，已是簽約後的第五天二十三日。

「一橋卿要彈劾掃部頭！」幕府上上下下傳言著，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宣傳了，也傳說著：「大老已經驚慌失色了。」原來御三卿只是將軍的家族成員，與政事無關，也沒有發言權，所以

一橋要到幕府來面談，直弼是很困惑的。

這天，慶喜眞的來了。

慶喜休息喝完茶後，聽到有聲音從廊下傳出，看到直弼剛接待完的一些內府和尙大搖大擺的自房間走出，而大老井伊直弼已在房間中，慶喜一跨進去，直弼便叩頭，在直弼的臉半抬時，這年輕人便自我介紹：「我是慶喜！」直弼突然又叩頭，當他第二次抬起頭時，慶喜才看淸楚直弼肥胖的大臉上，竟有想像不到的吊眼梢。

直弼家是擁有德川家譜代筆頭的家格，從關原與大阪之陣以來，只要有戰爭便擔任前鋒的榮譽職位，在內政方面，包括酒井家都有成爲大老的資格。

近年來，直弼繼承這份家業後，也繼承三十五萬石，過著全新的大名生活，每天浸淫在這種有權有勢的生活中，自然也興起某些抱負，像「保護德川家的責任不靠井伊家是不行的」這種滑稽念頭，已在直弼心中狂熱的相信著。

慶喜一面想著：這個人，眞的敵視水戶家嗎？事實上，直弼只知道水戶過度傾向朝廷，對德川有謀反之心，倒未必如此。

直弼一見到慶喜，馬上聯想起他水戶的背景，（這就是慶喜嗎？）看起來還蠻順眼的，這種討人喜歡的臉，一看就知道是貴公子。

（不過還是個毛頭小子，大概不會說出什麼了不起的話。）他正這麼想著，慶喜卻朗朗開口了，而且讓直弼大吃一驚的是，這個年輕小伙子竟稱讚起直弼。

「從您擔任大老之職，就開始煩勞國事。」慶喜的聲音高亢，語調獨特，跟舞台表演的演員幾無二致，直弼禮貌上也表現出洗耳恭聽的樣子。

「井伊家數代先祖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德川家，我們向來也很仰賴您家。」直弼聽到這裡露出高興的表情，慶喜心想難道這個人如此單純!?直弼開口回答說：「感謝您如此看重，我恐怕自己粉身碎骨都無以爲報。」其實，直弼心中正爲慶喜這番不似年輕人的開頭措辭而暗暗心驚。

然後，慶喜便轉入正題。一入正題，語氣便開始漸像秋霜般嚴厲，以毫無漏縫的理論組織，加上使對方無喘息的速度，詰問直弼爲何違敕？更何況不僅犯下這種大罪，甚至不肯認罪，並不將調印簽約的事實公文向京都呈報，這究竟是何居心呢？

「難道是將軍的意見嗎？那也不對，即使是將軍，也不可能這樣子說……」慶喜的長篇大論中，並不是只有抽象理論，他更列舉各種具體事實，要直弼一一回答。

然而面對這樣嚴厲的責問，直弼卻顯得很怪異，跟他那龐大身軀正好相反的是，他只發出像貓咪般的嚶嚶細語，小心地賠著道歉，「眞是不好意思！眞是慚愧！」除此之外，什麼口風也不漏。

原來的直弼是深具歌學與茶道素養，國學造詣及和文的書寫能力並不遜於飽學之士，不過他

的口才並非頂好，但在這種場合中，比起盛氣凌人的慶喜，井伊直弼是更諳熟官場之道的政客。

他心中十分淸楚絕不能露出心意，留下話柄證據，慶喜背後有水戶家與雄藩諸侯撐腰，跟這種激烈派言論的人士對談，說出任何話，傳出去都很危險的。

直弼的這種態度，弄得慶喜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下去，聲音和態度也開始走調，最後不得不改變話題。

「關於收養世子之事，決定如何呢？」慶喜一說出口，自己也很意外，有點不好意思，不過既已說出，便追問到底吧！慶喜又用他一生有名的聲調，朗朗問道：「我希望聽聽，您對此事的高見！」

史書上記載著：「大老忽然變了變臉色。」事實上，當慶喜直接問出時，直弼確實內心有所動搖，幾乎動氣。不過，他又忍住，低下頭來說：「眞不好意思！」

慶喜只有苦笑說：「怎麼說都是不好意思，您到底有什麼看法呢？」直弼仍然只是說著不好意思，「是不是已經決定了？」直弼仍低著頭，喃喃地說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慶喜眞的覺得迷惑了。

「我私下聽說，已內定紀州公子爲世子是嗎？」直弼沒想到慶喜就直說了，他抬頭偷窺慶喜的臉色，終於開口回答：「是已經決定了！」

對慶喜這眞是最難過的時刻，但這個頗富演技的年輕人仍力持鎭定，迅速地調整好臉色，用似乎很快樂的聲音回答說：「可喜可賀呀！這個決定眞讓人高興。」

他盡量顯出很自然的喜悅表情，又接著說：「關於立世子的大事，世人衆說紛云，我也被牽涉在內，不免有些困擾，現在大事底定，我也安心多了，眞是再好也不過的安排。雖然聽說紀州公子有疝氣等病，但前些天，我還遇見他，一點也不顯病容，實在是很好的選擇。只是，紀州總是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許多事情更要請大老多多費心了。」

慶喜話鋒一轉，又說：「只要我能效棉薄之力，吩咐一聲，我必定全力以赴。」以如此誠懇，自居爲紀州公子忠實臣下的言語，慶喜結束了這番演說。

在這場冠冕堂皇的話語之後，直弼似乎忘了原先的立場，一下子有點混淆，很快地抬起頭來，滿臉堆笑，開始高談闊論，甚至提到慶福如果到德川家後，紀州藩主的席位便空出來了，不知慶喜對紀州家的家業有沒有興趣？

當直弼提到紀州家業時，歪著頭，像一頭諂媚的老貓般對慶喜笑著，看得慶喜內心毛骨悚然，像直弼這種媚笑跟卑恭屈膝的態度，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直弼涎著臉說：「對這件事，您有何指示嗎？」直弼根本不敢奢望紀州藩主此一高位，他的前半生都是跟著生母住在很鄙陋的房子，過著窮困艱辛的日子，將此高位介紹給慶喜，可說是最

大的諂媚，「如果您接受的話，就請以後多多照顧」，他跪伏著幾乎都要碰到慶喜的膝蓋了。

慶喜什麼話也不想多說，謝絕了他的好意，想想又加了段話：「我是不能離開一橋家，因此也不想要求到紀州家去的。」說完，慶喜便離開了。

回府後，他也緘默不語，平岡丹四郎主動問他：「這個大老是個怎麼樣的角色呢？」慶喜答說：「決斷力和智慧都欠缺！」慶喜眞心這麼覺得。直弼見到慶喜時露出這種媚態，但據慶喜所知，直弼對官位在老中之下者都很驕傲蠻橫，對上諂媚對下傲慢的這種人，正是對自己的智慧、器量沒有自信的證據，這是慶喜少年時的老師井上甚三郎對他說的話。

慶喜又說：「另外，也可以說，倒還不是愚笨的人。」其實對這個人的評價，重要的並非思想或智力，而是這個人對權力有多大的掌握慾望，這點慶喜還沒有看出來。

不久，井伊直弼便主持安政大獄計劃，在日本史上，除了直弼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曾進行如此殘忍酷烈的思想鎮壓事件。錯了，它連思想鎮壓都不是，與思想並無直接關係，直弼大興安政大獄的目的，並不在於思想壓迫，更單一的動機，只是因他討厭水戶齊昭，而對他的勢力進行剷除壓迫罷了。

就直弼看來，這幾年來，水戶齊昭都在暗中進行謀反將軍家的大陰謀。但這些都只是他個人的推測，毫無證據，而幫他把此推測具體落實下來的卻是直弼的謀臣長野主膳。

主膳根據這種推測開始偵查，像寫小說一樣不停潤色想像，加添故事向直弼手下的宇津木六之丞報告。所謂的推測包括：一、水戶齊昭想使自己的親生子一橋慶喜當上將軍，好總攬政權。二、爲了此工作遂勾結松平春嶽，而且應允事成後以幕府執政的高官酬謝松平。三、爲了擁立一橋慶喜，水戶齊昭還到京都朝廷暗中活動，特別是跟天皇極親近的青蓮院露台尊融法親皇，而且和尊融說好要立他爲天皇。根據上面這些推測，便說水戶齊昭有傾覆日本的大陰謀。

直弼爲了進一步掌握證據，便命主膳設法，於是主膳開始逮捕許多在京都活躍的武士，要他們招出謀反的事，最先是若州浪人梅田雲濱被捕，但總是問不出什麼齊昭謀反的事實，又逮捕了很多人，最後甚至波及許多公卿、大名的家臣，牽連的範圍已擴及上位的公卿大名等，幾乎要把日本憂國的有識之士一網打盡。

當然，慶喜是絕不可能例外的。

在京都梅田雲濱被捕的兩個月前，慶喜便已遭受停止辦公的處分。而這個處分的到來，距離井伊直弼在江戶城內對慶喜像老貓般媚笑的日子，不滿半個月。

這個任務據說是根據將軍的命令執行的，然而，當時根據慶喜的情報，是將軍家定正處在性命危急的交關，這是前些天才從江戶城的夫人口中洩露出來的。

然而，直弼卻不願公佈家定的死訊，嚴格封鎖此秘密，直弼覺得將軍死訊公佈，水戶齊昭不

知會搞出什麼大陰謀。就直弼自己的推斷，齊昭是要竊奪幕府的幕後策動權，松平春嶽是像由比正雪那樣的幫兇，而京都青蓮院宮便是這場鬧劇的應和者，這從長野主膳信件中，將「演員」做爲青蓮院宮的暗號代稱可知。

慶喜當時就有預感，直弼打算做什麼呢？難道是直弼要隱瞞將軍的死訊，裝作他仍在世而僞造不應該的命令？

這個下達的命令，不僅是禁止去辦公，連一橋家裡裡外外的門都被封鎖，只剩夫人住的御守殿之門可通行，以斷絕慶喜所有外界的資訊。平岡丹四郎很快地請來往的小商人到水戶藩府打聽消息，知道同一天，水戶齊昭、松平春嶽也被同樣定罪，齊昭除了被軟禁外，藩內的人事權、書信往來的權利都被剝奪，而春嶽則是被處以強制隱居。

從這天開始，被逮捕的人犯逐日增多。

所謂的安政大獄，從安政五年九月開始逮捕浪人志士，到六年十二月才結束，其間，與島津齊彬情同手足的春嶽的謀臣橋木左內被斬首，在京都或江戶奔波的西鄉隆盛，也急忙逃亡到同志僧人月照的家鄉；水戶齊昭手下的鵜飼幸吉被斬首示衆；跟一橋擁立問題截然無關，只因幕吏偵訊時聽到長州藩吉田松陰的名字，他便被抓到江戶監獄中處死。其他死罪或流放在偏遠小島的人不計其數。

不僅是浪人、僧侶及諸藩士，在上位的有十位公卿、十位大名、十四位旗本也受到罪罰。不用說其中罪罰最重的，自然是水戶齊昭。除了原先的處罰，又進一步處以在家鄉永遠隱居的軟禁刑罰；多少也爲擁立一橋慶喜出過力的尾張侯德川慶恕也被處以隱居處罰，而所謂四賢侯中的越前藩松平春嶽、土佐藩山內容堂、宇和島的伊達宗城也都與他同罪，另外，像島津齊彬，因大獄事件時，染患痢疾而病亡，才未被定罪。

慶喜的罪也不僅於不准上班，他也被處以隱居處罰。

「這是怎麼一回事!?」慶喜接到處分書時，只講了這麼一句話，便沈默了，直弼到處佈了密探，在江戶與京都，這些秘密警察無所不在，到處都流傳著「隔牆有耳」這句話，如果慶喜對這個刑罰，有任何不服的言語一說出，傳到井伊耳中，便落實爲慶喜謀反的罪狀，到時只有死罪一條。

所謂的隱居罰，是指將房屋出入口全部封死，每個門都被釘死，慶喜一個人待在房中，只有從被封住的木窗上的木條間五、六公分的隙縫中，可透進些許日光。

髮型也不可梳理，蓄出長髮後，便跟街市間落魄的浪人沒兩樣。

平常，連部下也嚴禁到附近房室、走廊走動，當然連家臣都停止所有對外的接觸，即使發生地震了，也不許派人到江戶城向將軍問安。

慶喜一整天都關在那連窗子都封死的房子裡，因爲在坐牢，所以穿的也只能是粗麻衣，但他也每天端坐，只是專心唸書。

平時連個講話對象也找不到了，連最相契的平岡丹四郎，也被牽連被貶謫處以御役御免差控的刑罰。

（他現在怎麼樣了？）慶喜心中蠻擔心的，慶喜對這個只比自己大五歲的部下，其實已視同好友，雖然有時開玩笑說他太老實、固執、迂腐，實際上，平岡丹四郎在一橋擁立運動中，跟諸藩的名士來往，人事歷練已飛速長進。

平岡與當時人稱「世上最大腦袋」的越前春嶽的謀臣橋本左內相交甚深，有回兩人對話，被同座的另一位越前名士中根雪江聽到，他寫下這麼一段話：「丹四郎智辯俊逸，左內才識高邁，師賢（中根自己）坐在他們身旁，聽得如痴如醉。」

平岡原也非雄辯之人，受慶喜感化後逐漸改進，他這位平時緘默的年輕主人，碰到感興趣的話題就變得滔滔不絕，辯駁得讓對方不知所措。平岡的口才也進步到雄辯滔滔的境界，「智辯俊逸」便是時人所給他的評語。

不過，現在平岡的命運更悲慘了，從「御役御免差控」再被貶降爲「甲府勝手小普請」，原爲旗本卻去擔任甲府勤番的工作，等於被放逐外島，而且這一生再也不能回到江戶。

慶喜想著：丹四郎的這一生不就完了嗎!?但是後來當慶喜返回公職時，平岡丹四郎也再回來了，其實爲人臣子，主要還的是靠主人的聲望高低而定禍福，而這個時期的慶喜尚未了悟這點。

在慶喜受罪時，幕閣中唯一同情慶喜的老中松平和泉守乘全，曾偷偷的傳了一句話「人的命運，不可能根據現狀而定的。」來安慰他，對那時的慶喜，那時也僅能以這句話自慰了。

慶喜平日的時間，大部分都花在讀書上面，主要是讀資治通鑑、史記等史書，以知國家興亡的法則。慶喜這個時期的讀書量遠勝過這輩子任何時期，晚年他自己也說：「我多少懂點文字，也都是拜掃部頭之賜。」

日子過得很快，從他被禁止辦公的安政五年七月五日起，到現在已過了一年半，年號也變成萬延，這段日子只聽到世人竊竊私語著：「水戶的人，不知又會策動什麼事？」實際上對他們的隱居生活都不是很了解的。

慶喜雖然如前所說的以讀書過日，然而還是頗受影響，心情鬱悶，也常整天茫然發呆。

（這是個什麼樣的命運呢？）

他常想到自己命運的滑稽與悲慘，而不得不感到悲哀。大體而言，他是什麼也沒做的，慶喜從生下來，便不曾對世界有過什麼企圖，但還是獲罪被關在窗子封死的房間裡過日子，這些無中生有的罪狀都是空穴來風，就像他的英明也是空穴來風製造出來的。

（這樣的空穴來風，對我一點也沒有幫助。）

慶喜想到從他少年時期開始，父親齊昭便不斷向世人吹噓他，終究連世人都對他父親的話信以爲眞，而四處散佈，結果就使慶喜成爲了罪人。

（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事。）

慶喜此時遍覽中國和日本的史書，像他們父子這種命運的，還找不出相似者。像這樣稀奇的命運安排，以後還會再發生什麼波瀾，是誰也無法預料的。

此時已到了三月。

這是三月的上巳佳節，江戶中的大名要全部到城中去拜見將軍，說些吉祥的祝福語，如果是以往，慶喜都位居諸侯的最前列，率領衆人登城，然而從去年到今年，這樣的景象已不復見。

這天早上，慶喜在夫人的房裡，好久不曾晝寢了，他躺在床上說：「大概下雪了！」美賀子早已起身，在幾帳的外面聽到她衣服磨擦的響聲。去年，他這位夫人生下一名女兒，那時的淒涼慘況，慶喜終生難忘。因爲還在受刑當中，既不能慶祝也不能對外公開宣佈，而女兒就在誕生的第五天也悄悄的死了。

「這應當是春天的雪吧!?」慶喜靜聽著窗外的聲響，再度嘟噥著說，他特地大聲的自言自語，是希望坐在幾帳外面沈思的夫人聽到，記得在京都長大的夫人曾對慶喜說：「到江戶來以後，到

現在連一次都沒見過春雪呢！」

一直到他第二次作咳，夫人才似乎驚醒，她聽到以後，忙不迭地回應後，便替慶喜整理裝束，招呼他起身。

慶喜起來後，向外走到廁所，在走廊下看到瀰天漫地的雪下著，從屋簷望出去，天地一片白茫茫，似乎都聽得到不斷下雪的聲音了，而三月有這般大雪在江戶是很少見的。

此時，在城樓四角傳來鼓聲，這大概就是諸侯總登城，早上八時的太鼓響聲吧！也就在這個時候，櫻田御門外，也正發生一件扭轉慶喜命運的事情，當然，這時感慨萬千的慶喜是完全不知道的。

一直到了事件發生的七個鐘頭之後，也就是下午三點，才有位勁裝打扮的水戶藩士偷偷跑到夫人房外，他是受井上甚三郎的密囑，來告訴慶喜：直弼死了！

一直到第二天，慶喜才得到更詳細的報告，在井伊直弼率諸侯登城途中遇刺，刺客包括有從水戶出去的藩士十七名、薩摩藩出去的藩士一名。直弼被人從轎子的外面向內刺殺，又被拖出來砍殺好幾刀，刀砍在他肥軟的身上，好像拍球回擊一樣的聲音，這是住在附近的居民的說法。

傳到一橋家以後，慶喜就在房子中玩球，不斷用扇子拍擊，邊聽著打擊時的聲響邊說：「就是像這樣擊球的聲音嗎？」

第五章

又過了一年四季，雖然井伊直弼在櫻田門外斃命，然而一橋慶喜的命運還是一點也未改變。他依然以待罪之身隱居在一橋府中，其他在安政大獄中獲罪的公卿，大名及志士也是一樣。不過，大家都預期不久就會有新的行政措施出現的。

這個年輕人的左右便勸他：「再忍耐一段日子就好了。」慶喜回問：「忍什麼呢!?」

「等待大赦啊!?到時公子您就雨過天青，恢復自由之身了！」

「別亂說了！」奇怪的是，慶喜臉色竟然顯得很不高興，他說：「我可不想要什麼大赦！」他竟然不想使自己獲赦!?被直弼害得成爲安政大獄的階下囚，至今還被軟禁著，受牢獄之災，難道慶喜樂意如此嗎？

左右最後很訝異於他的反應，然後慢慢地也了解這個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做什麼都要全憑道理。像現在，如果只因爲將直弼殺掉，原來的罪人便全獲釋，那還有國法存在嗎？這樣，不但是

幕府，連整個的政府都失去威信，嚴重的話更可能讓國家滅亡。其實也不僅是講理與否，這個年輕人最怪的一點，就在於如果不按照條理行事，他就不能心安。

「這樣子的話，就要委曲您自己排遣寂寞了。」旁人都這樣安慰慶喜，不過他們的安慰一點也沒有作用，因爲慶喜根本就不會感到無聊。

這個多才多藝的男子，每天都快忙不過來了。除了讀書作畫，他還研究馬的生理，又參照有關婦女醫學的書，仔細觀察身旁婦人的身體。偶而，又找出鉋鋸等工具修理房舍。平常他最喜歡的運動是打馬球，不過因爲需要的玩伴人數衆多，而他正在受刑期間便未舉行，大概就只差這點不能滿足吧！

「眞是多才多藝啊！」連這些活動都很自然地流傳出去了。他的支持者紛紛表示：這方面跟神祖德川家康實在非常類似，雖然德川家康在書畫詩歌方面一竅不通，然而以業餘身份來看，他卻頗通醫術，傳說中，家康在劍技、馬術與獵鷹方面也都是頂尖好手，連這麼多才藝的家康，都只能模仿木工做些東西，然而他的十代孫慶喜，在削木板時鉋屑的動作優美溫柔，削出的平面也如同鏡子般光滑。

直弼死後滿兩年的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慶喜終於獲釋，也恢復了可與他人會面或寫信的自由。然而慶喜卻仍繼續韜光養晦，閉門不出。

慶喜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也越來越巨大了，在京都的公卿或薩長兩州武士談話時常常聊到慶喜，認為他是救國的唯一希望。一向偏愛慶喜的三賢侯（松平春嶽、山內容堂、伊達宗城）更是盛讚他的才能，山內容堂還說慶喜如果不出來治世，德川社稷將會不保。其實容堂不過只是從春嶽那裡聽說慶喜的為人行事，評價慶喜的資料來源既非與慶喜實地接觸，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實際成就，慶喜在他們口中又再度言過其實的不斷膨脹。

特別是在野的攘夷志士對慶喜幾乎到達盲目信仰的地步。「一橋卿如果能出理政事，便能指揮幕吏，趕走野蠻的外國人，重光神州淨土。」他們四處遊說宣傳，只是主要的幕府官員與將軍夫人仍然不喜歡慶喜，視他為有威脅性的敵手，敬而遠之，這些憂國志士紛紛焦慮的認為：這不但是慶喜的不幸，更是日本全國的大不幸。

即使是在京都的朝廷，也開始強烈認為：要一橋出來為國效命，朝廷不親自出面對幕府施加壓力是不行的了。終於在文久二年六月一日，以攘夷派的老公卿大原重德為敕使，前往江戶，同時還有薩摩藩島津久光帶領的砲兵與大砲隊，暗含著支援大原敕使的意味，敕使帶來的要求是：「為求幕府改革，只有攘夷一途，為此特命一橋慶喜擔任將軍後見職（攝政之職），松平春嶽擔任大老。」

幕閣對這件事的反應已不僅是不愉快的了，朝廷干涉幕府的人事安排，已經是糟糕透了，更

何況還借助薩摩藩這種外藩的武力來威脅，一旦屈從，不但只是幕權旁落，今後的幕府更是威信掃地。

不能答應的理由，還不只限於上述，關鍵點更繫於一橋慶喜身上，慶喜是幕吏和將軍內府都非常討厭的水戶齊昭之子，齊昭在直弼死後沒多久也病逝了，慶喜是他兒子，一定也繼承他對德川家的野心企圖，而且慶喜還更年輕呢！

「如果一橋卿變成將軍後見職，那德川幕府就要滅亡了。」江戶城中，上至老中、官員、下至僧侶、夫人女侍都爲這種說法而騷動不安，認爲一橋卿的雄辯口才及膽識將會壓制住年幼的將軍及老中，而且慶喜還跟薩長土等外樣大名勾結，將引起譜代大名的不滿，爲擁護將軍家，誓必會和外樣大名打起來，爆發內戰，乘著天下大亂之際，一橋正好統治天下，類似這樣的謠言滿天飛，常然，包括這位敕使與島津久光到江戶，也是一橋慶喜謀反計劃的一部分

最後，幕府還是屈服在敕旨之下。

而當慶喜聽到這件事，便對左右說：「幕府眞的要滅亡了。」像這樣以外藩武力爲背景的朝旨，今後幕府不聽也都不行了，「已經留下事例，政治之道根本淪喪了麼！」慶喜忍不住發出慨嘆。

「德川刑部卿殿

叡慮所命，出任後見之職」

慶喜終於接到這樣的任命，叡慮是指天皇的意思，在幕府的任命中，從未出現「叡慮所命」這句話，特別寫出是老中們要表明這絕非將軍的原意，像給松平春獄的政事總裁職的聘書上，也有「叡慮所命」的字樣。

姑且不論慶喜的將軍後見職是什麼，春嶽的政事總裁職便是個親設的職位，居老中之總攬幕政，也就是所謂首相，像以往的大老一樣。

慶喜接受了任命。不過，春嶽辭退了，因春嶽的部屬都認爲那是一種侮辱，而極力反對。德川家的行政工作，從始祖家康以來，就由譜代大名擔任，那就像是個生意的經理人。然而越前福井三十二萬石的松平家是德川家族的總領頭，跟井伊、本多、酒井那些德川家的番頭大名身份不同，春嶽如果就任政事總裁，不就自貶爲番頭級的店家掌櫃了嗎!?春嶽幾次推辭，終於無法推拒而勉爲其難的答應了。

當幕府的新人事命令：「將軍後見職　一橋刑部卿慶喜。政事總裁職　前少將松平春嶽。」一昭告天下時，日本百姓欣喜若狂，大家都覺得國家政局終於有了主軸，遭受外夷壓迫的日本，也不致面臨滅亡的悲慘命運了。

當在京都的薩摩藩大久保一藏（利通）聽到這個消息時，連這麼出名冷靜的人都幾次的問別人說：「這個喜訊不是在夢中吧!?」一藏的欣喜若狂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全天下的有志之士莫

不因而有萬千感慨。

慶喜登城去拜見現在的將軍家茂，在問安的時候，慶喜並未流露任可表情，在上面的家茂也顯得不怎麼親切。這年家茂已經十七歲了，容貌秀麗，性格也很謙和，就是太過老實，很可憐的讓每個人都教他要尊崇京都朝廷，其實，從始祖家康自立爲日本霸主，就以將軍爲國家元首，立法壓迫京都朝廷，從天子以下，朝中的人只要專心學習歌道即可。後來，新井白石便建立德川將軍家爲日本元首的理論，京都的天子只在京都內擁有神聖的超然權力。

不過，從貝利要求開國以來，日本流行尊王攘夷的理論，尤其是水戶學更解釋：「將軍的政權只是由天子處得到委任而已。」，這點受到西日本的外樣藩強烈的支持，而東日本的諸藩對這項理論仍然反應遲鈍，不過因爲家茂年紀尚輕，很自然地接受新時代的思想，他的天性實在是非常率眞。

像家茂這樣純樸的個性，也不會對人先存好惡之心，老中或內府的女侍都讚揚他那純眞無瑕的人格，不過，如果要說家茂曾對哪個人事先存有偏見，那個唯一的對象就是慶喜，家茂心中是很討厭慶喜的。

每一個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一橋卿是絕對不可以信任的。」慢慢的，家茂便覺得慶喜像個戴了人類面具的大魔王，大概跟以前瘋狂的將軍不一樣，慶喜會在做法術時，不知不覺的殺掉我

吧!?家茂看到慶喜時只想到要提防這個來路不明的人，他實在是個還很幼稚的將軍!

其實，慶喜就任後見職，對松平春嶽的感受衝擊最深刻了，春嶽是安政時代將軍繼嗣運動主要的推動者，也因而在井伊直弼所羅織的罪刑中難逃重罰。

這年的九月一日，幕府不得不定下現行的外交方針，前代的井伊直弼在列強的武力威迫下訂立安政假條約，而京都朝廷卻下達一定要攘夷的命令，現在已到了非二者擇一不可的地步了。

就幕府而言，選擇前者(開國論)表示對國際社會忠實但卻對朝廷不忠，一定會受到國內攘夷輿論的全力攻擊，但如果選擇後者(攘夷論)，便是對外人毀約，終將受到列強的軍事攻擊，而也終於會使日本淪落成讓列強分割的殖民地。

擔任政事總裁職的松平春嶽決定要尊重國內的輿論，採行避免內部分裂的攘夷論，而破壞對外的條約。

類似將軍秘書的御側御用取次的大久保越中守忠寬(後來的一翁)，聽完春嶽的意見後，又一一向老中們詢問，老中們各種意見都有，大久保都詳細記下，最後再送交慶喜，詢問這位後見職的意見。

大久保忠寬心想：當然，這個人不會不贊成!慶喜出身於尊王攘夷的大本營水戶家，又是齊昭最疼愛的孩子，受天下攘夷志士的推崇，一向又是春嶽的好同志，慶喜絕不會不贊成春嶽所提

的攘夷案。然而，伏地待命的大久保忠寬卻聽到從頸上傳來慶喜的第一句話是：

「春嶽也是個愚物麼！」大久保聽完，大吃一驚。

「眞是不敢恭維的言論。」

「現在還能攘夷嗎？」

大久保幾乎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耳朶，慶喜又開始他最擅長的雄辯，不過這次是關於積極的開國論。

「現代正是世界萬國要互通天地之道時，我國是不可能走回鎖國的老套了。這也是爲何掃部頭原是個攘夷家，卻在美國虛喝一聲後，等不及敕許擅自簽下條約。不對雖然是不對，然而謂『不對』只是我國自己國家體制的問題，與對手國是毫無關係的，所以如果違約便是不守信義，是會讓世界各國恥笑日本的，一旦違約，就要有作戰的準備，即使會勝利，以這麼不符實際的書生之論開啓戰端，是會被後代人譏笑的；而假使失敗，更是自取其辱，如果眞是這樣，春嶽還能負責嗎？」

大久保嚇得趕快解釋，這不是春嶽的本意，春嶽是個開國論者，但是考慮到京都朝廷西方雄藩及天下輿論等因素，才決定採行攘夷論的，現在以統一國家輿論方向爲要，大久保說明：「以後再逐漸見機的改變策略。」

慶喜一聽，馬上回說：「小花招而已！」他認爲應該到朝廷去說服改變命令，並對日本志士啓蒙，這才是兩項根本之道。

從大久保久寬那裡聽到慶喜的說法，松平春嶽沒說什麼的陷入沈思。

(沒想到，他竟然不是攘夷派的人。)

一方面被這個事實震驚了，另一方面，也對他批評自己是愚物不滿，春嶽這個人從來就被視爲是個人材，到處被讚美，不但被世人譽爲賢侯，也被家臣奉爲明君，再怎麼也想不到，竟有被批評爲愚物的時候。

(這個人只會用嘴說說，並無成爲將軍的器量呀！)

從此，春嶽就開始修正慶喜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其實，慶喜並未察知春嶽的苦心，春嶽與其他賢侯一樣，已不同於安政時期單純的攘夷論，但他們也深知現在還不到公開談開國論的時候，現在不打出攘夷的口號，是無法安撫朝廷，也無法使天下人服氣，也就是秘密抱著開國主義的技術攘夷論者。

春嶽便登城，面稟慶喜剖析其中利弊。

然而，慶喜還是認爲這種小花招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春嶽最後屈服了，便轉而改談開國論，因爲春嶽的口才實在比不上慶喜犀利，然而對實際主持幕政的春嶽來說卻有施行的困難，就拿應

付最近要到江戶來催促攘夷事宜的敕使之事爲例，中納言三條實美與少將姉小路公知兩位敕使，是衆所皆知的激烈攘夷派，如果現在不奉行這攘夷的敕命，便表示無論是幕府或春嶽都不再尊王。

慶喜認爲這點無須擔心，激烈攘夷派的公卿再怎麼吵鬧，問題還是要看天皇（孝明帝）怎麼決定，只要能說得動天皇就好。慶喜充滿自信的說：「只要我進京，懇求進謁，慢慢的一定可以說得動皇上。」

不過，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在敕使懷著攘夷使命東下江戶時，慶喜高舉著開國論進京勸說，首先這件衝突便會使得全國大亂，這種讓幕閣害怕的混亂，最後可能導致無法收拾的後果。

更何況，敕使到江戶來，是順著天下民心，如果能奉行敕使三條實美帶來的攘夷敕命，也能藉以統一幕議，最壞的打算，是即使僞裝出順服狀都好。

（春嶽也是如此軟弱的人呀！）

慶喜心中盤算著，口中卻不再說什麼，他突然若有所悟的想起什麼似的交待：「啊！等一下，有一件事……」

「請吩咐！」

「剛才我所說的開國論，請春嶽先生顧慮到，不要再跟其他人洩露。」

春嶽心想：慶喜果然不只是一個貴族公子，然而此時他卻更感到心中淒然，全天下攘夷的希

望都寄託在水戶出身的一橋慶喜身上，期望擔任後見職的慶喜能重振幕府聲望，沒想到慶喜不是攘夷派，還是個比任何人更尖銳的開國論者，這樣一來洩露出去恐怕就會天下大亂了。

春嶽答說：「知道了。」

實際上，同爲賢侯的土州侯山內容堂也警告春嶽事態嚴重，忠告春嶽絕不能透露出一橋慶喜的思想。

同時容堂也對慶喜說：「敕使到江戶的時候，千萬不要提及任何有關的開國論，否則這兩位年輕的公卿，一定會震驚的立刻離席，轉回京都。」

容堂分析說：這兩位敕使背後有長州藩撐腰，這是衆所皆知的事，只要他們回去京都向朝廷報告，長州人正好伺機擁立天子公卿，以討幕府對敕命的造反。慶喜點頭同意他的話，也感謝容堂的忠告。

結果，幕府接受敕使的攘夷敕命，因而天下輿論也紛紛讚揚：目前的幕府已與直弼時代大不相同了，能採取如此明快的態度，都是因爲現在烈公（齊昭）鍾愛的一橋卿擔任將軍後見職的緣故。

那些天下志士對水戶家與故烈公的感情，幾乎到信仰的地步。

第六章

此時，還發生農民因充滿攘夷的激情，在高崎城作亂之事，讓幕府很頭痛，率領奪城的是武州榛澤郡血洗島村的富農之長男澀澤榮治郎，這個年輕人後來改稱榮一，成爲日本資本主義的開路先鋒。

他家半農半商，販賣藍玉，是附近村莊首屈一指的有錢人。這個矮小下部肥胖的年輕人，頭髮梳得十分有光澤，改換讀書人裝扮，來到一橋家的家臣平岡丹四郎府中，要求投靠。

平岡丹四郎在慶喜獲釋成爲將軍後見職時，也從流放地返回，再度在慶喜身邊服侍，而且成爲世所周知的慶喜的智囊。

要接近一橋卿，一定要先得到平岡丹四郎的賞識，這位血洗島村的年輕人心中如此打算著。他在十四、十五歲時就接管家中藍玉買賣的生意，曾遠赴信州買藍葉，不過他只有到江戶學劍時才穿商人的衣服，剩下的時候都作讀書人打扮，過著很奇怪的生活，他也是北辰一刀流海保帆平

如果要舉兵的話，一定要從一橋家暗中策動起後援。澀澤想借重慶喜的人望，他今年算起來已二十四歲。

武州的農民本來就比較強悍，好爭鬥，即使平民人家也有許多學刀弄劍的，像同時期，從跟澀澤同樣的武州農村，就出了近藤勇、土方歲三等警隊創辦人材。

然而澀澤的野心更大，他聚集了附近村子的年輕人，在文久二年十二月冬至的夜裡，襲擊高崎城，以此作爲據點招募關東八州的士兵，再率領著攘夷的義軍，進軍鎌倉街道，偷襲橫濱港，殺戮外國人。向幕府施加攘夷的壓力的，不只是澀澤，隔壁村的中瀨村，也有位村儒桃井儀八配合著澀澤的舉兵，同時襲擊上州沼田城。

澀澤爲了舉兵，幾次到江戶來調集武器、結合同志，像舉兵所要用的刀、槍、履帶等物品，他都是跟神田柳原町的擊劍道具商梅田屋愼之助買的，梅田屋在維新之後，因爲喜歡說書便經營了一家叫白梅亭的說書場，此時，他則秘密改造了一座倉庫，做爲履帶的製造工廠。

平岡丹四郎聽到澀澤自白他所做過的那些事，嚇了一大跳，他忍不住問：「你腦袋還清楚吧!?」

澀澤回答：「我很清醒，我知道如果向幕府透露這些秘密可能性命難保，但我信任你。我眞的很想在一橋家門下效命，並不要俸祿，只要有個名分職務就好，現在我手中還握有五、六十名道場的門徒。

壯丁，若一橋刑部卿有任何事情，我都願意效命。」他還提到同鄉的近藤勇等人，現在便在京都做爲會津侯支配的浪士，希望一橋家也能同樣接納他。

「這要再看看！」

平岡已非單純的攘夷論者，而慶喜更是一個開國論者，像這個壯漢到慶喜面前說出他所做有勇無謀的攘夷傻事，難保慶喜不會殺了他，因此平岡便推拒說：「要有適當時機，再看看！」

澀澤當然很不滿，就直說：「難道平岡先生也是妥協派的嗎？」

「這怎麼說呢？」

「江戶的人都這麼傳說，一橋卿就任後見職後，什麼事都沒做，就是因爲平岡先生有不同意見，您進言開國論，所以蒙敝了明智的一橋卿。」

「沒有這樣的事！」平岡辯白著。平岡賞賜了澀澤，並鄭重以志士之禮招待他，且叮嚀他一定要再來，同時心中決定一定要收服這個人。

對一橋家來說，這件事是很重要的，慶喜不久就要常駐在京都，是需要人力的。一橋家雖從幕府接受十萬石俸祿，但並非諸侯，只是德川家家族的一員，因而像平岡這樣的家臣，跟一橋並非像大名與家臣間的主從關係，而只是算由幕府派來出差的幕臣，更別說有自己的武力。

而慶喜一旦往京都去時，一定要備有像諸藩那樣的藩士，如此才有保障，而且最好還要有能

夠與諸藩士談論國事的能力，如此在京都一橋家才眞能掌握諸藩的動向。

平岡想到像澀澤這樣的血性男子便很合適，何況，他認識的清河八浪，在組成浪士團的建議書上就有這麼一句話：「非常時期便要收攬非常之士。」

慶喜此時，正在往京都的路上。

最初本是要伴隨將軍家茂一齊到京都的，但臨時改變，慶喜自己先去，這是因爲京都的情勢危急。在京都町的奉行永井主水正尙志，對幕閣發出求救的請願，他說：京都現在都快變成獨立的政治都市了。

「關東的勢力在這裡不斷縮小，朝廷與幕府間幾乎隔絕，無法互相溝通了。」永井尙志更進一步分析：「薩摩、長州的那些外藩，一手主宰朝政，現在一橋卿開始擔當重任，應該上京誠心誠意的對朝廷表態，或許還有挽回的機會。」他提到京都現在由薩、長等藩執牛耳地位，在這種情勢下，一個幕府裡的町奉行小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只有一橋卿親自進京，才能重振幕權，這是關係幕府存亡的當急之務。

這分報告大大驚動江戶幕閣，老中們都一致懇請慶喜馬上入京。

慶喜答應後，卻苦無可用的有能之士，慶喜原非德川本家，從幕府調人多少有些不放心，因此只好私下跟自己的水戶藩借才，他把水戶家的家老武田伊賀守叫到屋中說：「識時務，有氣節，

能跟我談事情，也能爲我犧牲的志士，希望能借用十名。」武田在藩內精選，最後也只得八人，後來慶喜手下活躍的謀臣原市之進、梅澤孫太郎、梶清次右衛門便是這時候選出來的。

澀澤榮治郎去見平岡丹四郎時，慶喜已不在江戶，而是在往京都的路上。

他到京都的日子是文久三年正月五日，住在東本願寺，慶喜也是在這地方升任中納言的。八日，他開始拜訪近衛關白，和議奏、傳奏等公卿大臣，而拜訪方式卻與衆不同。

不坐轎子，慶喜改騎馬，不像個攘夷家卻反而騎在洋鞍上，然後跟著一隊幕府這次按新規編成的洋式騎兵小隊，連奧向、若年寄等隨從也都騎馬，一行浩浩蕩蕩約五十騎，馬蹄聲響徹京都的大道。

市民們看了都覺得他不僅是個公子貴族，而公卿或諸藩之士則開始對他覺得迷惑不解，原先在慶喜未入京前每個人對他都有一個看法，這是在安政大獄中死去的藤田東湖的說法，從駐紮京都本圀寺的水戶藩士口中流傳出去的。

「慶喜卿比起烈公更是一流人才，如果現在天下無主，順其自然，他一定能贏得天下的政權，而且沒有人能從他手中奪走政權。」

僅看這段逝去的藤田東湖所說的話，就可以知道對攘夷家而言，慶喜是個偶像，聚集在京都的浪士們一向如此認定。例如慶喜尙未到京都前，長州過激派的首領久坂玄瑞便曾久仰大名了。

「一橋黃門到底是那種人物，我要親自去看看！」久坂便帶著長州的寺島忠三郎、肥後的轟武兵衛、河上彥齋等人前去，其中彥齋有「斬人彥齋」的別稱，從文久二年春天開始至今，他已殺了多少佐幕派或開國派的人，他自己也數不清了。

他們一行人穿著嗒嗒作響的木屐，佩著紅鞘長劍，就要到東本願寺求見慶喜。

這種事只在京都這種無秩序之地行得通，一般來說，久坂這種普通的陪臣，連作夢也別想求見將軍家族的慶喜，然而，在京都他們卻在公卿家任意出入，也不知是像裝飾道具還是像朋友一樣地跟公卿交往，一點也沒有身分的區隔。事實上，他們真的能影響朝廷，有時一位浪士喝酒時的議論，次日就會變成勅旨向天下公佈，在連幕府都對勅旨忌憚三分的情況下，這一夥人求見慶喜那還管是否越級失禮呢！

（在江戶這是不可能的，但現在是在京都。）

其實，慶喜早在入京之前，就料想到會有這麼現實的歡迎方式，「請他們進來！」

這年慶喜已經二十七歲了，在形勢上，他是絕不願輸給那些人的，甚至要粉碎辯駁他們的言論，然而卻被左右阻止，尤其是這次進京主要輔佐他的大目付岡部駿河守，更是拚命阻止他，要他裝病避開。

不過，那票人已經進來了，因此不得不由岡部駿河守自己來應付，他便把來者請入大門旁的

小房間。

久坂玄瑞開始詰問：「現在，開國或鎖國的政策到底決定了沒有？」二十四歲的久坂，英氣非凡，他開始自己著名的議論，幾乎都使用深奧的漢文語彙，其中論點大致是：幕府已到了非決定攘夷期限不可的關頭，恐怕一定要如此才能使天皇安心；否則彈指間就會變成天下共指的違敕賊子。

「果然沒錯！」慶喜在內室聽到這番話，以前他就已經猜想到，這些人的攘夷論其實是討幕論的變形、藉口。

慶喜通知岡部不要給他們任何確切的回答，不必得罪他們，不過他這樣做，反而更刺激了這批人。

久坂不甘心，非要等出個明確的答覆，然而一直等到晚上，慶喜仍不肯正面告訴他攘夷的明確期限，久坂一行人不得不離去，然而臨走前，他們故意在大門口大聲嚷嚷著：「一橋卿的地位與名望，素為天下所倚重，不過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呢？只不過是個會推拖的俗吏罷了。像一橋卿這樣子，即使將軍到京城表達幕府實行攘夷的意願，結果也是可想而知，那不過又是欺騙朝廷的花招罷了。」

慶喜知道這批志士們會如此傲慢，原因便出在「學習院」。

朝廷自室町幕府時代開始，便無議論政務的機關，如今迫於時勢，上個月終於設立了，選出二十九位公卿負責，辦公地點便借用學習院的建築物。這些主持國事討論的公卿幾乎全被長州派的公卿壟斷，其中特別又以三條實美與姉小路公知兩位居首。

久坂玄瑞等人便在三條、姉小路兩人門下出入，也常向這兩人請求敕旨，例如：豊後岡藩的勤王派小河彌右衛門犯錯被藩主處罰，但卻從京都對岡藩發佈道敕命，旨意是解除彌右衛門之罪，迫使藩主釋放彌右衛門，當然這是僞造的敕命，而且這是學習院那批論政的公卿與志士們做出來的事情。

慶喜到京都的第八天早上，他吩咐備馬前往學習院，久坂玄瑞的那件事，他一直如哽在喉般的不舒服。

慶喜決定要斷絕這個禍根，當天騎兵隊特別配著新式的來福槍，馬蹄揚塵地直奔學習院。

「前來致意問候！」慶喜一行到中午都還不辭去，吃完自備的便當後，又繼續閒聊，慶喜說：「根據敕命，我們不攘夷不行。不過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天我特地想來請教有關敵人的狀況。」他便開始分析世界情勢，而那些公卿卻是什麼也不知道，只能茫然地靜靜聽著。

最後，慶喜總結：「我身爲武將，身負攘夷責任，一旦開始執行，便會讓日本六十餘州戰火密佈；不過諸位大人才是發佈攘夷命令的主謀者，屆時請不要害怕砲火聲而逃跑。」說完，他便

向在座的公卿一個個看了過去，衆人都被慶喜的氣勢震懾住了，沒有人敢說一句話。

他們實在是非常意外，一向沒有膽量的幕府中，怎麼樣也想不到會出現一個說話如此犀利強硬的人才。不過慶喜的這番話，暗中一再的針對攘夷之事批判，慶喜走後，公卿們群情譁然，認爲這是違敕之論，慶喜或將軍都已走到窮途末路了。這些反應其實也顯示了德川幕府終必要衰亡的結果。

第七章

在京都，慶喜的支持者只剩下以往被稱爲三賢侯的土佐侯山內容堂、越前侯松平春嶽和伊予宇和島侯伊達宗城而已。容堂和宗城此時仍具參與國事的資格。

不過在京都內部卻批評：這三賢侯早已不是往年的賢侯，只是變節之人而已。甚至有人明說：「他們已非攘夷者，而是屈服在列強武力下，賣國的開國論者。」

慶喜入京後，京都的攘夷志士反應越來越激烈，甚至說出豪語：就算是大名，也不能饒赦，只要是奸佞之人，就難逃斬奸的白刃加身！

正月十日，伊達宗城的旅館淨行寺門扉上貼了一紙墨書：「老賊伊予守(宗城)聽著：擅發異論，不知悔改者，將襲擊其旅館，定以違背朝命之罪，以此供奉攘夷的血祭！」

然後，到了二月一日，在慶喜旅館東本願寺的太鼓樓樓上，發現一個白木的三方盒，三方盒上放置了一位大夫帶鬢的腦袋，上面有一字條，龍飛鳳舞地寫著：「獻予一橋卿！」

慶喜調查之後，知道這個腦袋是佐幕派公卿千種家諸大夫賀川肇的。賀川原在井伊直弼謀臣長野主膳的門下，曾參予安政大獄的策劃，大前天夜裡，數名浪士闖入賀川家中，恐嚇下人說出主人的下落，其中有名浪士捉住賀川的兒子弁之丞，正要殺掉那小孩，賀川推開臥室內牆壁出現，他說：「要殺就殺我好了！」浪士便在哭叫著的孩子面前，斬下賀川的腦袋。然後，左手丟到岩倉具視的家中，首級則獻給一橋，這對不積極奉行朝命攘夷的公卿大臣們，有一種脅迫的意味。

第二天，慶喜便去找列為公卿之首，個性多疑，思想溫和的近衛關白詢問。他說：「既言是遵奉朝命，天皇是否知道那些公卿與浪人的激烈暴行呢？」近衛關白說：「天皇應該是不知道的。」天皇一向討厭那些激烈派公卿和搬弄是非的長州派志士，當然也很少跟他們親近，所謂「朝命」、「敕旨」、「叡慮」等，都是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僞造的，而志士們又將三條稱為「白豆」，姉小路稱爲「黑豆」，其實就是把他們視爲工具一樣的操縱而已。

關於這件事，盛怒的土佐侯山內容堂，便挾劍帶著酒氣，來勢洶洶地到三條實美家，山內家與三條家本就有姻親關係，山內拉起實美的領口就問：「看在姻親的關係上，你要老實回答：你們口口聲說違敕，實際上，眞的是天子的話嗎？」實美怕的不得了，終於吐實說：「並不是天皇的旨意！」

容堂又再逼問：「現在日本與西洋在武器上利鈍相去千里，要即刻攘夷根本就是相當困難的，

這種狀況天皇知道嗎？」實美回答：「天皇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呢!?竟然不對天皇說眞話，做為輔弼的大臣難道都如此愚昧無知嗎？」三條受不了逼問，終於哭出來了，對容堂說出實話：「容堂大人，不如此的話，我便會被那些浪士殺害的。」他告訴容堂，自己如何受到長州派志士的脅迫，他請容堂責問他時，也替他的處境考慮。

慶喜從容堂那裡聽到這種事後，覺得取締鎮壓聚集在京都的這群浪士，恢復京城秩序是第一要務，他便找來擔任京都守護職的松平容保，指示採取強硬立場鎮壓，每天派遣武裝巡邏隊在街市巡察。

容保搖頭反對，他是個生性溫和的人。然而，這位警衛家的長官雖然最初是反對鎮壓者，終因辯不過慶喜，最後不得不同意，從此容保的一生便過著踩著志士的血前進日子。

不過，京都攘夷家的陰謀暴動，還是持續到三月四日將軍家茂進京，而達到了最高潮。這天，天皇行幸到京都南部的石清水八幡宮，準備宣佈攘夷之事並祈福，這天將軍家茂亦得隨行，他們計畫：當將軍登上長石台階時，在上面的天皇便賜下攘夷的節刀，既已拿到節刀，幕府便不能再遲疑了，一定要馬上進行攘夷之事，如果違背的話，將軍就等於跟朝廷為敵，全天下的人便可起而攻之。

慶喜心想那一定是個圈套，平岡丹四郎也稟報說：「對方已做了安排！」平岡在處理完江戶留下來的雜事後，很快便趕到京都，根據他所獲得的情報，久留米水天宮的神官眞木和泉是長州人的軍師，久坂玄瑞等在京都的活動都是由眞木所策動；三條實美所寫文采煥發的詔敕，也是由眞木和泉所起草的。

「眞木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物呀!?」

「聰明嗎？」慶喜聽到這句話多少有點反感，在江戶他曾受到幕閣官員的各種批評，因爲他們都懷著討厭水戶的情緒，不過慶喜並不太在意這些感情用事的評語，然而其中有一個人的評語卻讓他很介意，那便是在當時幕閣中唯一認識慶喜的老中久世大和守，他說：「世人都認爲慶喜像神君再生，我看倒不見得，這個人不過是個聰明的人而已！」他認爲慶喜雖聰明，卻不堪大任。

當時，慶喜聽到這個傳言，很不愉快的想著：難道這個久世，眞的了解我!?現在，他聽到平岡丹四郎，稱讚眞木和泉是個聰明不凡的人，慶喜心想：比聰明的話，我不會比這個久留米的神官差吧！

長州人與激進派公卿如果按原計劃進行，大概就要成功了，不過此時又冒出另種說法，說在當天要暗殺將軍家茂。根源在於過激公卿廷臣中的中山前侍從忠光，忽然從京都失蹤了，謠傳忠光已成爲長州、土州浪士的領導人，要突擊天子行幸的隊伍，一隊挾持聖駕，要求下達誅殺將軍

的敕命，另一隊直接刺殺將軍，這個傳言照當時局勢看來，可能性不小。

慶喜聽到這個消息後，乞求宮廷停止行幸的行程，但沒有成功。爲此，他又再到二條城，拜謁將軍，秘密地悄聲向將軍陳述前因後果，要求將軍爲了家邦萬世，這次不要參與行幸供奉之事，家茂僅是個純潔的年輕人，聽了慶喜的這個詭計顯得悶悶不樂，鼓紅著臉說：「這樣不是不忠嗎？」

不過，慶喜一而再的勸說，連幕閣官員們也被他說服，結果便定了將軍當天裝作感冒發燒，稱病不出二條城。聽到風聲而反對的是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他到二條城來，表示：「雖然有這種傳言，但卑職仍會拚命保護天皇與將軍的，將軍是武門的棟樑，只因聽到風聲，便關在二條城中不敢出去，幕府的武威還能再揚震天下嗎？」不過，因爲慶喜仍然堅持反對，終於還是決定託病不去。

日子過得很快，終於到了文久三年四月十一日行幸當天，早晨六點，御駕就從御所堺町御門出發。

在前頭騎馬引導的是會津藩家老樸山主稅，最後壓尾的是仙台藩家老片倉小十郎。行列人數共有一萬多人，從關白以下的公卿、官員，武家方面則有慶喜以下的諸大名供奉著，只有將軍跟尾張侯德川慶勝因發燒而未參加。行幸之列經過鳥羽衝道，穿過淀大橋，一直過了晚上八點才抵達清水的山麓，天皇便在山木棍的農藏坊休息了一夜。

慶喜也在附近找一間房子，解除衣冠束帶，躺下略做休息，預定休息三、四個小時之後，在深夜十二點半，要拿著火把登山。一旦到了山上，慶喜代替將軍接受節刀之事，就勢在必行了。節刀是軍隊出征時天子親手賜給的刀，在凱旋時要再還給天皇，古代的中國有此一習慣，而日本兩代各王朝也常有這種儀式，一旦接受節刀，幕府就要以武力驅逐在開放港口的歐美人士，接下來便得面臨歐美聯軍的報復，在各地重新開啓戰火。

慶喜起身，呼叫御側用人兼番頭中根長十郎的名字，這人從一橋家的上一代便已在他家服侍，慶喜說自己覺得發燒頭痛，也感覺得噁心想吐，要趕快找醫生，另外也吩咐中根去通知議奏，傳奏等公卿，一橋慶喜生病了……。

中根點著頭，表示明白慶喜的心意，退出後很快便照著慶喜的吩咐行事，住在山麓各處的公卿聽到後開始大亂，這個時候生病，眞是讓他們太意外了，不管眞病或假病，都是有很重大影響的政治行事，馬上就有激烈派的公卿到慶喜住的地方探望。

「奉有敕命，馬上出來參見！」然而，慶喜叫中根回答說：「究竟是什麼敕命都還不知道!?不過現在病中之身眞的是無法出來受旨。」陸續有其他使者來，慶喜都叫中根用同樣的話擋駕不見。

「我看還是從這個山麓離去吧！」慶喜跟中根長十郎商量，不然的話，那些人難保不會來硬

拉著慶喜上山，於是慶喜就叫人備了轎子，也來不及帶任何薪優衛或隨從，他吩咐他們隨後跟來，自己坐著轎子出了山麓的住宿處，便急急穿越過陰暗的街道，不過等他到達城南宮時，已經有超過二百名的手下先他一步到來，這夜，他就在城南宮休息。

慶喜這次的逃遁，使得洛中志士群情激昂，第六天的十七日，在三條大橋的橋畔有這樣的留字：石清幾幡宮行幸之時，將軍假病鎭力一橋中納言出奔，眞是可惡之至，不日，這兩人都將遭天誅。

這個留字讓京都街市中的人都瞧見了，從文久二年以來，有無數的天誅留言出現，但直指將軍與慶喜的姓名，這倒是頭一遭，至於是誰貼的，也還不知道，不過留書事件後，長州侯不久就離開京城回家鄉，讓人不由得不聯想是長州人的傑作。

慶喜當然很不高興，因爲在留書的文字中，批評他是姦徒，並虛張聲勢，因循，欺騙天皇……，這些措辭實在很讓慶喜難堪。

「既然這足底公卿這麼喜歡攘夷，就讓他們去吧！」慶喜不禁恨恨的這麼說，國土將變得怎麼樣，這些公卿都可不負責任，慶喜雖然極力忍耐，但他的自尊心受不了這種侮辱，到底是不是在虛張聲勢，乾脆就眞的開啓戰火，讓這些人瞧瞧！

幾天後，朝廷方面又來催問，到底何月何日要開始攘夷？慶喜說：「五月十日。」那天已是

四月十九日，距離開戰日不過二十天而已。

敕使回去後，在京都的幕府官員們都很緊張的來問慶喜：這麼短的時間，來得及準備嗎？慶喜聽完便笑了。

「攘夷根本就是違背現實之事，怎麼樣也不會成功的，準備或不準備，到那天都沒什麼影響。」

「可是朝廷是認眞的。」

「怎麼樣也沒關係。」

而後，朝廷又遣使者來問：「能定下日子，實在是個好消息，不過對諸大名來說，是要由幕府來下達命令呢？還是由朝廷直接下達呢？」

「由朝廷下達命令的話，諸大名會樂意奉命的。」慶喜心想，朝廷一意主張攘夷，當然就由朝廷下達命令，到時朝廷自然也得承擔戰敗及國家滅亡的責任。

「我這個不中用的人也得回到關東了，不事先準備不行的。」他將自己要離開京城之旨向關白與議奏、傳奏等公卿報告。然而，將軍仍在京城，慶喜卻逕自離去，在二條城的幕臣間，逐漸有非議出現，他們認爲：後見職棄年僅十八歲的將軍於不顧，也有人說：歸根究底，慶喜也只是個聰明人而已。

不過，慶喜是有公開的正常理由的。「將軍在京都，我回關東，是爲了指揮攘夷大事！」一旦

攘夷開始，慶喜將成爲日本軍的總司令官，到時江戶城也就成爲日本的軍事、政治中心，確實是得及早做好戰爭的準備。

在京都常駐的筆頭老(首相)板倉勝靜，心中懷疑：慶喜這個人，是否眞心想要攘夷呢？不過，每個人都覺得他是認眞的，因爲慶喜這次回關東，連水戶藩家老武田伊賀守都隨行，武田伊賀守是水戶攘夷派的大領袖，一向是以繼承水戶烈公的遺志自許，世人也莫不如此認爲。慶喜帶著這位攘夷名士東下，誰也不會懷疑他另有打算。

東下走陸路，二十二日從京都出發，第二天二十三日住在東海道土山宿，他的隨從之一公儀大目付岡部駿河守也宿在旅店中，那夜，十名刺客潛進那家旅店的庭院，用大石頭敲開窗戶，大喊：奸賊岡部駿州出來受死吧！在一場混戰中，岡部家的家臣抵抗被殺，駿河守則趁亂逃出，安全保住一命。後來傳言那是姉小路公知派來的刺客。

從業名渡海，二十六日住在尾張熱田。這夜，慶喜舉止怪異，他叫人侍候磨墨，寫了長短兩封信，一封是寫給江戶的老中，開頭寫著：「薄暑懊熱，不知衰衰諸公連日來可好……」而後，又報告旣已接受攘夷的敕命，請幕閣官員們要費心準備。

那封較短的信，是寄給在京的關白鷹司輔熙，內容是一封詞意簡明的辭職表。「我無法承擔將軍的代理職，希望辭去此職。」他在命令幕府中人執行攘夷之事的同時，讓自己辭職。

（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其實，他在接受敕命，離開京都時，就已覺悟非如此不可。

而後，慶喜開始慢慢走東海道回江戶，這也是策略之一。京都與江戶間一百二十里的路程，他就花掉十六、七天，回到江戶的那天，已是五月八日的夜裡。第二天九日，慶喜登城宣佈：向列強宣戰的攘夷之日是在五月十日。

其實那就是明天的事，但慶喜什麽具體作法都沒說，只召集各大臣宣達敕旨，然後也不讓大臣有詢問的機會，很快地起身離去，回到妻子所住的水戶家小石川邸。

幕府閣員面面相覷地楞在當場，他們隱隱約約地知道慶喜正在演一齣很巧妙的戲，那是一齣關於如何避開攘夷的戲，人人都打算要好好看著慶喜，以他的演技當然不只這一幕，接下來一定還會有好戲看的。

果然隔了四天後，慶喜再度登城，召集幕閣中的要人，對他們說：「經過考慮，我決定辭去後見職的職位了。」每個人對他宣佈攘夷命令後，緊接著辭職都覺得很意外，大夥都說不出話來。

慶喜唱的這齣獨角戲，大家終於逐漸看清楚了，這齣戲實在是件讓人覺得面目可憎的事。他奉京都旨意發出攘夷的號令，卻不明白指出實行的方法，然而就在幕府組織尚未因攘夷戰爭而動員時，這位發號施令的人，便走出舞台退到台下，如此既不傷害自己，也不會傷害到幕府，對雙方面都無害。

一橋卿眞是不好惹啊！幕閣官員與大奧的女侍看了慶喜的精彩演技後，重新對慶喜另眼相看。

不過，慶喜導演的這齣戲還沒有結束。爲了寫辭職宣言，他叫下人備了筆硯，當下人要爲他磨墨時，他卻遣開下人，自己動手磨墨，慶喜便是這麼一個凡事都自己張羅設計的人。他終於磨好濃墨，開始拿筆寫信給京都的關白鷹司。

在這封信中，他陳述了辭職的理由，在尾張熱田時，他也曾寄出辭職的信給鷹司，而現在爲了使世人能明白自己這齣戲的主題，再度書寫了便詳細的理由。

開頭寫著：「此次愚臣奉攘夷的聖旨，東歸之時雖然未有必然的勝算，把著與關東之人共生死的決心回來。」而後慶喜又洋洋灑灑陳述：「幕閣中大小官員都沒有一個人同意攘夷，主要也是因爲他們懷疑我的動機，他們揣測我是要藉實行攘夷時的亂局篡奪天下，因而我無法貫徹敕旨。爲恐辜負天朝，只有己身退卻才能成全此事。現向天朝奏明此意，懇請答應。」

而關於慶喜回到小石川邸之事，他左右的謀臣，如：中根長十郎、平岡丹四郎、黑川嘉兵衛都能了解他的立場。

第八章

慶喜的這齣獨角戲，最受困擾的其實就是平岡丹四郎等近臣。

在江戶府內的諸攘夷志士，持劍直奔他們的私人住宅詰問這些近臣，像曾求見平岡的澀澤榮治郎，便是其中之一。

「江戶之內的有志之士都群情激昂！」

「是針對中納言大人嗎？」平岡問道。

根據澀澤的回答，他們是衝著平岡等左右近臣而來的。攘夷志士們對慶喜的信仰仍根深蒂固，不相信慶喜眞的會這麼做，反而認爲一定是左右近臣因循苟且的說法，使得慶喜受到了蒙蔽。

「斬奸之聲大起了！」澀澤還向平岡密告志士間的決議，他警告平岡，世人都認爲他對外的思想軟弱不堅定。以往。平岡在野時，跟其他憂國之士一樣，是很熱切的攘夷主義者；然而在他進入一橋家的權勢之門，握有部份權力後，便開始軟化了，不堅持鎖國攘夷的理想，而開始認同

開國媚外的論調。

「你自個兒要小心點！」澀澤對平岡提出如此忠告。

因此平岡也特別謹慎，夜裡儘量不外出，避免見太多來客，然而許多素來相識的友人卻無法避不見面，還是要跟他們應對。平岡後來應付不了他們的責問，只好詞窮的表白：「我絕無因循苟且之思想，依然是攘夷主義者，烈公的遺志無時無刻不在我的腦海中迴響。」

聽到他如此表態，來客便追問：「那麼在近臣中，到底誰是瞞騙中納言大人的主兇呢？」

平岡不得已便胡亂搪塞：「哎！是中根長十郎啦！」，其實中根長十郎並無具體主張，他是一橋家的老人，向來負責財務或俸祿等庶務，是平岡的上司。平岡爲了自己脫身，未經思索地便順口說出中根這個老好人的名字，這麼一來卻爲中根長十郎惹來殺身之禍。

這天以後，連著幾天都下雨，有天黃昏中根離開一橋府，剛從雉子橋御門踏出，雨傘斜撐在背後，結果連著傘被人從頭部砍下，亂刀向頭、臉及兩肩襲來，大概被砍了二十幾刀，直到斷氣爲止。

聽到這消息，慶喜馬上命人搜索兇手，然而卻是茫無頭緒，而後，平岡丹四郎便到慶喜面前自首。

「您不需要再追查了，兇手是我丹四郎！」平岡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訴慶喜，慶喜沈默著，看

著說話時習慣稍微點頭的平岡，也終於回答：

「算了，錯只錯在整個時勢！」

其實，更具體來說，這是慶喜一手造成的政治局勢，而中根便是慶喜那齣獨角戲的犧牲者。平岡也隱約地感覺到，如果不殺中根的話，被殺的人便將是平岡自己，但是這其中的曲折，慶喜並沒有注意到，因為他終究是貴族出身的。

另外，慶喜的這齣戲當然還有下文。慶喜遞出辭表後，引起京都大大騷動。不管是朝廷還是二條城的在京閣老們都寄望慶喜攘夷，除了慶喜之外，論地位，聲望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合適統率日本全國軍民對外作戰的總司令。京都馬上派出使者慰留慶喜，幕府也命慶喜的親哥哥水戶中納言，前去勸慶喜回心轉意，原先不喜歡慶喜的幕府官員們也都為之困擾不已。最後，京都的鷹司關白親自帶來敕命，催促慶喜打消辭意，敕中言明：自慶喜辭職後，天皇寢食難安！

「不過，關於攘夷一事，天皇的意思仍是很堅決的，即使日本付出遍地焦土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慶喜看到這樣的敕命，實在是十分失望。慶喜一向認為天皇個性剛毅，膽識過人，然而那些激烈派的朝臣卻什麼也不跟天皇稟報，在對外國情勢的認識上，天皇仍像個三歲小孩。天皇對世界知識，愚昧到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例如貝利來航叩關時，他僅從江戶深士繪畫師那裏看到一

幅憑空想像的貝利畫像，那是根據伊予的牛鬼像畫出來的，一點也不像人，反而比較像畜牲。這也難怪天皇認爲跟這種怪物打交道是汚染神州，對歷代祖宗無法交代，非命武臣攘夷不可。

不過，天皇與其他激烈派公卿不同的是，他並非幕府否定論者，他是徹底的佐幕家，認爲只有倚重幕府，朝廷才會平安無事，就這點來看，他比幕府的老中都還保守。

(天皇的想法，怎麼樣也無法改變嗎？)

慶喜雖然對這點很失望，不過他在其他方面倒大有收穫。一橋慶喜是如此的受到天皇信賴，他的分量已大大超越其他公卿大臣，今後行事也不會再受到無禮的對待；另一方面，對幕閣也一樣，他們拉著慶喜的袖子，苦苦哀求他留任，此後他們對慶喜的態度也一定會改變，這些反應證明他演戲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既然如此，我再拒絕的話，直是太不知好歹了！」

慶喜終於答應再返回京都，向衆人覆命，雖已達到目的，慶喜還是很細心地再作安排。

他表示：「爲了攘夷有必死之決心。」他很快的立弟弟余九麿爲繼嗣，不僅如此，又將夫人美賀子及上一代的遺孀德信院，從小石川邸遷住往武州，野州等領地避難。爲了避開戰火，不僅是一橋家，進一步連一橋家家臣的妻子也要被遣出江戶，往一橋領地避難。

大家都覺得很驚訝，慶喜的表情看起來卻是很認眞的。慶喜說明：現在江戶已經是戰場了。

對慶喜這一連串的動作，攘夷家們都非常感動。

每個人都期望能爲一橋卿效命，一橋卿果然是値得信賴的，萬一今後一橋不斷然執行攘夷之任務，那一定是被他身旁謀臣所蒙蔽。

第九章

慶喜第二度進京，是由築地沖乘坐幕府的汽船蟠龍號西上，這時已是十月二十六日，時勢轉變成逐漸對慶喜有利。在慶喜回到江戶的這段日子內，八月發生政變，長州藩與該派的激烈公卿七人被迫離京，京都的宮廷已非攘夷派掌權。不過對慶喜來說，又來了個對手——薩摩藩。他們與會津藩聯手將長州人趕出京都，薩州人自此成爲京都政界的主流。

慶喜從江戶出發沒多久，澀澤榮治郎與其堂兄弟喜作京一起去拜訪在江戶的平岡丹四郎府，他們計劃的攘夷兵失敗了，不過無論如何也還是想到京都觀望天下形勢。爲了行事方便，希望能成爲平岡丹四郎的部下，平岡事先已知道他要來，便留言叫他們趕來京都。澀澤一行由陸路進京，抵達京都後，便到一橋家住宿的東本願寺附近，投宿在數珠屋町的旅館中，而後便找平岡聯絡。

從那天開始，他們便像一橋家的家臣般在東本願寺出入，另一方面平岡也積極要爲他們安排正式官職，因爲一橋家並非大名，並不能擁有自己的家臣，這次從江戶帶來的隨從，是以幕府的

講武所二百名士兵爲主，另外還有從水戶家借的十餘人及一橋家原來的侍臣。

平岡說過：兵力不足，人才也不足。澀澤相信在這亂世裡，像自己雖爲農民，又是攘夷派，且曾企圖武裝叛亂顚覆幕府，但仍然有希望被招募爲官，因爲這是個不尋常的時代。

澀澤從平岡那兒聽到一些慶喜日常的行逕，例如：慶喜喜歡吃豬肉，而且那肉是要特地從橫濱開口港送來的。像這樣的人會是攘夷家嗎？

「你覺得訝異嗎？」平岡看著這個年輕人，他決定要教化他，讓他認同慶喜和自己的思想。「馬術，也是慶喜喜歡的事。」慶喜替愛馬飛電加上西式馬鞍，每天早上天未亮就開始訓練馬匹，特別是練習西式騎術，還把在京都的幕府騎兵頭貴志大隅守叫來傳授竅門，很快的慶喜的騎術又勝過老師貴志了。吃豬肉與騎馬這兩件事，都顯示出慶喜與攘夷家不同，反倒像個崇洋者。

他連照相都感興趣，前天，他才剛爲進京留下紀念照，背後立有十挺排排站的來福槍，而他端坐在前方拍照。說到這裡，平岡正色的解釋：「如果讓攘夷家不小心聽到這些事，一定會有所批評，但像四磅山砲與來福槍都是拯救皇國的利器。」平岡問澀澤，他所敬慕的這個主人，難道不能算是眞正的英雄嗎？

澀澤雖然一面想持續攘夷抗幕的運動，另一方面又很矛盾地想投入一橋家效命。不過在他聽到許多平岡口中形容的中納言慶喜，他越來越佩服慶喜了，無論抱持開國或鎖國的思想，他相信

慶喜都是能整治亂局的救世主。

不過，以澀澤的農民出身，不可能親自拜見慶喜，平岡說：這點他還要另外想辦法。後來平岡便教澀澤，慶喜每天早上都出去騎馬，他教澀澤在松崎等著，屆時便可直接申訴。

第二天一早，澀澤便根據平岡的指示行事。

松崎是在京都北方，從下鴨再向北行半里路，是座滿山青翠赤松的丘陵地，因而稱爲松崎。慶喜每天早朝完後，便穿過市中心，來到這兒馳騁騎馬，隨行有五十四馬與二十個人，這些騎士幾乎就等於是幕府的官立軍事學校出身，包括有講武所劍術的教授、助教，也有肩荷槍枝的幕府騎兵，除了京都的新選組（警察隊）外，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更強的護衛隊了。

澀澤跟堂兄弟喜作兩人，天沒亮就到松崎一帶，找了個草叢躲起來等慶喜，一直等到東方天色轉白，才聽到遠方傳來馬蹄聲，澀澤等人急急從草叢鑽出來，然而快馳的馬隊卻已迅疾地奔過了山頭。

連著錯過了兩次，一直到第三次，他拼命地追在騎馬隊後面跑，終於他的喊叫驚動了隊上的人，便回頭把澀澤抓到慶喜面前，澀澤把佩刀拔出刀鞘丟棄，跪地叩拜慶喜，慶喜拉著馬繮，揮著馬鞭叫澀澤過來。那威武的英姿讓澀澤目瞪口呆，就像只有在史書上才能看到的英雄神采，澀澤覺得自己像在作夢講夢話，他滔滔不絕地說著自己平時思考的時勢想法，至於到底說了些什麼，

後來他自己一點也想不起來。最後，慶喜對他說：「你詳細的去向丹四郎報告吧！」便掉轉馬頭離去。

此時，澀澤完全覺得他非常願意爲慶喜這位貴人犧牲生命。第二天，他去找平岡，慶喜已跟平岡商量好安插他的職務，身份是奧口番，俸祿爲四石二人，另外在京都執勤時每月有四兩一分的零用。到了慶應元年正月，澀澤又被升爲上士，擔任慶喜橋前持長槍的侍衛工作。以一介農民能有此轉變，完全是因爲此時類似戰國時代的風氣。

第二次進京，慶喜覺得只有一統朝廷、公卿、大名們的意見，除此之外，無法解決當今政局的混亂。

慶喜進京不久，便從東本願寺搬到御池神泉苑町的若狹洒井家空房子，打算在此定居。此後，越前松平春嶽、伊予伊達宗城與薩摩島津久光等人，常到此宅論政，不過，像土佐的山內容堂因爲是個情緒陰晴不定的怪人，便很少出現。

慶喜稱此爲「後見邸會議」，與會者都是現在強藩的藩主，也包括了能擔當國事的武門貴族們在內，此「後見邸會議」應該足以統合朝廷與幕府的行政方針，只是在這個新的自由組合團體中，很快地產生不和嫌隙，即使是其中最溫和的春嶽，都開始懷疑慶喜，認爲慶喜過於權詐，常常表裡不一致。

其實，慶喜是因爲信不過薩摩的島津久光，他懷疑島津想要借助朝廷之力推翻德川家，進而取代幕府。這個疑惑幾乎是所有幕府中人都抱持的想法，用這個角度來觀察薩摩當時的很多政治活動都能一目瞭然，薩摩派現在幾乎已壟斷朝政。最得天皇信賴的宮廷穩健派，包括中川宮、前關白近衛忠熙、關白二條齊敬，他們快速膨脹的生活費半都由薩摩藩支出，薩摩藩更在京都各階層都投入大量的活動經費，這些舉動都有不尋常的含意在內。

沒多久，所謂「後見邸會議」也就名存實亡，而薩摩藩也更活躍了，從島津久光以下，薩人都全力遊說親王、公卿，逐漸使朝廷的議論轉向了開國論。

最初慶喜並不在意此事，有回他對駐在二條城的老中酒井雅樂頭忠績等人說：「現在已經不必攘夷了，如果攘夷就會招致朝廷與幕府不和，我們應該開始打出明確的開國主義，這樣好嗎？」然而，酒井等人都不答話。

慶喜不明白衆人爲何沈默？被迫於外國壓力的幕府閣員聽到這消息，不是該很高興嗎？終於身爲老中的酒井開口了，他問慶喜：「不知您是否清楚薩摩人最近的活動？」他開始指出薩摩人的內部工作做得如何成功，使得天皇的左右親信很快都轉爲開國派。

這位老中說：「昨天聽從長州的攘夷派，今天又轉向薩摩的開國派，朝廷到底眼中有沒有幕府存在呢？如果現在標榜開國，更會助長薩摩藩的氣勢，終於導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中納言

您一定要堅持開國，我們都希望能辭職回鄉了！」

慶喜坐在上面，聽的扇子都掉了，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以前的慶喜一定會認爲這是閣老們愚昧、器量狹小的看法，但此刻的慶喜突然有種不一樣的想法萌生，他意識到這將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關頭。

如果這時他與薩摩同持開國論調，原來就不信任慶喜的幕府，就更要疑心他與薩摩勾結，意圖竊據天下，幕府官員們一定會從內部發難，視慶喜爲謀叛之人而推翻他；如果慶喜此時反對薩摩的開國論，積極地標榜攘夷主義，幕府內部定會改而信賴慶喜，慶喜便能在幕府中得人心。慶喜既身爲幕府的代表者，怎能失去幕府的支持⁉做爲一個政治家，最重要的當然是先鞏固自己的地盤，慶喜也不會傻得自毀根基。

慶喜告訴酒井：「知道了，我決定關閉橫濱港！」關閉橫濱港是長州藩得勢時，朝廷中主張攘夷主義者的最大議題，以此不斷要求催促幕府。一旦將開放的港口封閉，勢必要驅逐洋人領事及商館，當然也可能導致跟西方列強的軍隊衝突，現在慶喜不惜主張開戰，是因爲敵人已變成薩摩。

慶喜爲了要說服朝廷，便預先去詢問松平春嶽、伊達宗城的意見，希望能先有一致的論點。一問之下大驚，這兩人的想法竟也已被薩摩同化，慶喜知道自己已晚了一步。

而後平岡丹四郎與水戶藩出身的原市之進，也被派去探詢中川宮等朝臣的意見，想知道天皇下敕命的可能性有多少？沒想到結果是慶喜早已被宮廷孤立出來了。

（以前是長州，現在改由薩摩控制敕命了嗎？）

慶喜的挫折感，很快的由對薩州的憤慨所取代，過沒多久，他又重新振奮，否則難道眞的讓日本一直處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中嗎？

慶喜開始積極地展開對朝廷的工作，首先他說服所謂薩摩藩傀儡的中川宮，接受橫濱鎖港的看法。不過，以島津久光爲首，松平春嶽、伊達宗城等人都誓死反對此事，春嶽等人均十分憤慨，認爲一橋慶喜瘋了，他們三人連袂前來質問慶喜，不過，慶喜的雄辯反而壓過了他們的氣勢。

「諸位大人，您們的看法錯了，特別是春嶽大人您擔任政事總裁職，難道也不支持攘夷鎖港的方向嗎？不問過去，就拿現有情勢來講，從橫濱開始開港以來，三港口物價全部快速上漲，人民生活窮困，很明顯的，這都是因開港造成的災害。現在只是將三港中的橫濱港關閉，希望能稍解百姓之禍。」

慶喜的這些話與以前長州人的論調幾無二致，令春嶽三人面面相覷，對慶喜的改變十分訝異，簡直說不出其他話。回去後，島津久光立刻又到宮中進行反對慶喜提案的顚覆工作，對幕府要求發佈的橫濱鎖港命令，希望中川宮撤銷，再三改變心意的中川宮因爲久光的壓力而終於答應了。

這除了證明薩人勢力的龐大，也看出朝臣的沒有主見，任人擺佈。

這時將軍家茂也再度進京，到了二條城，慶喜乃至將軍府拜會，家茂親賜御酒，松平春嶽、伊達宗城和島津久光也同席，家茂還一一斟酒。後來家茂先回到內室休息，島津久光便對慶喜說：「今天早上，我的家臣高崎豬太郎到中川宮府中，聽到府上的人談起因爲天皇不同意，橫濱鎖港的命令已經取消了，此事你知道？」

慶喜看著這三個人，他並不覺得這是單純的侮辱，因爲此事已非是對慶喜的侮辱，而是對幕府的全盤否定。已與中川宮決定發佈的命令，竟可因私通薩人而取消，難道幕府的存在是假的？

（不除掉不行！）

慶喜心中盤算，一定要阻止這些「賢侯」對國政置喙的行爲，只有他們不再擅自主張，朝命才有統一的可能，而幕府若不能採取這種手段，對重病的日本根本無能爲力。

慶喜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現在就到中川宮家，現在就去當面對質吧！」另外三人還一動也不動地站著，最後勉勉強強地被慶喜拖出二條城，往中川宮家去了。

中川宮也被稱爲獅子王院宮，以往是尖銳的攘夷論者，安政大獄後成爲佐幕派，最近又成爲宮廷親薩派的領導人。

中川宮沒想慶喜會突然來訪，但很快地就察覺慶喜的來意，於是慌忙讓下人準備酒菜，希望

能藉飲宴轉開一些話題，慶喜也知道他的用意，乾脆將計就計。

他將酒杯拿給侍者，命他斟滿，其實慶喜是不喜歡喝酒的，然而此刻他卻在春嶽等人面前猛灌酒，漸漸面紅耳赤，似乎化身成爲酩酊大醉的酒鬼，醉言醉語中，他就提起敕命改變的那件事了。

中川宮在很爲難，他原想將責任推到薩人身上，自己才好交待，但島津久光偏偏在場，最後終於冒出一句話：「情狀不太合適……」

慶喜喝住了才剛開口的中川宮：「難道整個日本，就任由你玩弄於股掌之上嗎？」慶喜開始用他舉世無雙的辯才，高聲繞樑，戲劇式地開始陳述，說到聲色俱厲時，直指：「薩人的奸計，天下皆知。」

當他一說出這句話，在座者都大驚失色。首當其衝的島津久光兩手交叉緊抱，手上浮現的血管似乎都可看到在急促地跳動著。而在場與薩摩奸人有「勾結」嫌疑的春嶽和宗城，也跟久光一樣，就像被慶喜當面痛責，春嶽向來容易激動，他以前齒緊緊咬住下唇；而年僅三十八歲，髮已半白的伊達宗城，聽到小他十歲的慶喜如此尖刻的批評，把杯子放下，也不知道該有什麼表情，只得眼睛死盯著橫梁上十六葉的菊花紋。慶喜無視於在座者所受的衝擊。

他繼續說：「薩人奸邪的言論，將中川宮玩弄於股掌之上，終於靠口舌之利，做出這種違法

亂紀的大事。日本國只知有薩摩家家臣之主張，而不知有我這個後見職，我本來以爲是自己多疑，然而看到薩摩的高崎豬太郎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才知道傳言是不假的。而所謂敕旨、叡慮、宸翰等，不過只是朝臣被大名家臣操縱下的產物，幕府算什麼東西，那比得過人爲詔獨斷下的國事決策，這樣做也眞是蠻方便的！」

慶喜環顧四周，中川宮垂著肩，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慶喜再轉向看著在背後操縱中川宮的春嶽、宗城、久光三人，他指著他們說：「這三個人是天下的蠢東西，天下的大奸臣！」

春嶽等三人不禁抬起頭，身爲大名，被人家這樣當面指著鼻子罵，三百年來，遭此不幸的大概就只有這三個人吧！慶喜並不是諷刺，也不是故意扭曲，他是眞心這麼認爲的，這三個人總以賢侯自負，自以爲憂國憂民，完全不顧幕府應擔當國政的大前提，毫無秩序地隨意遊說朝廷大臣，一定要他們順遂自己的主張，卻擾亂了整個國家的體制、方向。

說得比較直接，那就是天下的奸臣；即使他們並非強硬的倒幕論者，但從事這些活動終將導致幕府衰亡，如果他們還不知覺醒，也稱得上是敗亡天下的愚蠢罪人。慶喜覺得，除非將論政與執政合而爲一，否則不足以救國。因此，這三個所謂的「賢侯」對國家前途的危害，大於長州人千百倍，不過，國家的障礙並不只這三個人。

慶喜再度把視線轉向中川宮，身爲天皇寵臣的中川宮才是最大的害蟲，慶喜諷刺地又將箭頭

朝向中川宮。

「至於爲什麼宮大人會信任這三位賢侯呢？其實，你信任的是隅州（島津久光）私下給你的好處吧!?」

因爲中川宮從薩摩藩處拿錢，所以任由薩摩指使，慶喜揭開這層關係後，中川宮急急想否認，但慶喜又說：「你就不要再多費唇舌辯解，如果換成我來供給府上的開支，大概你就會聽我的吧！」慶喜幾乎明講中川宮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

「其實比起來，天下最笨的也就是我這個後見職，可以跟上面所說的三個大蠢蛋並列了，而且一直要到現在，我才明白過來自己的愚蠢。」慶喜就此下了結語。

然後，慶喜突然往前趴在餐桌上，餐具有的被他掃到地上破了，整張桌子亂七八糟，慶喜躺下一動也不動，看起來已爛醉如泥，似乎剛才那一大段怒罵都只是醉話，面對這個醉漢，在座四個人都不知如何是好。

春嶽小聲地問其他三個人：該怎麼辦？不將他抬回去是不行的，然而以慶喜的貴人身軀，當然是家臣們碰不得的，而這個吃力的工作，便落在被罵作蠢蛋的這三個人身上。

薩摩的島津久光至此已恩斷情絕，他說：我幫不上忙！不得已之下，春嶽只有費力地肩挑起慶喜的手腕，伊達宗城也只有幫忙扶起慶喜的身軀，然而只見宗城拉長著臉，似乎這是椿什麼也

比不上的苦差事。

結果，是慶喜再也沒有任何支持者，他完全孤立了。

然而，慶喜生性不怕孤獨，他不顧別人怎麼想，開始埋頭進行計劃中的事，不斷強化自己在京都的政治勢力，這以後，薩摩的島津久光與關白間來往的重大事，慶喜都有辦法知曉。

他聽說島津請命希望能駐防在攝海（大坂灣），島津久光希望在大坂灣沿岸築砲台，常駐人數更多的守備軍，如此一旦外國軍艦意圖入侵京都時，薩摩軍便能先在大坂灣迎頭痛擊。

不過，幕府或其他強藩對這件事的解釋，跟薩摩是大不相同的，他們覺得藩軍駐紮在靠近京都的大坂灣，無非是想借機會鬧事，佔領京都擁立朝廷，二條城中的幕府官員莫不覺得薩摩居心叵測，意圖謀反。

慶喜也是這麼認爲，而且他更計劃要搶先一步，粉碎薩摩的陰謀，因此派平岡丹四郎進行宮中的工作，特別是跟中川宮打交道。

從上次酒醉罵人的事件後，中川宮便改收一橋家的賄賂，同時也承諾配合慶喜，從天皇那裡取得敕命，敕命的內容有時連關白都不知道。這一方面爲了預防薩摩的陰謀，慶喜特別希望能再被封禁裡御守衛總督之官銜。敕命頒下來了，慶喜擔任攝海防御指揮兼禁裡御守衛總督之職，此旨確立了慶喜在京都大坂間的地位，然而卻引起許多質疑的相反意見。

幕府中人也對慶喜自薦的舉動紛紛表示意見，「這個舉動眞令人不解啊！難道說，不需要會津中將松平容保擔任京都守護職的工作了嗎？」消息傳回江戶的幕閣，衆人皆認爲：「一橋殿有謀叛之心！」

越發的憎恨慶喜，江戶幕閣中不再有人稱他「一橋殿」都改用「二心殿」這個帶有仇視意味的外號，表示慶喜想推翻將軍，自取天下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幕府中也有人稱他「豬一殿」，表示是愛吃豬肉的一橋殿，喜歡吃豬肉在當時是很可怕的嗜好，這麼叫慶喜也可顯見他有多不受歡迎。事實上，在幕府中大概只剩下一個人對慶喜有好感，也就是除了老中板倉勝靜以外，幕府中的人都相當敵視慶喜。

另一方面，薩摩人看到慶喜這厲害的一招，都認爲慶喜是個罕見的奸謀家，尤其在京都指揮該藩的大久保一藏，更是加倍警惕。然而幕府中，比較中立的大久保一翁（越中守中寬）、勝海舟等人，卻將箭頭轉向了，認爲都是平岡丹四郎等謀臣的主張，即便是一向溫和的大久保一翁都說：「若能除掉平岡那個奸佞，將軍家才能太平。」中根長十郎在江戶雉子橋門外被襲斃後，平岡丹四郎就繼承了他的位置，兼任「側用人番頭」之職，慶喜就任新官後，平岡又升爲近江守，隨著慶喜權勢的增長，平岡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慶喜就任新官職後，命令平岡：「整治軍隊！」慶喜希望在京都募集到與雄藩人數相當的兵

力，不過一下子無法找到那麼多人，平岡便從水戶藩調借二百名士卒，這麼一來，更加強人們的疑惑，大夥都覺得慶喜要與水戶藩的攘夷派私通，以便站領京都，號令天下。甚至與慶喜串通的中川宮，都忠告平岡丹四郎說：「找這麼多攘夷激烈派的水戶藩士駐紮在京都，將令世人不安。」

此時，在京都的諸侯們開始紛紛離去，進入五月後，春嶽、宗城、久光也都回國了，而薩摩人傳說：只要京都一空，長州人就有希望了。從去年政變以後，在本鄉割據一方的長州人時時刻刻都想收復京都的失土，秘密派許多人喬裝成其他藩的浪人或商人，混進京都，暗中活動，五月中他們陸續暗殺了許多人，其中較著名的包括：會津藩松田鼎、中川宮家臣高橋健之丞等人，便被不知名者下手暗殺。

幕府這一邊也大力追查兇手。六月五日，警衛隊探查到這批潛伏的浪人將在三條小橋的旅館池田屋集合密謀，乃出其不意地前往捕殺，也就是最有名的「池田屋亂事件」。此事使全天下激烈派志士一致表示憤慨，都把箭頭完全指向慶喜，慶喜與攘夷派終於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事變之後，在京都各地都可看到未署名的告示，內容包括：「一橋中納言，以奸計捕殺勤王正義之士，以此罪將縱火焚其屋！」「此事變完全是一橋一手策動，一橋這個皇國的大罪人，不久將遭天誅。」

離池田屋事變不過十天，十六日傍晚，平岡丹四郎剛從慶喜若州的邸第出來，向東邊的姉小

路走去，正値酷暑，平岡敞開衣襟，手裡拿著扇子，慢慢走著，陪在一旁的有二位侍從與部下川村惠十郎，川村是平岡被貶爲甲府，在番中時認識的，後來向一橋家推薦，學問與劍術皆精，平岡外出時，他一定會隨侍在側。

走到堀川橋附近時，聽到左邊巷子有人喊：「平岡！」他不自覺的轉過頭去，結果刺客從右邊的巷子跳出，站在他的面前，很快地從平岡的右肩左肋骨方向斜砍了一刀，鮮血噴出，平岡便一刀喪命了。

川村惠十郎回擊斬殺平岡的凶手，很快地殺掉凶手，又擊斃另一名殺手，刺客們也將平岡的兩位隨從殺了，隨後四散逃入暗巷，負傷的川村惠十郎仍緊追其中二人，從堀川通跑到千本，在一個叫芝屋的花店前，精疲力竭的兩名刺客，一個切腹，另一個自刎而亡，其實這是刺客命中注定的下場。

慶喜接到這個消息，已過子夜，那夜慶喜由一名有著黑眼珠，名叫芳子的江戶女子陪宿。聽到騷動的人聲，慶喜在蚊帳中迅速穿好衣服，帶著佩刀，他這麼機敏的身手是從小受嚴格訓練養成的。芳子也起身。慶喜詢問前天來稟報過的下人：「發生什麼事？」他從知道有人張貼天誅告示的事件後，就十分警覺，預防刺客混入府中。到了另一個房間後，他才知道此次遇刺的人竟是平岡。

慶喜詢問：「下手的人是誰？」結果到現在都還沒查出來，也許明天查驗屍體，可找到一些線索。

慶喜回到房中，呼吸仍很急促，爲了希望平靜心緒，他點亮燭台，芳子十分擔心慶喜的狀況，不過慶喜說：沒關係，他自己坐坐就好。到了天亮後，慶喜還是誰都不見的呆坐著，最後他轉向這名江戶女子，趴下臉來開始哭泣，慶喜哭著說：平岡是代我而死的。

不久後，稍爲平息的慶喜，自解：爲主人犧牲，應該是平岡衷心願意的事吧！不過，平岡到底是死在那一派的手中呢？

無論軟硬派都一樣憎恨慶喜，幕府的官員認爲慶喜有謀叛之心，薩摩人視慶喜爲政敵，而長州人更把慶喜當做軍事上的敵人，慶喜早已受到全天下的唾棄。

如果現在問：有誰還會毫無道理的順從慶喜，大概只剩芳子和她的父親了吧！芳子的父親是江戶消防隊的老者新門辰五郎。慶喜離開江戶前，曾對部下黑川嘉兵衛說：「如果要使我不想念江戶，找名江戶女子伴我前去吧！」一般而言，並不會跟屬下討論女眷之事，但這次慶喜會這麼說，是可以了解的。他的正室美賀子善妒，內府的侍女都完全在美賀子的掌握之下，而據黑川嘉兵衛所知，慶喜偏偏一夜沒有女人陪宿都不行，而且正得他父親眞傳，不喜歡京都的女子，正室美賀子正是出生京都，不合慶喜的口味。

爲了慶喜交待要找江戶土生土長的女子，黑川便去找新門辰五郎，由此，辰五郎始與慶喜結緣。慶喜到京都後，覺得當地極需消防人員，便命黑川去找辰五郎來，辰五郎十分高興，其至打算終老京都，他選擇了兩百名子弟兵乘幕府汽船到京都；他現在擔任慶喜府中的守衛，另外，還嚴格地選拔了二十人接受西式的步兵訓練。

入夜，部下來報，殺害平岡的竟是水戶藩中人，叫做林忠五郎及江幡貞七郎，是屬於藩中積極攘夷派的。

「水戶的人嗎？」

慶喜口中喃喃唸著，連他自己出身的水戶家都這樣排斥他，天下六十餘州，慶喜大概已無處可容身了。

平岡死後，一橋家開始有種傳言，是關於原市之進的。

當初，攘夷派的一伙人認爲一橋家有奸賊，他們便前往原市之進的住宅。原市之進原來私淑水戶家家老武田耕雲齊（伊賀守），是個激烈的攘夷論者，因爲慶喜喜歡他的氣概及聰明的頭腦，便由水戶家請他過來當自己的謀臣。雖說是謀臣，既與慶喜有主從關係，便難免受慶喜的影響，原要輔佐慶喜的原市之進，受了慶喜的思想洗禮，很快地便捨棄自已以往固陋的攘夷論。

攘夷論的口號雖美，卻不能落實爲政治實踐，他逐漸轉向了開國主義。水戶的在京同志，敏感地察覺了原市之進的轉向，他們認爲原市之進是隻狐狸，才會引誘慶喜做出那麼多不可理喻的糊塗事。這些舊同志，便去找原市之進論辯。

終於原市之進變得無話可說，他只能辯答：「我不是那隻狐狸！」這些瘋狂崇拜齊昭的攘夷論者繼續逼問原市之進，到底誰是狐狸？如果他說不出來，他們就要當場斬殺原市之進，原市之進不得已只好搪塞說是：平岡丹四郎！

在平岡被殺的第二天，慶喜若州房屋庭院的樹上，被刻上一段古歌的古字：世間因果難明，那會因善惡而定？

因爲平岡無意的言語，使中根長十郎喪命在江戶城雉子橋門外，現在平岡也遭受同樣的對待，中根死後，平岡接替他的職務，平岡死後又由原市之進繼位，而原市之進是會再承受同樣的因果？一橋家的有心人便在樹上留下這段文字。

慶喜看到這段留言時，完全沒想到題字跟自己有關，君主要是做了任何失敗的事，罪過都是要由輔佐的臣下擔當，這是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慶喜正是在這種封建教育下長大的君主。他無法反省到這層關係的不合理，他可以任意而行，但最後謀臣卻要付出陳屍路旁的代價，而慶喜是無法反省到這層關係的不合理的。

第十章

其實像慶喜這麼優秀的人才，他也碰到幕府中前所未有的變局。在三條小橋的池田屋之變、堀川端的平岡遇刺，同一個月中，長州軍隊也大舉從大坂灣沿岸上岸，向京都逼近，封住京都對外的三個通道，只剩北道還未被圍堵，朝中公卿女官亂成一團，紛紛表示天皇該向北逃離，流言滿天飛，京都呈現空前的混亂局勢。

慶喜此時擔任禁裡御守衛總督之職，是京都的總指揮，率領諸藩逐退長州軍之事，他當仁不讓，慶喜也一向喜好軍事，他鑾敬仰率領美國建國的華盛頓，不過比較起來，統一法國，進而率領法軍對外作戰百戰百勝的拿被崙將軍更令他景仰。但現在慶喜一方面命令諸藩加強防守，另一方面卻只要按兵不動，儘是派人去說服長州，叫他們退兵。將近二十天，狀況一直同樣持續著，一到夜裡，向京都西、南方望去，都可以清晰看到長州人的營火。

宮中的人終於忍耐不住了，紛紛批評：一橋殿一定是跟長州私通！不只宮廷中這麼認爲，連

幕府、會津人和薩摩人，也越來越覺得慶喜是長州人的內應，要藉此事變以顛覆天下，因爲尊王攘夷原是水戶藩的思想，現在由長州藩繼承實行後，慶喜當然不會討厭長州人。

事實上，慶喜對薩、長兩藩確實有所好惡，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討厭薩人，不討厭長州人。因爲他覺得：長州人沒有邪念，他們最初都高舉著反幕的旗幟，擺明了與幕府爲敵；但薩摩的心卻完全相反，他們倡行公武合體（佐幕論），僞裝是慶喜的同路人，出面協調溝通，但到了最後卻從袖子中掏出匕首，一刀刺進幕府的心臟，薩摩就是如此的陰險狡猾。

這個時期也是如此，薩人想趁機打敗長州軍，他們比佐幕的會津藩更熱心，甚至表明願意單獨出擊。薩摩中的西鄉吉之助等人，便非常焦慮的送快信回國報告說：一橋（中略）……據說是要做長州內應的（後略）。

薩摩人當然緊張，因爲原本靠攏薩摩的中川宮或近衛關白等門臣，看到長州大軍包圍京都的局勢，心中都非常害怕，開始考慮是不是要重新向長州人投懷送抱!?一夕之間，薩摩人在宮中的勢力不但全毀，如果再加上握有幕府重兵的一橋慶喜跟長州人握手談和，進而反過頭來一起對付薩摩，那都是有可能的。

原市之進向慶喜稟報，問他知道薩摩藩的焦燥嗎?慶喜點頭，他當然已看透薩摩的緊張，慶喜也就故意不發佈開戰命令，使得薩摩窘態畢露，在這個階段，慶喜是佔了上風。

「最後您打算怎麼辦呢？」

「當然是出兵討伐！」

原市之進聽到這句話，向慶喜跪了下去，這些日子來的疑惑終於經慶喜親口證實。不管怎樣，以慶喜的立場，長州軍的攻打簡直像大旱逢甘霖，原先慶喜四處樹敵，慶喜統一指揮，朝臣們也一致期許慶喜的政戰能力，而且敵軍長州藩也不是衝著慶喜而來，長州起兵的目的已在陣前用兩面大旗寫著，一面是「討薩賊會奸」，另一面是「尊王攘夷」，他們是要討伐薩摩與會津兩藩，清除這兩個天皇身旁的奸臣，以恢復尊王攘夷的政策。由慶喜看來，覺得長州人並不壞，只是太天眞了。

原市之進又問慶喜覺得勝敗結果如何呢？慶喜回答說：不怎麼樣，長州人根本不堪一擊。其實大家都這麼認爲，守護宮廷有二十五藩的聯合軍，其中的主力又是有天下最強之稱的薩州軍和會津軍，所以長州人根本就是在打一場絕對打不贏的戰爭。

「長州人眞是可憐啊！」原市之進跟慶喜談完後，回到辦公室，就對黑川嘉兵衛、澀澤榮治郎發出這樣的嘆息，原市平常都把薩人稱爲芋頭。

「長州人是中了芋頭的奸計，到現在已是第四次勸他們撤退，可是愚笨的長州人還是講不通。如果現在撤兵，薩摩人會失望，因爲奸計也不能得逞，其實希望長州開啓戰端的只有薩摩人。」

對一橋而言，也儘量使二十五藩的駐京兵不動，尤其不讓薩摩趁機坐大，號令也要保留到最後階段才發佈。到了七月十九日，包圍京都三面的長州軍開始行動，部份人在淸晨五點左右到達皇居附近，與守衛諸門的藩兵開始展開砲戰。

慶喜大概在淸晨四點左右獲知郊外的長州軍已向城市逐漸進逼，這一夜，也是由芳子陪宿，當家臣在紙門外報告敵人的動向，慶喜一躍而起，問說：「來了嗎？」黑暗中，他還記得問：「芳子，妳知道該怎麼辦？」

芳子則顯得很緊張，她答說：「好啦！好啦！」回答的就像個消防隊員老婆的口氣，慶喜一聽也笑了，所謂知道與否，是指武將出征時，妻室該抱有戰敗殉死的決心。慶喜很快穿戴好裝束，一面下達著必要佈署的指令，這麼井井有條的攻防佈署，讓左右都很感動，覺得如果慶喜生在戰國時代，一定是定天下的霸主。

慶喜出門後，快馬飛馳，揮鞭過山丘，後面緊跟著不過四、五個騎馬的隨從。淸晨天色仍暗，從竹屋町出去時，曾在狹路上碰到兩個走路的步兵，頭繫白毛巾，脚著綁脚，拿著長槍路過小丘，而且不只這兩個，沒多遠又看到兩個同樣裝束的步兵走過。

揮著馬鞭的慶喜心想：這是會津的偵察兵吧!?行動十分機警。其實那是長州先鋒派出的偵察兵，這些長州人看到慶喜的裝扮，也只以爲是哪個公卿出奔。

慶喜很迅速地到了宮內，親自到御座前，請求天皇下達開戰的敕命，從御簾中他終於聽到天皇沙啞低沈的聲音。平常，不是接到由公卿傳喩的神旨，就是公卿自己僞作的敕旨，親耳聽到天皇的口喩，對慶喜是很珍貴的經驗；而不經由公卿，卻是天皇自己衝口而出下旨，也可看出宮中的狼狽混亂。

慶喜退出，在走廊上有數位年輕的公卿緊追著他，要問他戰況如何？需不需要撤走？慶喜駐足答道：「只要有我慶喜在，一定守護宮中貴人，請勿過慮！」慶喜一向講話就像在背台詞，聲調高低起伏，講求抑揚頓挫，在這時卻頗有使這些公卿心安的鎮靜效果。

慶喜從御台所門，進入中立賣御門對面的菊亭卿房內，平常慶喜都在這裡更衣改裝，此時，他作戰的甲冑都已經送到了。

慶喜頭上戴著黑帽子，帽緣捲有紫練綾，身著白底黑葵紋的陣羽織戰甲，腰配熊皮刀鞘，鍍金大刀，手把處都附有金飾。從公卿門跨上馬匹，向蛤御門飛奔而去，馬頭還戴有銀幣的馬飾，隨行的有原市之進等近侍十人，床幾隊百人、講武所小筒組五十人、遊擊隊一百五十人，別手組百人、步兵隊百人，又有間雜人二百人、砲隊十餘人隨行在後。

戰鬥大概在淸晨六點激烈地展開了。一時之間，在蛤御門被長州軍佔了上風，接著雙方便互相開砲，在皇城內外短兵相接，會津兵逐漸敗退，筑前福岡兵也棄陣線潰走，慶喜便直接上陣，

領頭向前，事實上一橋兵並不強，不過有振奮士氣的功用。最厲害的還是西鄉吉之助所率領的薩兵，進退有序，比起其他藩的軍隊，讓人一看即知。戰局過半後，情勢逐漸明朗，最後薩摩隊給予長州軍致命的一擊，長州軍終於退走。

到了中午，戰爭接近結束，剩下市區的掃蕩戰，慶喜回到御所前休息，此時，原市之進去詢問了衆公卿的看法，大多數認爲是靠慶喜的將才與薩兵的勇敢，此役才能得勝，不久這種說法逐漸擴大，成爲世間定評，原市之進認爲如果要給這場戰果評分，一橋與薩摩大概各可得五十分。

第十一章

在江戶的將軍家茂，這年才十九歲，當他從閣老那兒聽到慶喜在京都打了勝仗，很純眞地笑著說：「實在是太好了！」

阿部豐後守（正外）諏訪因幡守、松平伯耆守等老中，很快的便接者說：「一橋殿的這些工作是應該的，而且也是託將軍的威勢！」這些幕府閣員極力貶低慶喜所作所爲。

在京都，慶喜因這場勝戰，聲望達到頂點；然而在江戶，他卻引起幕府閣員極大的惡感，他們都覺得慶喜想挾此功勳聲望，擁立朝廷，指揮西方諸藩來討滅將軍。這種查無實證的臆測，卻在江戶幕府間言之鑿鑿。其實原先幕臣們便相信水戶家一脈相傳秘密謀反的陰謀，而現在水戶家所出的慶喜有此功績，這又和中國漢朝史書中所說的「功高震主」一樣，幕府中人自然感到威脅。而且，慶喜以前差一點就成爲第十四代將軍，取家茂而代之，那段往事也是幕府人難以忘記的。

現在慶喜送達意見書回江戶，表示希望率領駐京的藩兵追擊長州軍，乘勝攻佔長州領地。不

過，這並非慶喜的意見，而是薩摩藩家老小松帶刀等的意見匯集。對這份京都政界的現狀報告書，江戶的閣老們莫不露骨的跟家茂解釋，由此可見慶喜有二心，他內心想在西方諸藩中稱霸，所以在表面上說是薩摩的意見，其實是想來探究江戶的反應虛實。

這並非閣老們惡意中傷，他們是眞心覺得該提防慶喜這個古今無雙的權謀家，保護純潔的家茂。因為越喜歡家茂，便越覺得慶喜可怕，越討厭慶喜，連江戶的一些服侍的下人都知道，薩摩或長州人都不是將軍家的敵人，將軍家的敵人就是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

無論慶喜提到任何意見，他們都覺得別有含意，例如：蛤御門之變後，慶喜來函希望將軍到京都親征，末尾還特地加上：「從天皇到滿朝大臣莫不如此殷盼！」然而，幕府中的人覺得一定另有陰謀，他們跟家茂說：「這一定不是天皇敕旨，而是一橋殿的私心！」因此將軍便未答應出征。

到了第二年，已是慶應元年，長州問題越來越嚴重了。長州人就像戰國的毛利家一樣，割據防、長二州，表面看起來是對幕府恭順，其實是在藩內積極備戰，除非此時進行討伐，否則不可能重新恢復幕府的威信。

然而，諸藩對這場沒有建設性的內戰並不支持，而且從各藩的立場倒是較同情長州藩，他們對幕府的動員令都顯得很冷淡，甚至連當初出力最多的薩藩，都覺得不可再度征討，還表明即使

決定出兵，我們也不打算出兵。

遠離京都的江戶幕閣，此時認爲一定要請將軍家茂親征，只要將軍親征，諸大名也不得不發兵相助，但在京都的慶喜，從各方面的資料判斷，都覺得諸侯絕不可能發兵，但他對江戶一直保持沈默，因爲慶喜也知道，他在對長州的問題上，任何意見都會被懷疑的。

將軍家茂在閏五月二十二日入京。

進駐在大坂，要以大坂城做爲幕府征伐長州的大本營，不過幕府既無軍費，與諸侯也都不能達成協議，過了年仍然無法出兵。

這段期間內，有回家茂問起前來晉見的會津侯松平容保：「聽說一橋卿一直有謀叛之心，有嗎？」

將軍竟如此輕率地說出他心中的疑惑，這幾乎可釀成政治事件。容保非常謹愼地替慶喜否認這些傳言，而且舉了許多慶喜對將軍忠心耿耿的例子，容保這番話倒也不是替慶喜掩飾，他眞的相信慶喜對德川家的忠義之心，只是因他的才華太高，又多謀略，腦筋轉得比常人快，進退的計較也較別人深一層，有時看起來像在演戲，愚人看見慶喜，簡直像看到怪物。聽了容保的這番話，將軍對自己的疑心覺得很不好意思，臉紅地結束話題。

這段傳言，慶喜也聽到了，直到此時他才知道那位可憐、老實的將軍，對自己的看法原來是

這樣。慶喜倒沒有不高興，而是覺得因爲自己讓將軍如此忌憚，眞是慚愧，會有這種反應，也是因爲慶喜一直在德川家的屏障下受教。

松平容保對慶喜能有這種理解，倒也頗令慶喜意外。幕府中的官員從來就把慶喜巨人化，也認爲像他這種巨人一定有不凡的野心，這種想像也是慶喜會如此遭忌、如此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此時，又發生另一件事情，爲了兵庫開港的問題，逼得駐紮在大坂的將軍與幕閣走投無路。列強以艦隊壓境，強行要求開港，京都的朝廷當然不願答應，使得夾在中間的將軍進退兩難，大坂城的老中便建議將軍向朝廷請辭征夷大將軍之位，推薦一橋卿繼位，將問題丟出去。

這封辭職函由向山隼人正草擬，宣言一出，給大坂、京都、江戶的幕府官員帶來極大的打擊，據目擊者表示：舉城激憤若狂！

關於這件事，駐在京都的慶喜事前一點也不曉得，但是大坂城中武士們都覺得是慶喜暗中策劃，迫使將軍退位，都極力譴責慶喜，其中甚至有人主張大舉襲擊京都若州府，斬殺叛賊慶喜。有「將軍親衛隊」之稱，以大番頭室賀出洞守爲代表的老中松平周防守康直，他對將軍稟報：「理論上我們應當繼續擔任新將軍的護衛之職，然而我們決不答應。而且一定與將軍您同生死，抱著討伐一橋的決心，隨時等候您的命令。」

家茂聽到這番話，鎖著眉頭，但心中暗喜。這個快報傳到江戶城以後，引起的反應更激烈，

內府的女侍們哭叫著在走廊狂奔而過，口中喊著：「那個烈公的小孩，謀反成功，就要進入江戶了，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侍女們有人吞食短刀，有人跳井自殺。

由兵庫開港問題而引起將軍辭職事件，慶喜見事態已如此嚴重，不得不親自到關白公卿府中，展開說服辯論，要求下達允許開港條約的敕命，最後還對他們恐嚇說：「如果你們不允許的話，我也無法可施，只有切腹以謝將軍，我喪命並不足惜，只怕家臣們不懂事，會對諸位復仇，請諸位要多加提防，爲了避免情況眞到那種地步，諸位要事先多加考慮。」

慶喜說完，就要離席而去，公卿大臣們紛紛阻止，迅速的重新討論，終於通過兵庫開港的決議。

將軍上辭表的這事，也讓慶喜由反應中，深刻地感覺出水戶在幕府內部多麼不受歡迎。大坂城內騷動及江戶內府的驚慌，他都從小石川水戶藩邸的來信中得知，即使那天慶喜眞的又有機會繼任將軍，實際上要他統率德川家與幕府恐怕困難重重，很不可能的。

另外，慶喜對這些事情的眞實感受到底如何呢？對自己如此排斥多疑的幕府，慶喜還要拼命賣力爲他工作嗎？慶喜應該相當悲憤的吧？不過，慶喜並未對任何人說出心中鬱積之情，連跟他很親近的原市之進都只聽他說了一句：「不勝惶恐！」

事情看起來，好像是因自己的存在使得將軍受苦，而令慶喜不勝惶恐；不過原市之進覺得並

不如此單純，當然慶喜看起來也不像虛僞作態。原市之進大概只能略爲理解，慶喜這種不同於常人的反應，是有可能的，因爲慶喜自小受到成爲大名的教育訓練，這種以將軍爲主的思考方式，一定會在慶喜的心中起某種作用的。

最後，慶喜向將軍遞出辭職書，這是就攝海防御指揮職務而辭，不過家茂並未准許他辭掉這份工作；接著慶喜又上表，要辭掉政務輔翼的職務，家茂也不允許。

家茂繼續駐紮在大坂城，過了年，已是慶應二年，仍未能實現對長州出兵的口號，終於到了六月，才派遣先鋒軍西下，七月幕府軍與長州軍在長州藩邊境交鋒開戰，長州兵威大振，幕軍逐漸落於下風，戰敗的消息傳回大坂城中，家茂聽了心情大壞，健康情形逐漸惡化，六月開始臥病，到了七月已相當惡化，重病的消息一直對外隱瞞，連在京都的慶喜也未被告知。

慶喜也僅以爲家茂太累而臥床休息，直到七月十七日他才知道家茂病得不輕。據報，家茂在十日開始進食後就一點不剩的全吐出來，十二日左右開始就日夜不能成眠，神經痙攣，痛苦不堪。

慶喜火速地趕到大坂城去，登城親自到病房探望，家茂仰臥著，顯得消瘦而憔悴，當慶喜說話時，家茂努力地微笑著，只用很簡短的話回答，後來他又勉強地說了一段話：「前些天，在床上還能讓人服侍著坐起來；到今天怎麼也沒辨法了，病情究竟如何該去跟謂川院（典醫）問個清楚。」

家茂又問：「京都的情況如何？」他雖臥病在床仍然十分關心整個局勢。慶喜爲了讓家茂安

心，便回答說：「京都一切很平靜，那些遊蕩的浪人也逐漸走下坡。」他邊回答，邊把手伸到被單下面，用兩掌揉搓家茂浮腫的脚部，約揉了三十分鐘，家茂又靜靜睡去，慶喜便趁機退出。慶喜回到京城，但就在第二天夜裡，家茂病情突然惡化，沒多久就斷氣而亡，年僅二十一，無子。

家茂離開江戶時，已留下關於繼嗣問題的指示，他對左右說：「我出陣打仗，戰死或病死的可能都很難說，萬一我出了事，就立田安龜之助爲將軍吧！」龜之助是跟一橋家同爲御三卿的田安家家主慶敕的兒子，而這個消息是老女瀧山在家茂離開江戶那天聽說的，而後向家茂的夫人和宮稟報，大奧知道指定繼承人不是慶喜，便非常高興，然而幕閣卻相當困擾。

田安龜之助不過是不滿三歲的幼兒，這個小娃兒對幕府陷在對長州的苦戰中，一點也沒有幫助。

不得已之下，幕府閣員只好希望能冊立慶喜，朝廷及有志的大名也都贊成，老中板倉勝靜便急忙趕往京都。

慶喜對這個請求卻拒絕了，板倉不斷地說服著，慶喜仍回答說：「不行，我眞的沒這個意思。」他是眞的這麼想，如果答應繼位，一向反慶喜的集團一定群起攻之，慶喜認爲：「還是立龜之助殿吧！我自己仍然樂意任後見職！」

不過板倉勝靜仍然不讓步，他就在京都住下，每天都到若州屋找慶喜談，慶喜也不肯鬆口，

終於對他避而不見。本來幕府還隱瞞著家茂的死訊，但沒幾天民間開始有傳言，將軍現在變成一個無人擔任的空銜，成了京都市街上的小孩都知道的事，不過慶喜仍不爲所動，絕不答應。

慶喜在此時不知說過多少回：「多說無用！」不過，慶喜心中也相當明白，在政治上，「拒絕」有時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吸引力！

第十二章

慶喜沒那麼容易成爲將軍的。

前將軍家茂，慶應二年七月二十日死在大坂。將軍之死，幕閣當然慌亂，暫且先隱瞞家茂的死訊，希望慶喜能答應成爲候補人選，朝廷也這麼認爲，松平春嶽等有志的大名更拼命想說服慶喜，不過都被慶喜拒絕了。

日子就這樣白白的流逝。

表面上，家茂仍然是將軍，公文書還是用他的名義發出；但是實際上，家茂在這年夏末，已埋葬在大坂城的內府中。

然而孝明天皇卻十分憂憤，覺得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天皇是近乎病態的保守主義者，他比誰都更像個佐幕者，熱誠的認同現行的朝幕體制，並且主張將軍是日本託付的重心，同時也將長州藩視爲朝廷大敵。

天皇認爲：「現在長州在自己的故鄉割據，造成國家的內亂，另外再加上列強對日本虎視眈眈，隨時打算入侵，此時征夷大將軍之位怎可空而不決呢？」不過，慶喜並不知道天皇的這番看法。

幕閣又提不出其他合適的候補人選，慣例上有繼承權的還有其他數位，不過都不恰當。江戶大奧推舉擁戴田安家的龜之助，但他只是個幼童，田安家家主慶賴是個痴呆者，尾州的德川慶勝年事已長，除了慶喜之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合適的人選了。

關於這事，聰明的慶喜自己也十分清楚，不過他無論對誰都表示不想繼任將軍，而且還強調自己是言出必行的個性。由於此事，慶喜被那些有志大名稱作「剛情公」。

這個外號是指慶喜的個性強硬，稱他「剛情公」，還是對慶喜善意的外號，敵視京都的江戶旗本們便把慶喜叫做「二心殿」，所謂的二心，便是指跟京都關係密切的慶喜，哪天出賣德川家都說不定，江戶大奧們私下提到一橋中納言時，都直呼他爲「二心殿」。慶喜出生於尊王主義的水戶家，固然是他外號來源的重要原因，不過他個人所表現出的權謀手段，也更加深別人的這種印象。

至於江戶城內的僧侶或百姓，則稱他爲「豬一」。慶喜跟他的父親水戶烈公或神國主義的水戶學派者不同，他接受歐洲文明，甚至吃飯也是漸偏好西餐，從橫濱進口的牛肉、豬肉他都吃，也是這種吃獸肉的習慣，替他帶來「豬一」的外號。像這樣被取了一堆外號，從家康以來，德川家

大概只有慶喜一人有此待遇了。

松平春嶽在屢次說服慶喜繼位將軍後，又給他取了個外號，說慶喜就像個「彆扭」的酒客。「彆扭」一方面可以指醉了就要無理強辯的酒品，還有一方面的含意，是指在酒席中一直嚷自己不能再喝了，然而強迫後他還是喝了，而且如果聽他的話不倒酒，他還會不高興，這種酒品也叫做「彆扭」，春嶽取這個外號，意思是指後者。

在將軍死後七天，到了二十七日，春嶽爲了要說服慶喜，一早十點鐘，就去到神泉苑町的若州屋，這是慶喜的住處，很狹窄，他一進去就碰到也是說客的老中板倉勝靜，這一天從早上起就很熱，連日來已說得口乾舌燥的板倉，熱得都敞開領子衣衫不整的，板倉一看到春嶽，便急著端正衣冠，不過春嶽卻阻止板倉。

「沒關係，沒關係，就是這樣。」

春嶽自己也解開領子，他經常這樣毫無架子的對待別人。春嶽接著詢問板倉勝靜他這幾天說服的結果如何，板倉這位位同歐洲首相的筆頭老中，回答得卻很悲觀喪氣，他說自己總是徒勞無功，一橋卿一點也不肯答應。

春嶽詳細的聽完板倉的報告，然後就微笑的說：「照這樣看來，我個人倒覺得答應的可能性蠻大的。」

「怎麼說呢？」

「板倉先生，慶喜這個人就像我們喝酒時，會遇到的酒品彆扭者，一定要不斷勸酒，不勸還不行哩！」春嶽這麼對板倉說著。

不過，慶喜可不覺得他有扭捏作態的酒品，這次他更不覺得拒絕只是在演戲，他心中眞的決定要拒絕。因爲以慶喜的理性分析，現在的局勢極不利於他繼位將軍。

第一，如果成爲將軍，江戶的幕臣與夫人內府絕對不服慶喜的領導，這點慶喜比誰都更清楚。他們對慶喜早懷有敵意，萬一慶喜眞的成爲將軍，幕府的部屬們一定會公開抵制，這批人本不願意成爲水戶出身的慶喜的幕臣。其中稱爲市川派的反烈公主義者還宣稱：如果一橋卿眞的成爲將軍，他們恐怕就會有生命危險，因此即使動武阻止也在所不惜。

在京都，還發生了比這更嚴重的事情。先是阿部豐後守（陸奧白河侯）及松前伊豆守（松前侯）兩位老中被罷免，這兩藩的藩士都認爲是慶喜幹的好事，他們便對京都各藩放話說：「萬一一橋卿成爲將軍，我藩絕不服從他的命令，而且我藩武士一天也不想活了，我們將前去討伐他。」從來沒有一個將軍候選人會招致如此激烈的反對的。

慶喜也對謀臣原市之進表示：「我並不執著於將軍的位置！」不過，原市之進對這句話是否是眞心感到頗懷疑的。

慶喜這天早上在會見春嶽以前，已經先跟原市之進談過，他分析德川幕府的前途所剩無幾，少則一年，最多也拖不過兩年，這個時候若答應當將軍，就像投身到一個隨時可引爆的火藥庫中。慶喜的不幸，就在他事前就對未來看得很清楚。

慶喜說：「大勢如此，我即使成爲將軍又能怎樣？」關於這點，原市之進也明白，遲早幕藩體制是要被時代淘汰的，這個趨勢只要頭腦冷靜的人都知道。嘉永六年以前，京都朝廷不過像個擺飾品，但現在由於雄藩或有志之士的擁護，握有國政上的否決權，也造成日本最壞的二元統治狀態。

幕府在外交權上，沒有一件事能獨立作主，此事在英國外交官看來，他將日本的政權以歐洲的觀點分析，認爲京都朝廷握有日本的主權，將軍只是受委託執政，並無主權；這跟法國認爲將軍就是皇帝的解釋不同，英國外交官的這番話在橫濱的報上發表，也被薩摩和長州的志士所接受，更有人開始主張將軍並非諸侯們的君主。

不幸的是，慶喜對西歐人如何以法制來解釋國家主權也非常清楚。

慶喜覺得，像豐臣秀吉或德川家康，除了對直屬的部下以外，對其他外藩而言，他們並非君主，而只能算是盟主。從諸侯中脫穎而出，秀吉成爲「關白」，家康成爲「將軍」，這都是達到了封建制度的頂點，這種權傾一世的盟主勢力，對諸侯們便能像君臨天下一樣的指揮；然而像現在

勢力減弱，連帶對諸侯的領導能力也低落，已非所謂的盟主了，像現在進行中的第二次長州征伐戰便是一例。

薩摩藩不服幕府的動員命令而拒不出兵，從法的理論來看，將軍的命令並不等於君主的命令，因而薩摩藩也就沒有忠心與否的困擾，從這點看來，將軍也只能算是個盟主罷了。

不過，若要當盟主，沒有強勢的武力當後盾是不行的。德川家在這三百年間能鎮壓這三百名諸侯，他們也是屈服在德川家的武力之下。不過，現在幕府的武力已衰，像進行中的長州討伐戰，連一個三十七萬石的外藩，幕府都制服不了，還屢傳戰敗消息，德川家早已不是盟主了，在此刻繼承將軍家業，慶喜很清楚它的後果。

他告訴原市之進：「現在繼任將軍，不過是準備當個千古罪人罷了！」德川幕府已自然走向衰亡之路，此時成爲將軍，當然也繼承了持續列祖列宗光榮的任務，而縱看歷史，也從來沒有一次權力更換能像植物那般自然死亡，後起者一定會擁護著天子，視古老勢力爲賊，糾合天下志士聲討，慶喜便不可避免地會成爲代表舊勢力的罪人。

慶喜是位歷史主義者，也是因爲他自小生長在水戶家所受的訓練，使他的思考方式與看事情的角度，都很自然地以歷史主義的方式進行。原市之進聽完慶喜的這番分析，很訝異於慶喜的明智，也非常地佩服他。

不過，原市之進還是覺得慶喜該接任將軍，至少比起其他候補者，慶喜算是最好的人選。實際上，原市之進很積極地推動慶喜就任將軍之事，他不但跟中川宮談過，也跟松平春嶽談過。

原市之進是個很奇特的人，在水戶家時他是很激烈的尊王攘夷派，到了慶喜身邊後，就成爲開國派，他拋開了尊王論，並曾說出豪語：「要有尊王的精神，但政治上卻不必如此；尤其朝廷的那些讀書人一個比一個狂傲，只要我還活著一天，他們就別想指著幕府的鼻子罵。」

原市之進確實是才華洋溢，爲了不使自己的才能受限，而不斷地學習接受各種新思想，他的野心是很大的，現在慶喜還沒有成爲將軍，一旦慶喜成爲將軍，他在幕閣中便可一手操縱天下的事務。

其實，慶喜的心情還是很困惑的，慶喜覺得像在吃河豚，提心吊膽怕被毒死，原市之進卻覺得成爲將軍是無害的，雖然其中有一些困難，但卻可視爲智慧上的挑戰。慶喜也曾由原市之進的這個觀點考慮過，不過終於都沒想出什麼好點子。吃完早飯後，慶喜便對原市之進說：「索性放棄好了！」

這裡所說的放棄，是對政權而言，慶喜這麼表示並非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只是在思考過程中順口而出，在原市之進看來，這只是慶喜的習慣，慶喜的習慣就是很鑽牛角尖，認爲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政權就像個老虎，現在這將死的老虎內臟已有幾分腐爛，乾脆下定決心捨棄，說不定德川家尚有一線生機；不管是朝廷要接掌政權或薩州要接掌政權都好，「窮則變，變則通。」這麼一來，德川家仍是一方諸侯，而不致滅亡。慶喜詳細地又說明他的看法，問原市之進有何意見。

原市之進屏息凝視慶喜數秒，額頭冒出冷汗，終於回答說：「您如果這樣決定，恐怕是看得太遠了吧！」原市之進的眞意是，做爲一個政治人物，不能不考慮眼前的現實環境，以德川家家族的尊貴之身而言，怎可像那些沒有責任的讀書人，隨意將德川政權的前途放在歷史的刀俎上宰割？即使慶喜對繼位將軍職不感興趣，也不能任意發出任何議論的。

原市之進又提醒慶喜要小心禍起於蕭牆之內。所謂的蕭牆是指會見君主場所中立的屏風，做爲一個君主，很可能就只因爲跟家臣說了一些不妥的話，而引起了內亂。原市之進很不放心地又叮嚀慶喜，告訴他這番話除了對他說，千萬不要再對其他人提起。

「是嗎？」慶喜抬頭看他，故意面無表情。慶喜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缺點，做爲一個政治家，雖然他考慮得很周密，但是因爲率直的表達，反而成爲沒有分寸的莽漢，而且可能還會因此引起一些誤解，落入敵人的話柄。

然後，慶喜站起來，絹衣故意窸窣作響地走向春嶽等候著的書房，他當然清楚春嶽的來意，春嶽爲了要自己擔任將軍，一而再，再而三地前來說服。

慶喜坐在上座，春嶽在下位，他跪坐著越來越向前，聲音鳥叫般的吱喳請求慶喜下定決心。

慶喜聽著聽著，就忘了先前原市之進的忠諫及他自我的反省，忍不住又開始對春嶽講起理來，他告訴春嶽：沒有用的，怎樣都沒用，換了誰來做將軍也沒有用，無論如何這種幕府很快就會完蛋的。

「何謂無用呢？」

「你仔細想想，現在政治體制實在是太過古老，換了誰都無法使它振興。」慶喜指出，當初爲結束戰國時代，德川家康創下這樣的政體，至今已沿用三百年，都已成爲古董了。現在不一樣的現實環境中，就該有另一套新的維持秩序的辦法。

春嶽聽後覺得很有道理，也不多說什麼，只是在重要的地方深深點頭同意，引得慶喜的話越來越多，終於不知不覺批評到很危險的事情，慶喜說：「像旗本的制度，還有什麼作用呢？」

他覺得旗本們根本就是白吃白喝了三百年，什麼事也不能做，幕府養這批人，原是爲了要當兵打仗，卻根本沒有能派上用場，現代的軍事戰役要會使用槍砲，而那些旗本大老爺覺得會西洋槍是最下級武士的事，根本不願學習受訓，結果只好從百姓間徵調步卒，組成了現在幕府的法式步兵大隊及砲兵。在長州征伐戰中，也就是靠這些步兵出征，旗本們則在江戶享受太平之樂，白拿俸祿。不說是幕府，即使換成任何政府，除了要養這數萬個閒人，又得另外徵募數萬名新兵，

財政遲早都會被拖垮的。

春嶽很困擾地問道：「那該怎麼辦？」其實，聰明的春嶽大概也懂慶喜的用意，幕府是想要體制內的自我改革，廢除封建制度，採行歐洲拿破崙三世統治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除此之外無以振興日本，也就是說不消滅現有的三百名諸侯是不行的。

（眞令人頭疼！）

春嶽這麼想著，他自己也是越前福井三十二萬石的大名。

春嶽知道慶喜所說的這種看法，從薩州開始，早已在西日本的雄藩之間流傳。這個理論源出於幕府中的才子，勘定奉行小栗上野介仲順，小栗的想法又源自外國人，另外像栗本瀨兵衛（鋤雲）也持這種說法，實際上又是從法國公使羅傑處聽來的，春嶽認爲慶喜便是受了小栗等人的影響。

（不過，這也是早晚的事！）

春嶽認爲，慶喜一向就是個崇洋者，尤其是喜歡法國，他先是學法文，然後喜愛法國的兵器及操練法，還熟讀法國的歷史及政體。慶喜聘法國大使羅傑爲幕府的顧問，像其他的英國公使稱將軍爲殿下，羅傑則稱將軍爲陛下，將家康的子孫視爲日本的皇帝。慶喜當然也從羅傑那裡，聽過他得意的日本改造方案。

細究羅傑會這麼熱衷日本國事，是有他自己的心理因素在內的。羅傑是拿破崙三世的寵臣，

而拿破崙三世的立場便跟慶喜頗像，他是拿破崙的姪子，因為哥哥早死，而第一世的兒子也已去世，所以取得了拿破崙家族的正統繼位資格。不過法國的拿破崙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他因舉兵要自稱皇帝，因而被逮捕放逐到美洲，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中成為議員，費盡心思終於成為總統，到日本嘉永五年又由國民投票成為皇帝。拿破崙三世極重視對日的外交關係，特別同情德川將軍的立場，其實他對幕府將軍並不是很了解，會有這種同病相憐的看法，也只是羅傑的看法罷了。

春嶽煩惱的是，小栗等人的思想給西日本雄藩很大的刺激，因為小栗的案子中，確立以德川家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是生死存亡關頭的重要關鍵，也就是要大大擴充幕府的法式軍隊，消滅像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和春嶽的越前藩等勢力，一舉廢除這些諸侯，建立一元的新德川政權。

當土佐的山內容堂聽說幕府中有此講法，氣憤地拍打榻榻米咒罵，那天春嶽也正好在場。連一向偏袒幕府的容堂都有此反應，而薩摩藩聽到這種說法時，對幕府的態度突然就變得很奇怪，其他外藩當然也同樣不滿。春嶽心想這麼危險的思想，慶喜竟然若無其事地跟我說。

（我好歹總是御家門的大名，換成是別的外藩大名聽到該怎麼辦？）

春嶽決定要插話打斷，給慶喜一些諫言。不過，聰慧的慶喜，早知道說到這裡春嶽內心一定

受不了，當春嶽抬頭想說話時，慶喜便對他說：「請聽我把話說完！」富有貴族文弱氣質的春嶽便又低頭靜聽慶喜想說些什麼，慶喜接著說：「對已經快滅亡的德川家而言，不該再被選爲將軍了。」

這點使春嶽到晚年仍深有所感，慶喜並沒上過近代法律學的課程，但他對法律理論卻相當清楚。理論上，將軍是靠武力興起的，無論在形式或實質上，都會得到諸侯的擁立而穩居盟主的位置，家康時便是這樣。然而與時推移，現在的將軍武力萎縮不振，諸侯也就不必對這個盟主盡什麼義務，以前就曾發生織田信長不服足利將軍的先例，現在諸侯就該重新選舉盟主。

春嶽聽到這裡，嚇得問：「啊？諸侯對將軍……」

這個理論家接著說：「是的，該用選舉的方式！」春嶽頹然坐下，什麼反駁的話也想不出來，不過慶喜這麼義正嚴辭的一番話，也不無道理，所以春嶽也不想抗辯了。

「要把大名都找來嗎？」他也只能問一些枝節小事了。

慶喜的回答是當然得爲了這次討論與選舉，把三百名諸侯都請來，這三百名諸侯來到這裡，就成爲有選舉權的選舉人。春嶽又提到大名中有許多是低智商者，甚至如同白痴，集合他們只怕亂成一團。

慶喜很明快的回答：有不適合的人，由大名互相選出剔除。也就是有選舉權的人，也要靠互

相選舉出來，像這樣選出的將軍，已不同於家茂以前的將軍，而是跟總統的概念較接近。慶喜此刻腦中便浮現，拿破崙三世在嘉永四年的大選中，由國民投了七五〇萬張票選爲任期十年的總統的情景。

「當然像春嶽殿所說，大名中賢愚都有，選舉後，愚者回國，賢者留下來，推舉出將軍，一起議論國事，分掌諸官署，以此改革幕政。這麼一來，幕府的官員也可以大幅削減，旗本們的人力自然可擔當起行政、防衛等各種工作。」

春嶽聽到這裡較爲放心，這並非小栗的提案，大名還是可以存在著，國家政策就由選舉出的將軍與賢侯會議共同決定，他非常同意慶喜的說法，這確實是解救德川家與日本的唯一可行之道。他挺起身子，提出另一個疑問：

「萬一在這個會議中，選舉出的將軍是您，然而您仍拒不接受，那又該怎麼辦？」

慶喜笑著回答說：「我一向是講理的，屆時當然是得接受的。」

春嶽聽到這句話，心上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於是換了個話題。

這次是關於德川家繼承問題的。春嶽曾聽說，慶喜先前對老中板倉勝靜提到，他不願繼任將軍職位，但願意繼承德川家。春嶽向慶喜請教這種奇怪的說法有何道理？

慶喜解釋說：德川家家族的延續只是一種私人的延續，即使德川幕府滅亡，家族還是存在，

祖先還是要繼續祭祀。德川家的延續問題是私人的，將軍職的繼位卻是屬於公衆的問題，這二者必須清楚的分開來討論。

從春嶽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並非普通常識，卻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理論，從家康以來，任誰都覺得德川家族與將軍職位是一體的。但春嶽對這個可稱爲天下第一的理論家，一點也不想多費口舌爭論了，他只單就繼承德川家這點追問：「關於繼承德川家之事，您不會再改變心意了吧!?」

「請放心，如果我不繼承的話，對列祖列宗實在是不孝，再怎麼不肖，我也會繼承德川的家業。」

「確定嗎?」

慶喜很肯定地對春嶽表示後，便結束了這次談話。

春嶽也覺得很有把握，很安心了，他便走到側室，去向其他人宣佈。側室中不僅有板倉閣老等著，京都守衛職松平容保也抱病前來，他的弟弟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也在此，春嶽走進房中，便把跟慶喜所說的瑣碎道理告訴他們。

衆人愁容漸漸開展，對慶喜所說的瑣碎道理雖然不是十分了解，然而在這些話語中倒也沒聽他說絕對不繼任將軍職，這點衆人倒是很懂，耿直的松平容保忍不住就說了：春嶽先生說得果然有道理，這個人果然是有彆扭的酒品。

第十三章

慶喜果然照著他曾說過的話，繼承了德川家。

這是在家茂死後的第七天，不過因爲他不是將軍，繼承的儀式前所未有，加上慶喜住在京都，原先要在江戶城舉行的繼承儀式也無法舉行了。身爲幕府政務最高長官的板倉勝靜，覺得很棘手，終於他向慶喜本人請教該如何辦理，多才多藝的慶喜當然義不容辭。

先是用前將軍家茂之名，彷彿他還在病中向朝廷上表，大意是：我從初夏以來生病，病情逐漸加重，終於到無法執行工作的地步，在這病情危急的時候，希望能由慶喜來繼承家業。這封文件由京都所司代遞交給武家傳奏飛鳥井雅典，很快的便得到天皇允許的敕命，整個儀式大概就只有這樣。

慶喜的官位仍是中納言；而將軍仍然是由死去的家茂擔任。

這個繼位的敕令在同月的二十九日頒佈，由閣老板倉陪同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一同前去通知

慶喜。慶喜端坐著傾聽，報告終了後，慶喜仍一直沈默著。

（怎麼一回事呢？……）

板倉沒想到慶喜會有如此異樣的沈默，周圍的空氣密度特別，彷彿有股沈重的壓力，板倉終於忍耐不住，對這位新的德川家家主叩問：「發生什麼事了呢？請吩咐吧！」

不過，慶喜還是不作聲。

他的視線從板倉頭上望出去，望著隔扇上的竹子。慶喜也沒想到此刻竟會如此不由自主，他想發出聲音，但喉嚨卻好像哽住了，什麼也說不出來。

他雖然還不是將軍，只是繼承了德川家的家業，成爲第十五代家長，然而從家康以來，數百年的歷史、傳記與家聲，現在都要由慶喜一肩挑起了，這種沈重的壓力竟是慶喜起先未曾預料到的。而就慶喜而言，反應恰好相反，這倒不是一件苦悶無奈的重擔，從慶喜的內心升起一股止不住的喜悅，連慶喜自己都迷惑了，他此刻竟有張口大叫的衝動，慶喜不得不拼命忍住這莫名其妙的衝動，還是繼續沈默著。

終於他的腦筋開始轉動了，恢復平常敏捷的思考能力，這種歡喜（他的理性是排斥這股歡喜的）不得不有所轉化，它要化爲言語，在慶喜的腦中，一下子就想到很好的代替品，那便是長州，也就是戰爭。

從這年正熱的六月初旬起，幕府就已發動對長州的征伐之戰，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對這個三十七萬石的外藩竟然連戰連敗，慶喜想到這點，「對了，便是這件事！」

如果慶喜能擔任主帥，戰局便會完全改觀，他將率領大軍重新投入，開始大攻擊的行動，長州藩將在砲火中被徹底打敗，幕府的威望將因而重振，幕府對內對外曾經失去的信用也將一舉恢復，就像當年家康在關原之戰時，親自立於陣前，奠定德川家的基業；現在慶喜也應該爲了重振幕軍士氣，親自到最前線，讓士兵聽到自己叱吒衝殺的聲音，這麼一來，才是自己對德川家的價值所在。

「伊賀！伊賀！」

雖然伊賀守板倉勝靜就近在眼前，慶喜卻突然很大聲的叫著他。

「對長州大討伐！」板倉被嚇了一大跳，慶喜不斷大聲說了三次，刺進板倉的耳膜。「大討伐」是慶喜自創的新名詞，沒多久他就成爲幕閣與宮廷中的流行語，這句誇大的話語表示要進行極大的攻勢。

然後，慶喜宣佈：「我要親自出征！」

他還精確地談到出征大軍的編組，因爲現在諸藩都不聽使喚，便以幕府的直屬軍爲中心就好，也不要有舊式的刀槍部隊，改用西式兵團，現在江戶與大坂已有十三個大隊的步兵，另外再由砲

兵拖曳八十門大砲隨行，慶喜先率領這些軍隊西征，伊賀則另外徵募二十個大隊人數的新兵預備隊。上面這些分配安排，慶喜好像早就背好了似的一口氣吩咐下來。

他甚至還說到他個人的裝備。以往大名出行必備的澡具一概省略，在歐洲將領打仗時就無此行頭，例如拿破崙也只有三個背包，一個放毛巾，一個放內衣褲，一個放手錶等生活日用品，吃飯則跟士兵們同吃大鍋菜。

慶喜滔滔不絕的言語中，冠冕堂皇地表達出他的新觀念及具體作法，板倉卻覺得很困惑，他其實是搞不懂這個德川家的新主人到底想做什麼？

而後，慶喜很快的召集原市之進等親信，共議軍機，決定要在十天之內出兵，而且還要買二隻軍艦配合，剛好在長崎與橫濱都各有一隻外國商人要賣的船艦，慶喜命令屬下前去收購，並且順利宣揚出要進行大討伐的計畫。

這麼一來，必可使長州人害怕，也可在國內諸藩間重振幕府的聲威。不過，和慶喜原先所想不同的是，松平春嶽聽到此事後覺得很糟糕，火速地坐著轎子趕往神泉苑的若州屋，求見慶喜。

那一天，來客絡繹不絕，春嶽先在側室等候著，他一面喝著茶，一面想著這件莫名其妙的事。

慶喜究竟是那一種人，春嶽越來越搞不懂了。春嶽原本便反對幕府出兵征討長州，不僅是他，包括土佐的山內容堂，伊予宇和島的伊達宗城等賢侯也都極力反對，因爲若無視於列強環伺，掀

起內亂，削減國力，結局只有使幕府的壽命縮短，被動員的諸藩必須加重軍費支出，進一步還會因戰爭引起物價高漲，使得人民生活更苦，終會引發人民的大暴動。

這些問題一定要請慶喜仔細考慮，前些日子慶喜還對春嶽提到要召開賢侯會議，共商國事，他難道忘記自己的話了？怎麼這麼重大的事也不找人商量就自己決定了。

終於到了慶喜接見春嶽的時刻，春嶽很委婉的表達出他對整件事的看法，不過慶喜的態度卻很強硬，他說：「我那番話的意思，是指在選舉將軍一事上，現在我只是繼承德川家家業，並不需要召開會議，討論德川家該做些什麼？」

不過，慶喜接著就放低聲音，語氣開始轉變，他表示幕府臣子與世人都誤會了，大家都不了解慶喜的眞意何在。氣餒的春嶽也無法再責備慶喜什麼，慶喜動之以情的問他：春嶽殿，難道連你都不了解我的本意嗎？

若大家都大聲呼叫要發動攻勢，也許就能讓長州害怕，而恢復幕府的面子，更有利於提早結束戰爭，在發動戰事後，慶喜由山陽道進攻，紀州殿（德川茂承）由山陰道進攻，打到長州的政都山口便可與之議和定盟，這一切都不是爲了軍事目的，而是要達到政治效果，春嶽的見識不同於一般平庸之輩，應該是能夠了解的。慶喜的這番說話完後，果然讓春嶽心平氣和了不少。

慶喜也在朝廷中積極佈署，讓大家將長州視爲「朝敵」，將此次大討伐視爲奉勅命而戰，這招

對長州的敵人也頗有打擊的功效。

宮中都非常支持慶喜的作法，現在朝中的公卿、親王都是佐幕派人士，加上孝明天皇也很討厭長州人，他們很高興慶喜能提出這麼好的計畫。

終於完成出兵的準備了，幾天之後，就在慶應二年八月八日，慶喜穿著中納言的禮服，以代將軍的名義，這位握有現在日本最高的實權者上朝拜謁天皇。

天皇在御所內等候，雙方見面並沒說什麼話，就由御學問所賜下討平長州的勅命，除了勅命之外，還御賜節刀。不論在日本或中國，奉勅命遠征的武將照例都賜有節刀，以示討伐亂賊之意。奈良朝或平安朝時，這種例子很多，但從源賴朝的鎌倉幕府開始，因爲幕府握有軍事大權，便不再根據有無節刀出征，這種禮儀幾乎斷絕。

這次慶喜拜受節刀，可說明恢復了六百八十年前的古禮，當然授與節刀之事，也不是朝廷自發主張，而是由慶喜策動的，朝廷根據慶喜的腹案行事，當然授與節刀並不只是爲了復古、有趣，這也含有政治目的，因爲根據理論而言，慶喜接受節刀便表示源賴朝以來的武家政治結束了，慶喜便像平安以前的武將，是朝廷的臣子，接受節刀行事。

總之，慶喜的長州大討伐，天皇可是大張旗鼓，朝廷更根據古禮，在七社七寺中，連續上香祈禱戰事順利。

不過，這次拜謁後的第六天，慶喜突然宣佈中止長州大討伐，京都政界一致嘩然！原因不明，慶喜忽然寫了一封奏摺，要求朝廷賜下中止的命令，出征宣言在八有五日發出，中止宣言則在同月的十四日發出，這件事連孝明天皇都被激怒了。

不過，理由逐漸明顯，原先在進行中的對長州之戰，小倉口戰線是對幕府軍隊有利的，然而八月二日戰勢卻很意外的逆轉，在高杉晉作指揮下的長州奇兵隊，突擊幕府側翼重鎮小倉城，小倉藩無法防守，城主小笠原豐千代丸親自放火燒城，趁亂逃跑，負責指揮此條戰線的老中小笠原長行，也坐著幕府的軍艦離開戰場，從長崎逃到兵庫港，當小笠原逃到京都向慶喜報告戰敗的消息時已是十二日，根據小笠原悲觀的分析戰局，幕府軍隊自此一戰而敗，再怎樣也無法戰勝長州軍了。

慶喜幾次追問：「眞的無法戰勝嗎？」小笠原都肯定的回答。此時慶喜想到勝敗還未卜，他只有靠著自己明智的頭腦上戰場，然而，他還是缺少了像家康那種打贏必敗之戰的膽識與實戰經驗。

小笠原辭別後，慶喜便決定停戰。原市之進等慶喜的左右雖然可以諒解他，但是天下人對變節者的評價比對敗將更低，所以當二條關白明白他是爲了小倉口敗戰的原因停戰，在京都的諸藩士都覺得慶喜最後還是害怕怯懦了；宮廷的佐幕派公卿從此就對幕府的前途放棄了希望；在京都

諸侯中，主張對長州採強硬態度的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則相當悲憤；即使當初反對大討伐的松平春嶽都很憂慮地說：世人在這次鬧劇後，對幕府會有什麼看法呢？

春嶽覺得在德川三百年中，像慶喜做出這麼愚蠢的事眞是前所未有，不過慶喜並非笨人，除了家康與吉宗外，慶喜的政治頭腦是超出其他將軍的，甚至於他的教養，恐怕連家康與吉宗都無法企及，然而慶喜卻不斷的做出連智能不足的將軍都不會做的傻事。

「總之，這個人空有滿腦想法才智，卻連一點膽識都沒有。沒有膽識，光憑才智作事，不過像在演猴戲罷了。」春嶽最後下了這樣的評語。

然而，慶喜對他這麼輕率的作爲卻毫不後悔，也不覺得對人有愧，如果說膽識，這點便是他的膽識，他總是支持自己的行動，只要自己心安理得，也就自足了。其實也不能稱爲膽識，而是他天生的貴族氣質，這種精神的自足主義，不也曾爲他贏得剛情公的稱號嗎!?

慶喜也不多費唇舌解釋，他一方面上奏停火之事，另一方面馬上派軍艦奉行勝海舟前往長州講和談條件。

第十四章

這以後又經過種種曲折，慶喜終於就任將軍。慶喜所創繼任德川家業，而非繼位將軍的奇妙理論，似乎這個世界只有他一家之事，弄得宮廷或幕閣在現實狀況上產生許多困擾，結果，朝廷與幕府都不得不一致說服慶喜，而慶喜最後也只得屈服在他們的請求下。不過，這種情勢的造成，也是在慶喜默認下，由他的謀臣原市之進在幕後大力推動。

——我不喜歡當將軍！

這種話，慶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表示，也該算是一種演技，他每次採取任何新的行動，總是又替自己留下退路。現在，他四處表示自己不想當將軍，當有任何事情在身邊發生，他便可減輕責任，拔腿離去。慶喜的眼光總是看得很遠，所以他的任何動作、言語，都彷彿在演戲地別有用意。

但另一方面他心中又很有自信，相信自己終必成為將軍，謹慎與大膽自信，便很複雜地交雜

在這一個人的人格中。慶喜終於成爲第十五代將軍，正確的稱號應該是：征夷大將軍，正二位、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氏之氏之長者、兩院之別當。敕命宣達是在十二月五日，距離前將軍家茂逝世已隔一百五十多日，在這段將軍空位期間，幕府幾乎就等於滅亡了。

緊接著就是慶喜與德川家的不幸，慶喜就任將軍後不過二十幾天，孝明天皇就得病去世了。得知孝明天皇的死訊，慶喜心想：幕府也快完了！這時正是尊王主義的流行期，然而誰也比不上孝明天皇更像個佐幕家，孝明天皇一直支持幕府，對在京都實現幕府威望的會津藩十分賞識，甚至用該藩藩主松平容保擔任京都守護職，對他也比近侍公卿更信任喜愛。

佐幕派的人有孝明天皇當靠山，所以都很放心；在佐幕派與尊王派之外的公武合體派，也以此爲理論根據，然而，這位天皇竟在此時去世了。

幼帝繼位了。此幼帝的生母慶子，出身於中山前大納言家，他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很自然的成爲公認的幼帝保護者，頒發敕命的玉璽便由這位老公卿保管，因而在宮廷中，一些陰謀不軌的人便開始籠絡他，請他同意「幕府爲朝廷敵人，據此討伐」的敕命。

這些陰謀家包括被先皇放逐的前中將岩倉貝視，及與岩倉合作，在京城內部策動的薩摩藩大久保一藏。這批人在先皇去世後的第十個月，便由岩倉的秘書玉松操起草「薩、長兩藩主討幕的密敕」，讓中山老公卿握著幼帝之手蓋下御璽同意，而大久保更到西陣織製作了出征的錦旗，非常

秘密地做好討幕的準備工作。

而慶喜便是各種陰謀所指的箭靶。

他必須片刻也不可疏忽地防備這些陰謀家的計策，所有看得到、看不到的都得提防。有人舞刀，有人接招，慶喜就任後的歷史就是不斷如此，慶喜擔任將軍僅有一年，這段期間，他身在二條城卻必須時時提防腹背受敵，對慶喜而言，執政的這一年確實也夠長的了，如果日子再久一點，即使他是個超人，他的精神與體力恐怕也會受不了。

慶喜是個很奇特的將軍。

不論是大名或公卿，沒有一個能在言語議論上贏得過慶喜，也因此慶喜在召開諸侯會議時，便與以前請來當裝飾品的將軍大不相同，這位征夷大將軍不但親自擔任主席，也當議事提案者，議事說明者，另外，他更是擊倒反對派意見最有力的說客。

甚至，他還在議場中主動接待來賓，照顧出席者。

這段日子，京都政界爲了兵庫開港的問題而爭執不休，不過這個案子剛開始並非是太大的政治事件，而是薩摩的大久保一藏打算要用反對兵庫開港案來整倒幕府，便去跟英國公使館的翻譯官阿南斯特・賽德串通，說這是英國公使與薩人合作顛覆幕府的最後機會，這個英國使館員也一直是不喜歡幕府的。

大概在一年前，列強的使臣們曾責問幕府，爲何簽了條約，卻不開放兵庫港，幕府起先只能推諉就快要開了，當他們再要求時，幕府又無話可說了，最後，幕府只得老實說因爲沒有敕命允許。

列強聽後，都嘲笑幕府說：「我們本來以爲德川幕府是日本唯一公認的政府，難道他上面還有另一個政府嗎？」這句話也正指出幕府對外的弱點，而且使臣們還接著表示，他們無法跟沒有實權的政府談判，他們要直接上京拜見天皇。這麼一來，果然弄得幕府十分狼狽難堪，如果讓這批人直接跟朝廷交涉的話，等於在國際社會上放棄代表日本政府的資格，沒多久在國內的地位恐怕也難保，所以這點絕不能答應。

然而朝廷卻不給敕命，大久保對那些愚笨沒見識的公卿說，長崎或橫濱的開港已經是很不得已了，靠京都這麼近的兵庫一旦開港，成爲洋人的城市，對朝廷的威脅更是嚴重，而且不許開港，是先皇的遺志，因此那些公卿都一致反對開港。當初，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竟然締結沒有敕命允許的條約，已被群起而攻之，一旦幕府敢開港，屆時登高一呼，就可結合諸侯對付朝敵的幕府，討幕的大事便可轟轟烈烈展開。

慶喜繼位將軍後，勢必就得解決這個難題，就在這年（慶應三年）三月下旬，他在大坂城接見英、法、荷、美四國公使，明確地告訴他們兵庫要開港！公使們都被幕府這種明確的態度嚇了一跳，

由於日本的國情是如此複雜，慶喜又如何能給他們這麼明快的回答呢？知道情勢的阿南斯特．賽德不太相信，他便對府中老中說：「這番話，我將使它刊載在橫濱及我國的報紙上。」沒想到傳到慶喜耳中，他的回答更爽快。

最後，連親薩的賽德，對慶喜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他的回憶錄中寫著：「將軍是我所見的日本人中，最具有貴族風采的人，容顏秀麗、額頭極高、鼻樑很挺，實在是十分具有紳士魅力的男士。」

這個問題，慶喜心中早有打算，先前，他曾召開四賢侯會議，現在的四賢侯是指土佐山內容堂、越前福井松平春嶽、伊予宇和島伊達宗城及薩摩的島津久光。

他們的意見也十分分歧，特別是島津久光，早經謀臣大久保的指點而提出：如果要談兵庫的問題，不如先原諒長州，從長州把幕府軍隊都撤回來再說。久光以此話題，一再阻撓兵庫開港問題的討論。

對這種局勢，慶喜又展開他滔滔辯才，而他的政敵島津久光原來是一個沒有口才的人，此時的表現，卻像一個被人在幕後操縱的傀儡似的，時時退到別室接受他謀臣的意見後，再回到會議上跟慶喜辯駁，這樣的會議當然什麼結論也沒有地結束了。

五天以後，慶喜再度召賢侯們到二條城，土佐的容堂因為生病而未能出席，只有其他三位到

場。這個會議從正午開到下午六點，都是慶喜一個人在發表意見，不過慶喜所用的語彙，並非將軍上對下的吩咐口氣，而多半對他們採用同輩的鄭重語氣，這是生病的容堂給他的忠告，特別是這樣做對島津久光會有安撫的作用。

賢侯們謁見慶喜時，他就拿起菸盒，對他們說：「請隨意抽菸！」又爲了使在座的氣氛輕鬆些，他還命人準備點心，慶喜一面招呼賢侯們吃點心，一面自己也拿起點心吃，這種情形如果被在天之靈的其他十四位將軍看到，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那十四位將軍在公開場合發言量全部加起來，恐怕也比不上今天慶喜所說的多。

疲勞轟炸過三位賢侯後，慶喜宣佈稍作休息，然後就帶領衆人來到庭院中，請他們一起拍照留念。

攝影術剛傳到日本不久，在長崎出現開業的攝影師也不過是近五年的事，喜好各種西方事物的慶喜，當然也很熱衷攝影，法國曾贈送他一套皇帝穿的軍服，他就穿著騎在馬上，留下相片中的英姿。那天，他爲了三賢侯，而特地在庭院中佈置了一個拍照場景，先是四人一起拍照，而後每個人單獨坐在椅子上留影。春嶽擺出一幅溫和柔弱的樣子，兩手並攏在膝上，中規中矩地照相；島津久光則兩脚大剌剌地張開，上身挺直，也不看鏡頭，昂揚地表現出大薩摩藩指揮者的神采；宇和島的伊達宗城則拉長了一張臉坐著拍照。

不過，這天的會議，島津久光仍然力持反對態度，慶喜終於認輸，又是什麼結論也沒有。

慶喜實在是很累了。

他那麼努力的奮鬪著，但始終都是一人獨撐大局，江戶的幕臣只等著看在京都的慶喜能演出什麼好戲，昔日的同志像容堂或春嶽，在種種雄藩競逐的複雜背景下，也離他越來越遠，甚至以前對德川家忠心耿耿的會津侯松平容保，在看見慶喜的許多權謀作爲言語後，也覺得他很恐怖而不可信任。慶喜的確是很孤獨，他是從古至今，少見的有才能的將軍，但也是少見的孤獨將軍。

然而，時勢就像暗流洶湧的流沙，慶喜一面孤獨賣力地跳著舞，而砂子眼看就從脚尖開始要吞沒他了。

慶喜每夜仍要婦人陪宿，其實這不單是肉體的需要，更是因爲他心靈的寂寞。在衆妻妾中，江戶消防隊長新門辰五郎的女兒芳子最受他寵愛，芳子略黑的膚色，矮小的個子跟粗脖子，加上她像個消防工人女兒的豪爽個性及江戶口音，慶喜跟她在一起才可略解鄉愁，而且慶喜只有對這個女子才透露自己的眞意。

慶喜這天對芳子說：「即使能有千百種計策，也是不能戰勝時勢的！」他想到島津久光不可一世的樣子，便脫口而出這句話。因爲久光總是持反對意見，若把這個人當成對手，即使慶喜口才再好，說得出千百種論點，也還是莫可奈何的。久光的位置走向正是大勢所趨，雖然慶喜覺得

久光是個無能的人，然而時勢卻在他背後給他撐腰，無論慶喜在他面前變什麼把戲，久光都置之不理。

「不順勢是不行的吧！」有遠見的慶喜的這句話，眞的是出自肺腑的感嘆，像這個資質魯鈍，見解固陋保守的島津久光竟能凌駕慶喜之上，讓慶喜拿他沒辦法，所有的原因就在於慶喜是一個將軍，沒落幕府的將軍。

慶喜仍然得面對兵庫的問題，他乾脆在反對開港的大本營朝廷上召開會議，讓高級公卿與有力的諸侯們同席，一舉擊敗這些反對派，慶喜勢必要讓此案付諸實行。

那天，久光因爲大久保的建言而缺席不來；持觀望態度的宇和島伊達宗城也因此藉故不來；春嶽也已對幕府的前途失望，他覺得慶喜的這些行動不過是越陷越深，春嶽遲早會跟別的藩一樣，擺開德川家的束縛，建立自己一藩獨立的體制，以應付未來天下的變局，春嶽打算要早日離開慶喜，否則越前福井三十二萬石的命運也會被連累。

不過這個溫和的人，終於還是拗不過慶喜的勸說，還是勉強前去赴會了。

那天在公卿方面，以二條攝政爲主，另外還有左右大臣，前關白二人、大納言五人，和其他二人，會議場所則是在御所虎之間。日子是在酷暑的舊曆五月二十三日，時間是依御所的慣例訂在日落後，也就是晚上八點開始。

徹夜舉行的會議，終了時刻已是第二天深夜十一點，幾乎等於一天半，中間只有一點點休息的時間，不過，身爲主席的慶喜已表示：爲了國家大事，是不應該想休息的。其實慶喜心中早就盤算好，只有將這些公卿、大名聚集在一起，跟他們競賽體力之外，別無他法。

在會議中幾乎有二十個小時，都只聽到慶喜的聲音，其他的人根本無法辯駁，終於都閉口不說，到最後甚至聽得都頭昏腦漲，也不再有力氣反對了，終於就在第二天夜裡十一點，全部都屈服在慶喜的高論之下，同意兵庫開港。

幕府因此而有驚無險的渡過此次危機，才反能苟延殘喘地多延長了一些壽命。那些暗中計劃討幕者都非常不高興，而且覺得很悲觀，對慶喜也更加忌憚了。

（這個人實在很恐怖，不殺了他的話，幼帝的將來會很危險。）

薩摩的西鄉吉之助便如此認爲，也因此要加緊佈署攻擊江戶城的計劃。而長州藩的軍師木戶準一郎（孝允・桂小五郎）的感觸比西鄉更深了，他認爲：慶喜的膽識謀略幾乎等於家康再世，如果要正面與他爲敵，恐怕薩摩或長州都不是他的對手。

木戶更覺得：慶喜從此將使關東的政令一新，軍事制度也將大幅改革，幕府便會振衰起敝，又可再度勃興，其實，這個評價是太高估慶喜了。總之，慶喜成功地使兵庫順利開港，反而成爲武力討幕陰謀的導火線，岩倉貝視等京都朝廷中的一些人，更加緊進行前面所說的討幕密敕工作，

他們都擔心如果再慢一點，慶喜就會日益坐大，反幕派便再無機會了。

第十五章

以京都的薩摩人為中心，進行討幕的這項秘密計劃，其實慶喜也早有所聞。

他已掌握了幾近確切的情報。德川政治的一個特徵，便是諜報能力的進步，除了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以及它下屬的新選組有許多情報工作者外，慶喜的謀臣原市之進也擅長各種獲取情報的方法。根據他們的間諜密報，都顯示薩摩人最近有些不軌的行動。其實在前年，由土州的坂本龍馬介紹，便已成立以討幕為前提的「薩長秘密同盟」，不過即使不知道此事，由後來薩摩的種種動作，也已經可以想像得出他們的企圖。

在兵庫問題解決後，土州的山內容堂回到自己的藩地，他想：現在薩摩人已與長州人秘密合作了，再過不久，一定會在京都靠武力起事，到時幕府一定完蛋。然而，容堂是位俠義之人，對慶喜與幕府都還有份譜代藩屬的感情，如果到時薩長聯合討幕，他勢必會站在慶喜與幕府這邊，助他們一臂之力，但這對整個藩來說，恐怕會損傷嚴重，結果最可能會像戰國的割據時代，容堂

只能聲援幕府，自己的藩却在局外保持中立。不過，他也知道土州藩的軍事總裁坂垣退助與薩摩的西鄉等一向氣味相投，到時他恐怕連自己藩內士兵的激烈舉動都控制不了。

容堂對整件事都很絕望了，他想不出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拯救幕府。到了慶應三年七月初旬，從長崎到京都的土佐藩家老後藤象二郎突然又匆匆忙忙趕回國。

他向容堂稟報，有一帖既順時勢，又能使德川家起死回生，也可同時安撫薩長兩藩的妙藥，那便是大政奉還案。這個案子是由土州以前的藩士坂本龍馬所想出來向後藤建言的，不過後藤並未說出坂本的姓名，他當成自己的點子向容堂報告；大政奉還案將使現在的朝幕二元政體一元化，只要慶喜願意放棄政權，德川家便得以保存。

容堂一聽，欣喜若狂，大叫：「太好了！太好了！」一向落於薩、長兩藩之後的土佐藩，這麼一來，對幕府對兩藩都等於有恩惠，土佐藩將能一躍而爲時勢的領導者，這才是眞正高明的政治手段。

現在就只剩下說服慶喜的工作了。容堂命後藤到京都，後藤啓程搭汽船到京都後，便命坂本去說服薩摩、藝州等友藩，又去說服幕府的大目付永井尙志等慶喜的幕僚們。

慶喜對這些學動卻一無所知，因爲這個時期，慶喜的情報來源被切斷了。在八月十四日，謀臣原市之進慘遭毒手橫死，因爲幕府中一部份的旗本一直很討厭原市之進，他們認爲慶喜會做出

那麽多奇怪的事，都是因爲背後有隻狐狸原市之進作祟，因爲原市之進原來是水戶勤王派的，他總想策動慶喜出賣幕府。

因此，有兩個幕府的家人便前去暗殺原市之進，某日清晨，他們二人闖進原市之進的家，暗殺了正在梳結頭髮的原市之進，帶著他的頭顱要逃出時，其中一人被原市之進家的人攔截擊斃。

聽到這件事時，慶喜摀著臉，肩膀抽動著，不出聲地暗泣，他最初的謀臣中根長十郎在江戶雉子橋門外被殺，而後平岡丹四郎也在京都送命，現在又輪到原市之進，那些暗殺者都是對慶喜有所不滿，但都未殺慶喜而轉向刺殺他的謀臣，由這三個人的喪命，也可看出從江戶以來慶喜的政治活動，帶給世人多麽複雜的感受。

不過，無論如何，因爲謀臣的喪生，使得慶喜昧於近日的時勢。

這個大政奉還的案子，是在後藤等已說動幕府要人及諸藩後，慶喜才從大目付的永井尙志那裏得知，永井也是鼓足勇氣才敢說的，不過，他的勇氣似乎派不上用場。

慶喜只是看著永井，有些疑問地說：想不到……。慶喜聽到這個提案並未大怒，也不是高興，他只是眼睛一亮地注意聽著。永井搞不淸楚慶喜到底怎麽想，只是一個勁兒的勸服他，慶喜最後也只說了一句：「是這樣嗎？」便閉口陷入沈默。

慶喜從當上德川第十五代將軍後，便好像走上一條滿地利刃的危險道路，慶喜也常想到自己

最後能退到什麼地方去，他曾考慮過如果事態嚴重，他便要將政權這個包袱重擔交還給朝廷，自己回到關東，如此朝廷一定能夠明白。這個心中的秘密，他只有跟已死的原市之進透露過，慶喜並未告訴過其他任何人。

（不愧是容堂呀！）

慶喜對能知曉自己心中秘密的容堂十分感佩，慶喜並不知道，能有此見解的是容堂都未見過的坂本龍馬。

這以後，便靠後藤這位容堂代理者的全力推動，終於連薩摩藩都半推半就表示同意，在慶應三年十月三日，正式對幕府提出大政奉還的建議書。

然而，薩摩藩一方面雖然勉強同意土州所協調的這份提案，另一方面仍然繼續準備著軍事討幕的工作。某日，長州藩的秘密連絡將校品川彌二郎便突然入京，偷偷潛伏到薩摩家。

「薩摩家最近似乎又要有所動作了。」慶喜身邊新任的秘書永井尚志從會津藩與新選組處得到這些情報，他向慶喜報告，慶喜現在已非將軍，並不能採取什麼行動，他只有讓新門辰五郎及他的消防隊弟兄，到街坊去跟諸藩的武士們打聽，但是一直都沒有確實證據。

不過，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慶喜終於做了大政奉還的決定。他對老中筆頭板倉勝靜說：除此之外，無以阻止薩摩的野心，而且，根據後藤的提案，德川家還可保有領土和兵力，只要讓

出政權就可，其實後藤並未徹底了解坂本的提案，他以爲就是如此地向幕閣要員陳述，因而慶喜也以爲就是這個樣子。

慶喜也想到這個主意實在很粗糙，以後朝廷都不知該怎麼辦？聚集了一堆無能的公卿，收入只有幾萬石的朝廷，根本不能成爲日本政府，連一名陸軍、一隻船艦都沒有的政府，那能做得出什麼事來？

原先，在坂本的提案中就附有新的構想，他設計了像美國上下兩議院那樣的經營國政，根據後藤的解釋，便是請慶喜來擔任上下兩議院的首席，這麼一來對慶喜根本等於沒什麼政治損失，但是沒有領土、金錢、人才和軍隊的新政府能做什麼呢？結果，天下大權還不是落在有關東八州四百萬石、十幾隻軍艦、步兵數萬的德川家手中。

（只擁有政權的朝廷勢必很困窘難堪！）

這些年來，受盡朝廷刁難的慶喜心中暗喜，不過他此時仍得裝出不得已接受土州提案的樣子，另一方面又得勸服幕府中人。他已經先跟板倉勝靜談過了，板倉無法反駁他，只有表示自己沒有那個口才能說服其他幕府官員，慶喜便表示就由自己出來宣佈好了。

慶喜這個奇怪的人，要宣佈結束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對這麼巨大的悲慘之事，他竟然未表示出感傷，反而更像是面臨挑戰而躍躍欲試，企圖用他雄辯的口才來說服幕臣們，這種性格春嶽曾

給予評語，當然慶喜自己並不知道，春嶽說：「慶喜這個人太過於依賴自己，反而無法接受外力相助，這是他的缺點。」

這年的十月十二日，慶喜將駐屯在京都的幕府官員都召集到二條城的大廣間，諸臣都知道將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屏息安靜地聚集在此。

而後，將軍出現，衆人都叩頭跪下，慶喜便宣讀歸還政權的文書，接著便開始他滔滔不絕的演說。

「我們都十分清楚，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辦法了！」

「而根據判斷，這也是唯一能繼續繼承神祖（家康）志業的唯一途徑！」

「那一小撮叛徒（所謂的討幕家），並不足爲懼，他們也不值得出兵討伐，因爲不會對帝都造成威脅。」

「也有人希望能繼續保持現狀，但是如果要繼續保持現狀，在政權結構上就得有所調整，而且調整也有限度。例如像旗本或大名就不能廢除，否則那便像從幕府的身上剔出骨頭或內臟，如此幕府反而會滅亡。」

「現在的各種矛盾，在面對列強時更不得不調整，出使國外的使節，是幕府的臣子，從朝廷看來，又是次一級的陪臣。日本的陪臣出使到國外，外國則遣大使來，對外國來說是不符禮節的。

除非政令出於一途，例如德川家的臣子出使，能奉有敕命，便如同朝臣，如此對外也不失禮。」

「現在天下諸侯都紛紛像戰國時代一樣的各據一方，幕府的威令既無法通行，點召他們也不來，再這樣下去日本遲早會分裂成三百個大小國家。德川家唯有歸還政權才是唯一之道。爲了天下安寧，三百年前神祖開創幕府，現在爲了天下安寧，我們也該放棄政權，只有放棄政權才是繼承神祖遺志的最好方法。」

就這樣，慶喜講了好幾個小時，最後問大家：「贊成嗎？還有什麼想說？」衆人一動也不動，突然聽到這麼一長串話，對這個決定大夥都很茫然，好像被催眠似的。

「他的雄辯聽得人如痴如狂！」事後有一個人回家在日記中，如此記述當場的異樣氣氛。

慶喜最後再度強調：「就這樣決定了，要將政權還給朝廷！」他一個一個看過去，然後便回到內室。衆人此刻突然像從慶喜的魔咒中清醒，開始議論紛紛，然而會議已經結束了，原先問他們有沒有其他意見時，都沒說什麼，當慶喜說：就這樣決定了，也沒有異議，現在後悔已經太晚了。

慶喜說他接著要召見諸藩之士，幕閣更是嚇一大跳，這些陪臣是沒有拜謁將軍的資格的，這種場合應該是由將軍將有拜謁權的大名，由他們的藩地召集而來才對，不過，慶喜說：「大名能做什麼呢？」一否決了這個意見。

慶喜早就認爲，現在能左右世局的已非大名，而是大名之下有實力的家臣，因而必須跟他們溝通，一舉統一天下的言論，第二天幕閣只有依慶喜的吩咐行事。

十三日午後，在京四十藩的代表，共有六、七十人齊集在二條城，慶喜同樣地說明宣言，並跟他們說：如果有什麼疑問，以後再個別謁見！

這些藩士對將軍如此自信的擧動，都覺得十分驚訝，他們特別聚會討論，後來由薩、藝、土、備前、宇和島的五藩中，推派六個人前往謁見，以薩摩的小松帶刀、土佐的後藤象二郎領頭。

在這次的謁見中，後藤那些不可一世的藩士，第一次嚐到拜謁將軍時，恐懼、汗流浹背的滋味，他們都提不出任何異論，只能一個勁兒地跪伏，稱頌慶喜的英明果斷，慶喜也當場發表了鏗鏘有力的演說。

慶喜在明治末年，年歲老大時，爲他寫傳記的人問他此事，慶喜表示自已說什麼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那批藩士全跪在地上，口中一直說著：非常感謝、太好了……。

這些藩士離去時天色已暗，接著後藤又去拜訪攝政，所以回去時已經很晚，而在家中等消息的坂本龍馬一直不清楚狀況，他一度很絕望地對同志說：看樣子不流血討幕是不行的了！最後坂本接到後藤的飛報，將軍竟能全盤接受他的議案，他實在是太感動了，虧他這麼多年冒險犯難，致力討幕的工作，一直到今天，坂本才明瞭將軍的眞心，他很激動的說：「我發誓今後一定捨命

報答慶喜！」

不過，坂本沒多久便被幕府的刺客團殺死。而慶喜是到明治之後，因爲喜歡閱讀維新的相關資料，才逐漸明瞭當時幕府外的種種情勢。

到了十五日，朝廷也批准這個提案，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不過，換一種角度來看，事情也從此變得更複雜了。

薩摩的流血革命方式，雖然好像因此被壓抑下來，但是他們並未罷手，只是延期等待時機，甚至連等都不願等，爲了製造武裝崛起的機會，用盡各種手段向幕府挑釁，在幕府的根據地江戶，讓浪人到處放火橫行，又對朝廷施加壓力，要向慶喜要求更多讓步。

用當時的流行話來說，就是辭官納地。

第十六章

薩摩的大久保一藏設計了「辭官納地」的提案，要使慶喜成為平民，將他的四百萬石領地還給朝廷，也不再擁有大名的頭銜，成為身無一文的浪人。

「就算是這麼做，這個人說不定也會爽快的接受。」大久保對同謀岩倉貝視說著。這兩個人在大久保借住的市中石藥師寺町東八町家的茶室策源所共商大計，來訪的岩倉做武士打扮，戴著山岡頭巾，別人一點也看不出他是朝中大臣。

岩倉點頭同意西鄉的看法，這兩位多才智的謀略家，本來覺得慶喜已翻不出他們的手掌心，然而在種種變化之後，也不得不佩服慶喜的智謀，因為慶喜對整個時勢非常了解，所以他放棄抵抗時勢，如此反而得到世人的同情，而自己與德川家也能保存得毫髮無傷。現在這個計策便是順水推舟，距離上個月的大政奉還還不久，再進一步提出要求，看他又如何對應？

西鄉是一條老狐狸，不肯就此罷手。

岩倉想想又搖搖頭，此次慶喜親自奉還大政，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大功，他仗恃著這個功勞，怎麼肯輕易再答應這個朝廷的要求，而且失去官位和領土，他不就如同一個浪人嗎？

大久保對岩倉說：「不，你不了解慶喜的弱點！」他分析慶喜在這世上最害怕的就是朝廷的敕命，他最不想成爲朝敵。這是因爲慶喜是位歷史主義者，他的眼光都注意在整個巨視的歷史觀，慶喜絕不想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逆賊的臭名。

這種凡事講理的性格弱點，是他的神祖家康所沒有的，也因此家康才能毫無禁忌的自由行動，慶喜與家康不同，他生於太平之世，接受身爲一個讀書人的各種教養，文字所記錄下來的歷史，建構了慶喜的世界觀，他也會很在意自己所留下的歷史評價。

水戶人的性格多半如此，例如他們將南北朝時振興武家政權的足利尊氏視爲賊寇。慶喜自小便接受這種不同於幕府說法的史觀，他也絕不使自己成爲第二個足利尊氏。

與慶喜同是讀書人出身的大久保一藏，對這點看得倒是很清楚，雖然辭官納地是沒有道理的要求，但慶喜終究會屈服在朝命下，很快地便可讓他敗落成一無所有的平民。

大久保的陰謀更深沈，這麼一來，慶喜個人雖然願意，但是幕府下面八萬名旗本恐怕不肯就範，幕府的收入，不管是四百萬石也好，是八百萬石也好，如果都交給朝廷，這些失去俸祿的幕臣便會衣食無著，他們怎麼能善罷干休，這樣自然會對朝廷產生不滿進而作亂，到時薩摩再糾合

諸侯，以他們為朝敵前往平亂，這招慶喜更是防不勝防。

然而這條朝命，公卿們卻都不贊成，除了岩倉的好友中御門經之，再也找不到第三個支持者，幸好，幼帝的外祖父前大納言中山忠能現在對岩倉言聽計從，他們還是自顧自地發佈了這一條敕命。

此後數日，岩倉便埋頭推動此事，為了要求慶喜「辭官納地」，先得佈署好朝中人事，朝廷政事的總裁便交給眾人皆曰無能的在栖川帥宮擔任，下面的議定職便交給對岩倉言聽計從的仁和寺宮擔任，除此之外，便是前大納言中山忠能或岩倉的好友中御門經之、正親町三條實愛等，另外也安排土佐的山內容堂、越前的松平春嶽、薩摩的島津茂久入閣。

岩倉一一安排好這些人事，便去找大久保商量，他說：「在名單中，春嶽的脾氣向來溫和，可能只有山內容堂會有一些意見，其他的人是怎樣都可以的。」

在此新人事案發佈的同時，也宣佈王政復古的號令，這是在十二月九日。

人事案公佈的前一天，先知曉內容的板倉閣老便趕緊向慶喜報告，說其中並無慶喜的名字。而在慶喜決定大政奉還的時候，曾對在京都的幕臣表示，奉還後，他們還是要擔任朝廷的行政工作，與諸大名一同輔佐天子，也就是說跟往日幕府的體制一樣，然而此刻慶喜卻被摒棄在新人事案外。

慶喜沒有多說什麼，他知道背後都是由薩摩藩人在操縱搞鬼的，他們將一步一步地進逼。但慶喜卻不顯示出被欺騙的悲憤，只覺得好像下棋時，對方的馬緊追不捨，板倉原以為慶喜會又急又氣，沒想到慶喜只說了一句：「土州的策士敗給薩州的策士！」便結束了。

土佐這邊，坂本龍馬與中岡愼太郎知道這件事，都相當痛心，從此斷絕跟薩長二州來往。不過慶喜所說的策士，並不是指這兩個人，坂本與中岡並非土佐藩藩論的代表者，慶喜所說的策士是指家老後藤象二郎。後藤代表容堂從事拯救德川幕府的工作，在這幾個禮拜相當的活躍，然而他並無法像薩摩一樣掌握宮廷中勢力的關鍵點，終於輸給大久保。慶喜覺得現在朝廷大概全在薩摩掌握中了。

山內容堂也在新政體即將公佈的前一天入京，住在大佛的旅館。後藤向他報告京都的情勢及辭官納地的傳言，他還沒講完，容堂便很生氣地開始大罵：「呸！島津算什麼東西！這個島津存了虎狼的野心，藉著王政復古之名，斗膽想靠著兵力號令四方，明天的會議中，只是想用多數來壓倒我，即使依此制定朝命，我也不會服從！」

他命左右拿酒來，徹夜喝酒大醉，第二天又繼續喝，喝得醉醺醺上朝，本來他像其他臣子騎馬，中途又換了轎子，才來到宮中。

會議依慣例是在夜裡開始，地點是在小御所，徹夜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這中間只聽到容

堂不停地爲慶喜辯護，辯不贏，最後他甚至說出：「就是這二、三個陰謀不軌的公卿，挾持年幼天子，野心想要盜取天下的權勢！」其中有位公卿，事後記錄下這一句：「容堂氣盛色驕，旁若無人！」

這一整夜的激辯，容堂終於屈服在岩倉的壓力之下，最後容堂覺得他也只能以此報三百年的恩義，再也別無他法，便沈默了，辭官納地這項對慶喜的要求便因他的沈默而通過了，春嶽也是同樣的情形，而且議決的結果，要派春嶽前去二條城向慶喜宣佈這件事，春嶽也接受了。在慶喜命運有所轉變時，總是有春嶽在場。

慶喜在二條城中。

誓死擁護幕府的會津、桑名二藩兵力團團圍住二條城，春嶽什麼人也沒帶的如常進入城中，但沿途卻承受極大壓力，他聽到士兵怒聲指責他，串通薩州、土州陷害德川家，飽受威脅地，他終於見到慶喜了。

慶喜聽完來意，只問他：「這是勅命嗎？」便托言自己要更換衣冠，請他稍候，便走回內室。他進房沈思了大概兩小時，也曾與板倉商量，但是腦筋不清楚的板倉根本不能給人什麼好意見。

慶喜再度出來，他對春嶽說：「辭去將軍之職，謹遵所求，至於辭官納地這件事……」

前天晚上的小御所會議上，經過春嶽等人力爭，官位並非全部削減，只要辭去一等的官銜，

而納地中的四百萬石俸祿，也只要繳納一半兩百萬石即可。

慶喜接著說：「辭官納地之事，我基本上沒意見，但是世人一向認爲幕府有四百萬石俸祿，其實是沒有的，實際收入只不過有二百萬石而已，如果獻上兩百萬石，等於是全部領土收入。這個勅命當然是該領受，但是現在正值人心沸騰不平之際，恐怕無法立刻答應；且待日後，等人心平靜了，再執行此一朝命。」

是的，這陣子眞的是民情鼎沸，在江戶的譜代大名商量，要捨棄從朝廷來的任何官位，決議從此與朝廷決裂，要成爲德川家的家臣，與德川家共興亡。而在江戶的幕府西式軍隊指揮官們，對此事更是大大憤慨，不等幕府的命令，便自行召集士兵，陸陸續續地離開江戶，坐著軍艦往京都而來，總數有人說是五千，也有說是一萬。

在京都駐紮的德川軍隊，直屬軍有五千人，會津兵有三千，桑名兵有一千五百人，合起來將近萬人；另一方面，薩摩兵大概只有二千人，就算加上文久三年以來公然前來駐紮在京都近郊的千名長州軍，總數也不過三千餘人，以人數論，德川軍隊絕對可以勝過薩長兩軍的，士兵們日夜在二條城中起鬨，叫囂著要早日開戰。

慶喜爲了怕他們蠢動，這天便把住在京都市中宿舍的統統叫入城中，關起城門，召集這些軍隊的隊長訓誡一番。慶喜的聲音都快沙啞了，最後他說：「如果我切腹自殺，就隨便你們做什麼！

然而只要我還活著，便得聽我的話，絕對不許輕舉妄動！」

他說完，城內坐著的軍士中，突然就有人切腹自殺了，屍體很快地便被搬走，但血跡斑斑還留在現場，混亂中也不知自殺的人是誰，慶喜從走廊走過，看到這個不知姓名者的血漬，心中知道暴亂還是無法阻止的。

慶喜這幾天，常常跟自己的近侍前京都守護職，會津藩主松平容保見面，他向容保表示現在連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如果早知現在一定會有暴動，那當初也不必答應大政奉還，乾脆將京都的薩摩藩兵殺得片甲不留，再從江戶調動大批幕軍西上，以軍事佔領京都。這樣慶喜自己一定落得叛賊之名，而且不可避免的一定會興起內戰，內亂發生後，德川家恐怕沒有贏的希望，所以慶喜極力要避免中了薩摩的詭計，主動開戰。

他問容保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容保點點頭，同意此時順了薩摩挑釁也太笨了。慶喜此時突然說：「那就到大坂去吧！」大軍駐紮在京都，遲早會出事，不離開不行了。

容保一聽，臉色大變：「要離開京都嗎？」他隨即恢復神色，表示現在軍隊不一定會服從這個命令。其實，容保早從幕臣中得知有人要殺慶喜，他們覺得出賣德川家的元兇，便是這個水戶家出身的現任將軍，只有殺了他，才能報答歷任將軍。因爲有此傳言，松平容保便片刻不離地暗中保護慶喜，對容保來說，如果有幕臣想趁機作亂，會津兵也會毫不留情地擊退。

當然，慶喜是不知道這件事的，他只覺得會津兵一定是反對到大坂去，事實上，在城內的幕臣們都很討厭薩摩，寧可戰死在京都也不願如此，慶喜認爲會津藩也是因爲這個理由不願離開。

慶喜想好對策了，他現在心中只相信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不論是幕臣或會津藩，他都不敢相信。慶喜便命容保叫會津藩的家老來見，那是在京都擔任總指揮的田中土佐，慶喜對田中鉅細靡遺地分析爲何要撤到大坂去，田中終於同意了。

田中回到營區，又對會津藩實戰部隊的兩位隊長佐川官兵衞與林權助說明此事，但這兩人殺氣騰騰，並不願干休，慶喜接到這個消息，便馬上召見佐川與林二人。

他先對這兩人的英武雄姿讚賞一番，然後聲音壓低地說：「我這次到大坂是別有深意的，現在還不能明說，因爲計謀如果洩露出去，恐怕就不能成功了，請二位不用多操心，只要照我的話去做！」這兩位隊長聽到「別有深意」四個字，都推測慶喜是要以西海第一大城大坂做爲和京都決戰的根據地，他們很快地回到隊上，跟藩士們商量後，會津藩開始迅速而平靜地撤出京都。

慶喜聽到他們平靜撤退的消息，覺得很滿意，不過他又將手邊的茶杯放下，陷入另一種思緒。像自己這種謀才，竟用在使自己的軍隊退縮，而不是用在求勝利上面，慶喜覺得自己眞是生錯時代、場合。他很快地又拿起茶杯，一乾而盡，忘掉這種愚笨的感嘆，慶喜還有很多事情要忙，他決定今夜就從京都撤退，便命屬下開始準備了。

第十七章

這一夜的情景，慶喜到了年老體衰時，常常在他的夢中出現，慶喜一生中經歷了許多戲劇性的生命情景，然而都比不上慶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夜裏的記憶深刻。

傍晚，在城內的廣場聚集了數千名的將士，酒桶已經被打開了，每一位將士都分配到一個瓦杯，這種素燒的杯上畫著金色的桐紋。當時佐幕派的東本願寺，將杯子獻給慶喜，慶喜親自舉起了這瓦杯，將其中的酒喝光，而後衆人也跟著喝光杯中的酒，再將杯子擲地，這是出兵前一種吉祥的儀式。

然後，到了下午六點整，太陽下山，夜色中城門打開，不久先鋒部隊便開始出發，原則上行軍是不准有燈火的，只有在每個小隊的最前頭點有一個提燈，衆將士爲了要相互識別，都在肩上斜掛著白木綿作的布條，而身居中軍，騎在馬上的慶喜，黑紋服上兩邊都斜掛著帶子，以便標識他是大將。在夜色中只見這些白布條緩緩移動離去，從大宮道往前，在三條轉彎向西，到達千本

通後，經四辻出來，最後由鳥羽街道離開京城的市街。

「眞的就要離開京都了！」當慶喜回首七條的燈火都漸遠漸小時，他的胸中似乎開始被什麼漲滿著。從文久三年正月擔任將軍後見職入京，十月到朝廷參見開始，至今已經五年了，在這五年中，慶喜的忙碌與辛勞，在德川家中可說是空前絕後的，然而他這樣賣命爲朝廷、爲國家做事，不但沒有任何回報，最後還落得像個亡命客逃離京都。慶喜不禁爲自己戲劇性的命運感嘆。這個男人一向意志十分剛強，然而此刻在馬上，卻開始淚流不止。

（是的，我再也不會回到京都了！）

慶喜一想到這裏，便像少女一樣十分感傷，他手中拉著韁繩，挺直身子騎在馬鞍上，還是繼續前進，因此左右的松平容保等人都沒注意到慶喜在掉淚。慶喜心中想著自己不可能再到京都來，後來果然他這一生再也沒有踏上京都一步。

徹夜行軍。

抵達大坂城已是第二天下午四點，因爲太突然，城內並未做好迎接慶喜的準備，晚餐廚房也只準備了慶喜一人的份，不過慶喜親手把它分成兩半，一半分給松平容保。

此後，京都的新政府（事實上就是岩倉具視與薩摩人）越加趾高氣昂，不斷地挑剔慶喜及幕府中人，更緊急地催逼辭官納地之事，爲了緩和調停此事，春嶽及容堂都不斷地奔走，但就在此

時，江戶終於發生事變了！

薩摩系的浪士為了挑釁幕府，不斷地擾亂江戶治安，幕閣在不堪其擾之下，終於燒毀薩摩藩邸。這件事一傳到大坂，將士們便非常興奮，不等慶喜的命令便開始部署兵力，在京坂之間配置好部隊，隨時可以開戰。

對現狀根本無法控制的老中板倉勝靜，趕快來到因感冒而臥病在床的慶喜房中，向他稟報說：「事已至今，除了領兵攻到京都別無他法了！」慶喜這幾日臥病在床，一直在推算該怎麼應付京都的對手，但一直沒想到什麼好的辦法。如果現在攻打京都，雖可獲得軍事上的成功，但是在政治上卻是大敗，而薩摩的大久保一藏、西鄉吉之助等謀士，正是想以一時軍事的失敗來換取政治上的勝利。

慶喜腦中的政治家，並非指自己閣僚的板倉，而是像敵方的大久保與西鄉那樣的人，慶喜便是把京坂之間的十三里道路，當作跟這兩個人下棋的棋盤，而自己的人對這兩個人的了解有多少呢？慶喜便以所讀過的一章孫子兵法問板倉說：「這上面說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現在我要問你，在我們的譜代大名或幕府直參中，可有能與西鄉吉之助匹敵的人才嗎？」

板倉考慮了一會兒便回答說：「並無這樣的人才！」慶喜又問：「那有沒有能與大久保一藏較量的人才呢？」板倉垂著頭，終於什麼也不說了。慶喜能知道這些薩摩藩士的名字，讓坂倉很

驚訝，除了西鄉、大久保外，再舉出一些薩摩人物的名字，板倉遲早要無言以對的。

慶喜說：「如此一來，即使開戰，也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慶喜覺得，與其中了他們的圈套，不如完全擺出不抵抗的態度，否則此時一輸，棋局便會全盤皆輸。

不過，事態已嚴重到連慶喜都無法控制了，主戰派執意進軍京都，陣前舉著討薩表，在正月二日，全軍一萬五千人帶著砲車北上，開始進軍。慶喜已經不得不默認了，不過此時他又覺得事已至此，也許眞能勝利，京都的薩長畢竟是少數，應該能壓制住，如果京都被軍事佔領，慶喜便能主掌朝政，號令天下，大刀闊斧的進行國家的改革，最後也能視薩長爲朝敵前往討伐。

（然而，這都是夢想。）

慶喜的理性告訴自己這些都只是空想而已，大久保與西鄉如果眞的戰敗，一定不會丟下京都的幼帝不管，他們一定會挾天子以令諸侯，向天下諸侯、藩士發佈敕命，而現在的時勢是強調尊王的，天下數百萬臣民一定會對慶喜與德川家群起而攻之。

事情已如砲車轆轆前滾的車輪無法停止，從三日午後五點在鳥羽村開戰，打到伏見街道，幕軍便開始對薩長開砲了，轟轟的砲聲連大坂城都聽得到，入夜後慶喜登城北眺，遠方伏見的市街好像正在燃燒，黑暗的夜色中，就只有那個角落兀自紅光閃動。

勝敗未知。

前線並未傳回情報，大坂城內也一片混亂，慶喜無法發佈任何號令，開戰七十個小時以後，到了正月六日夜裡七點，戰情大致明朗，這並非由傳令兵回報，而是許多敗兵紛紛退回大坂城，城內大概除了從三百年前豐臣秀賴在此被滅以後，沒有如此混亂過。

然而，難道會津藩士就此喪失戰鬥意識了嗎？他們反而因爲這場敗戰而更感悲憤，開始呼喊要求慶喜親自帶隊出征！幕府中的人也應和，此次受損的只是先鋒部隊的兵力，慶喜如果能親自率領後衞部隊出征，士氣大振之下，一定可以打勝仗。

慶喜鎮壓不住這樣的呼聲，慶喜從諸隊長群聚要求他的大廣間走出，拿著蠟燭擧目望去，都是負傷綁著滲血繃帶的殘兵敗將，有些人因負傷都無法向慶喜行禮，看到這麼悽慘的情景，慶喜幾乎說不出任何話來，他轉身問身旁的板倉：「今後該怎麼辦呢？」周圍的人立刻大喊：「出戰！出戰！」慶喜也想不出更恰當的處置辦法，他轉回內室，把板倉及大目付的永井尙志叫進屋裡。

「我們回江戶吧！」板倉聞言大驚，現在城中軍民一片主戰之聲，一旦此言外洩，慶喜恐怕性命難保。板倉自己也是主戰論者，但如果此時回江戶，不是等於逃亡嗎？永井也不同意這樣做，慶喜可說是衆叛親離，他決定連這兩個人表明了都要隱瞞欺騙了。

「回到關東，是爲了東山再起。」他對兩人表示割據關東獨霸一方，板倉、永井聽完覺得很高興，但是此刻城中正民情鼎沸，慶喜要離開大坂城，回到江戶城，實在是很不可能的事。

慶喜計劃到大坂港乘將軍的座艦開陽艦離開，不過該艦並無法容納大軍，大概只能搭載慶喜跟主將們。板倉等面面相覷，如此一來不等於棄衆官兵於不顧嗎？

慶喜則認爲，這些人不是我的將士，只是一群烏合之衆，慶喜還說要肥後守殿（松平容保）與越中守殿（松平定敬，桑名藩主）跟自己一塊走。如果留下這二位桑名藩主與會津藩主，到時等慶喜一走，群情激昂的會津兵與桑名兵一定擁護他們起兵，據守大坂城和京都的新政府軍作戰，爲了阻止這件事，要採半強迫性的手段，讓此二人當人質一同離去。

板倉則認爲二侯一定不會答應，主君自己逃走，將會津、桑名兩軍丟在他鄉不管，結果落得什麼也不是，這二位藩主怎麼忍心如此。

不過，容保和他的弟弟確是非常難得的，他們一心忠誠護主，這對善良耿直的兄弟，爲了保護慶喜，終於忍痛答應了。

慶喜已經安排好如何逃脫的方法，他這點機敏是其他諸侯都比不上的。很快地又走出內室，再度到將士群集的大廣間，連走廊都擠滿了人，慶喜穿過人群，站在樓梯上階對下面的人說：「大家注意，我們就要準備出兵了，要打起精神，大家做好準備！」

滿屋子的人歡聲雷動，慶喜轉回內室時，衆人便散去開始準備出戰，慶喜進去時，容保、定敬、板倉勝靜以及大目付和外國總奉行等八、九人一起跟進去，他們都穿著平常的服裝，以便在

雜亂、陰暗的夜色中，不被別人看出身份。

到了夜裡十點左右，一行人悄悄抵達城後門，城門的衛兵舉槍盤問來者是誰，慶喜很快地回答是將軍身邊的御小姓，奉命辦事。慶喜實在是個機智聰明的人，只不過他的聰明都是拿來應付自家的軍隊了。

到了天滿八軒家後，他們便棄馬換舟，順河而下，到大坂港時已是深夜了，海面上一片黑暗，根本找不到幕府的船艦在那裏，只好設法先登上最近的美國大軍艦。慶喜命人去跟艦上的人交涉，要借宿到明天早上，美國艦長很爽快的答應了，還爲這批不速之客準備好酒菜款待他們。

天色一亮，美艦便派船將慶喜送上開陽艦，開陽艦鳴笛離港時，也正是大坂城知道慶喜失踪的時刻。

當船艦經過紀淡海峽，繼續南下時，慶喜覺得情勢已經穩住了，他便將板倉等叫進房間，開始將自己的心境及計畫一一托盤而出，回江戶以後他並不打算抗戰，而是要表示恭順，什麼事也不做。

（原來是一場陰謀！）

衆人此時才恍然大悟，容保和定敬此時只能望著汪洋大海，他們手邊沒有一兵一卒，只好屈服在慶喜的壓力之下。「肥後守殿，請你能明白我的心意！」慶喜又特別再對容保說一遍，容保只

是蒼白著臉，低頭死盯著桌子，什麼話也沒說。既已決定要與慶喜同生死，此時又能說什麼。

開陽艦在十一日的夜裏進入品川沖，當天晚上衆人還留在艦上，十二日一行人才回到濱御殿，江戶的旗本們都還不知道將軍已經回到江戶。不過，當天早上，開陽艦的艦長榎本武揚曾向江戶發射禮砲，那時在赤坂冰川下家中的前軍艦奉行勝海舟，數一數禮砲響聲，知道那是對大臣大將的禮砲數，他心中知道是慶喜戰敗回來，果然過了沒多久，慶喜的使者便到勝海舟家中找他了。

召見的內容，勝海舟大概知曉。勝海舟一向與慶喜很疏遠，從慶喜當權後，他就未被重用過，至今還賦閒在家，現在慶喜召見勝海舟，一定是發生不尋常的事情，勝海舟想慶喜一定是打了敗仗，在幕臣中唯一受薩長名士尊敬的就是勝海舟，現在慶喜一定是要他出面收拾殘局。

勝海舟很快地便趕到濱御殿，進入府邸後，被帶到庭院中寬廣的草坪上，那裏擺了兩張西式的椅子，在寒風中用這種方式接見，是因為慶喜不願意其他人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沒多久，慶喜便來到庭中就坐，經過一陣短暫的沈默後，慶喜的表情開始轉變，他的眼中慢慢浮現淚光，最後終於淚流滿臉，這是慶喜離開京都之後，第一次當著家臣的面前掉淚。

他終於迸出一句話來，「他們打著錦旗！」從三日開戰後，五日薩長軍隊就打出了官軍的錦旗，薩長一成官軍，相對的慶喜便成為叛賊，在歷史上這個烙印將永遠無法除去了。也因此慶喜才會立刻棄城，捨棄自己的軍隊，回到江戶來，慶喜終於對氣質才華都與自己相似的勝海舟說出眞心

話，最後他表示全權交給勝海舟處理。

說完話後，慶喜早勝海舟一步先離開濱御殿，騎馬奔到江戶城中，這是他從就任將軍以後第一次進江戶城。其實他一回到江戶，第一件事便是拜訪大奧，前將軍家茂的夫人是皇室出身的靜寬院宮，她也是慶喜的義母，但當慶喜要去見她時，她的侍女錦小路卻傳話給慶喜，說他是朝敵所以不便接見。後來慶喜轉向偏袒他的前前將軍夫人，也就是要求摩薩出身的天璋院接見，終於獲得回音。

就在這天午後四時，慶喜與天璋院見面了，慶喜詳細描述從鳥羽伏見的大事以來的心境，他措詞巧妙使整件事聽起來像小說一樣的精彩，天璋院都幾乎忘了事關重大，聽得如痴如醉，當時也在場的中藹箕浦花子命很長地活到明治以後，她表示慶喜的那番話連團十郎(名說書家)都比不上。不過慶喜這名演員從此之後就保持緘默，沒有再提起他經歷的任何往事。慶喜心中很清楚，此時他最重要的便是得到大奧們的同情，這是很重要的政治手段。

最後，他終於取得薩摩出身的天璋院的諒解，並願意替他跟官軍交涉，另外他也得到皇室出身的靜寬院宮的同情，靜寬院宮最初把慶喜當作朝敵，但後來天璋院親自來替慶喜說項，最後她也變得同情慶喜，而展開對京都求情請願的活動，慶喜的雄辯，終究還是產生極大的效用。

接著慶喜採取的策略，便是絕對的恭順，任何權位他都可以犧牲不要，慶喜並非對現實世界

中那些乳臭未乾的公卿策士低頭，他的眼光放在未來的歷史記載上，只有恭順才能消除叛賊的臭名，贏得後人的好感。而且，在對方陰謀出招後，他讓自己成爲弱者，不去抵抗，對日本這個愛好悲劇的民族，他們總是同情時運不濟的英雄，慶喜便抓住這個心理，讓世人覺得慶喜是無辜受害者，而薩長便是劇中紅臉壓迫人的惡棍，這招便是機智多謀的慶喜最後一張王牌。

他爲了表示自己的恭順，便向幕臣發出通告：「不要再聚集於江戶，回到自己的故鄉，自謀生活！」這個命令讓下面的人十分困擾，也有人因而大起反感，就拿從京都開始便爲慶喜效犬馬之勞的松平容保、定敬兩兄弟來說，這兩位會桑的藩主，便因不受朝廷及薩長的歡迎，禁止再到江戶城，叫他們離去，容保或許還能回到會津，定敬則因自己的伊勢桑名藩已被官軍佔領，有家歸不得，最後只有帶著些敗將殘兵流落到越後柏崎一帶。

這些人現在也都成爲朝敵，而德川家又對他們棄而不顧，容保便曾做詩「大樹倒了，但爲何一定要連附著的藤枝都連根拔起？」以此諷喩慶喜的無情。

慶喜自身的恭順更是徹底，二月十二日，他離開江戶城，到上野寬永寺大慈院以待罪之身閉門不出，到了四月十一日，勝海舟已完成協議，官軍入城，慶喜便遠離江戶，放逐回水戶。

一直到第二年明治二年九月，慶喜才獲釋自由，同時局勢也開始改變，過了不久，他便從水戶搬到德川的新封地靜岡。

從此，慶喜便從歷史的舞台上永遠退下來了。

在靜岡，他住在市中紺屋町的代官公邸，隱居生活正式開始，這一年他算起來才不過三十三歲。

從水戶到靜岡時，慶喜曾感嘆：人生的漫漫長路，令人茫然！不過實際上慶喜這個人的日子根本不會無聊，反而更多彩多姿，他整天埋首在自己的興趣中，包括：拉弓、打球、狩獵、放鷹等。

慶喜的個性一向專注，像放鷹，當他學習如何握拳讓鷹站立，整天就不斷地練習，直到駕輕就熟；接著又學唱寶生流的謠曲；然後又學油畫，慶喜原來就很喜歡畫畫，在一橋家時，便跟著畫師狩野探淵學山水畫，現在轉向他更有興趣的油畫上。

「在我不當將軍的時候，便表示我終於可以好好畫油畫了！」這個不知寂寞的男人，從他的舊臣中島鎌次郎那裏，開始接觸到油畫，因爲畫材顏料很難買到，慶喜便自己製作。

另外，像攝影是他從舊幕時代便極感興趣的事，退隱後他更深入鑽研化學，徹夜在暗房中研究如何沖洗，慶喜特別喜歡拍風景照，靜岡附近的景色幾乎全被他拍光了。

慶喜也喜歡刺繡，在荷包上繡牡丹、中國獅子、花草或蝴蝶等圖案，他都擅長，有時若有較大的作品，便把它送到母親的娘家有栖川宮家，並跟近臣表示此非傳世之作。慶喜心中十分清楚，

自己的作品日後定會在世間流傳的，並非是因爲刺繡本身，而是他一定會成爲歷史人物，所作所爲會受到後人的評價，由刺繡一事，便可了解慶喜很多事的作爲。

他也不與舊臣會面。

慶喜覺得，他並不願因與人見面再勾起任何感懷，而且再藉著這些人的傳佈，不曉得又會對世人說出什麼話來。他曾見過的只有一橋家以來的家臣澀澤榮一，及類似他跟明治政府間的保證人勝海舟。

明治十年，澀澤榮一和永井尚志（慶喜在京都時頗寵信的秘書）一起求見慶喜，慶喜只接見了澀澤，拒絕與永井會面，因爲此時澀澤是不任公職的企業家，永井卻在新政府中，擔任元老院大書記官，爲了避免引起政府中人無謂的誤會，他便避開了。

永井懷疑難道慶喜沒有一點點懷舊嗎？在京都時代，從原市之進被暗殺後，永井便成爲他最親近的部下，從大政奉還到離開大坂回江戶都擔當了重大的任務，現在能與慶喜對談這段往事的對象，除了板倉伊賀守勝靜以外，便是他永井玄蕃頭尚志，然而慶喜卻避而不見。

其實，不說也該知道，慶喜如果和他見面，難免有些遺憾甚至怨嘆的話會說出來，傳出去對雙方都很不好，也是因爲這樣，他跟過去的朋友部下都不再往來了。

即使春嶽也是，春嶽在維新後的新政府擔任高官，常會來往於京都與東京兩地，途中當然會

經過靜岡，然而春嶽自己也有所避諱，盡量不與慶喜見面；除他之外，許多要常來往於京都與東京的達官要人，雖是慶喜的舊識，也都盡量避免在靜岡過夜，慶喜也樂得清閒無事，但是永井尚志卻眞的一點都不能了解慶喜不眷戀過去的心情。

永井偶然間還得知了在靜岡的舊幕臣對慶喜的評價都不太好，在這以前，新政府選田安家的龜之助繼承德川家的家業，領地在駿州（靜岡），俸祿七十萬石，因此他們便從江戶搬來，然而在遷移分封間，舊幕臣有五千人失去俸祿，他們沒有自己的家，只能淪落寄住商家或農家，就在這時，對諸事好奇的慶喜偏偏就騎台脚踏車在大街小巷間閒逛，舊幕臣們都心生怨恨，覺得貴族出身的慶喜，一點也不懂體恤下情，不懂民間疾苦。

慶喜就這樣地在靜岡隱居了三十年，最初住在代官屋中，明治二十一年那附近蓋了車站，變得很熱鬧吵雜，他便搬到該市的西草深，總之就是要距離世人越遠越好。

這段日子，他得到許多子女，明治四年長男與次男同時出生，但到了明治五年這兩個兒子都死了，但同時得到了三男，不過第二年明治六年時，三男又死了，然而卻獲得一名長女，當然這些孩子的母親都不是同一個人，最後，他的子女中長大成人的，共有十個男孩十一個女孩。

明治三十年，慶喜六十二歲，那年他家中遭到兩名小偷侵入，取走了德川家一部份財寶，雖然沒多久小偷便被逮捕，但慶喜已經很不喜歡那個屋子，十一月便搬到東京，住在巢鴨，成爲維

新後的東京市民。

同樣的，慶喜還是不想跟世人打交道，不過有時他的親戚有栖川宮威仁親王會來訪，而且還勸他說既然移居東京，有時不妨到朝中走走。慶喜則推辭說自己還是名爲朝敵的叛賊，應該謹守本分，不能到宮中參見。

有栖川宮則認爲這是一種誤解，時過境遷，早就沒人把慶喜當作朝敵，最根本的還是因爲慶喜心結打不開，他心中還有恨意，這種恨意倒不是針對朝廷，而是針對薩摩的大久保與西鄉，慶喜是如此的討厭薩摩人，他曾對左右說過：「長州人從最初就公然與幕府爲敵，這點我們都看得很清楚；然而薩摩卻並非如此，起初與幕府親近，打擊長州，後來隨著情勢的變化，在表面上保持著親幕的態勢，卻暗中搗鬼，這不是小人的作爲嗎？」

這番話傳來傳去，傳到有栖川宮的耳中，現在慶喜拒不入朝，他便以爲慶喜是心中有怨，他又對慶喜說：「那些人都已經死了二十幾年，知道這段往事的人大概也都不在人世了，現在又何必計較什麼呢!?」

慶喜很殷勤地解釋：他並不是憎恨那些人，而且他們還算是這個國家的開國大臣。然後慶喜口氣一轉，說了個很不成理由的理由，他說說：「我沒有大禮服可穿！」有栖川宮用力地搖著頭：「一般衣服也可以呀！不是一定要穿大禮服的。」然而說到這裏，有栖川宮對這事也只能不了了

之。

慶喜此時確實是什麼身分也沒有。從德川家達（明治十七年成爲公爵）繼承德川家業以後，慶喜便不再是貴族，也非士族，連平民都不算，他原先就有有栖川家的血緣，與現在的皇后也多少有點血緣關係，以前的舊大名連會津松平氏與桑名松平氏都位列貴族，然而身爲他們首領的慶喜，卻未受到國家同樣的禮遇，他當然會介意。

而經過維新以後三十年，當時的政治事件已經變成歷史，恩怨意氣也都冷卻下來了，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覺得能奉還大政的德川慶喜，才是明治政府能建立的最大功勞者，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下，授予慶喜爵位的呼聲越來越大，因此也覺得慶喜是該上朝參見天皇的。

慶喜對別人這樣的勸告，總覺得該多考慮，他便去找勝海舟商量，勝海舟並不光說道理，他積極地爭取安排，終於使慶喜能上朝參見天皇。

那是第二年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九日，慶喜已經六十二歲了，沒有大禮服，他穿著葵紋的一般服裝到皇城去見天皇。

天皇在日式房子中召見慶喜，未在西式的房間，除了是因爲慶喜的服裝，也是因爲明治天皇視慶喜爲皇室的一員，而特別親切地招待他，還爲慶喜準備了坐墊，主人這一方有天皇與皇后，皇后親自招呼接待慶喜，並親自爲他倒酒。慶喜在京都的時候，到一條家訪問時，曾遇見年輕時

的皇后，皇后也對當時的統治者慶喜印象深刻。

慶喜安然無事地告退後，第二天，天皇便叫伊藤博文來，「今日能得天下，」故意用玩笑的口吻強調：「不都是拜慶喜之賜嗎!?」像天皇這樣子的話語，很快地便流傳了出去，第二天，勝海舟到宮中時，便有一個舊幕臣對他說這件事。

四年以後，慶喜便與他原來宗家的德川家達分開，特別再封爲自成一家的貴族，授予公爵之位。

而後到了三十六年五月，慶喜開始維新後的長途旅行，到大坂去，他登上了現由第四師團管理的大坂城，又再爬上天守閣的遺址，遠眺四方，隨行接待的有第四師團長及砲兵工廠長，他們看慶喜佇立在牆頭，也不打擾地走遠了，由他沈思，隨後慶喜便去參觀城東烟囱林立的砲兵工廠，他們知道慶喜從舊幕時代便對槍砲十分感興趣，不過，現在慶喜對成排並列的大砲卻毫不關心，只對該工廠發明製成的飯盒顯得興緻很高。

慶喜拿起一個，也不放手地問：「這個是做什麼用的呢？」旁邊的技術員很詳細的解釋說如何放進米，水如何裝滿的方法，還送給慶喜一個，他非常高興地又問：「用鋁製作，對人體有害嗎？」因爲他打算平常使用，但技術人員們卻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

「如果用銀做，應該就沒問題！」凡事認眞的慶喜，回到東京後，便命人送銀塊到砲兵工廠，

工廠便依樣做了一個銀飯盒，送還給慶喜，那以後，慶喜每天就用那個銀飯盒自己煮飯。

慶喜對次年發生的日俄戰爭，早料到會贏，他並不特別關心，倒也不是不關心，每天早上他都熟讀過各家報紙，這個老人成了頗樂天知命的人。明治四十三年，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跟他的十一位同志，因密謀刺殺天皇而被逮捕，慶喜認爲天皇制度遲早會遭到跟德川家同樣的命運，他便把子女叫到跟前，訓戒他們說：「以後無論男女都要學有專長地營生！」

到了大正二年十一月，慶喜已是七十七歲高齡，原先是感染小感冒，但很快地變成四十度的高燒，他幾度向主治醫師詢問是否得了肺炎，後來證實是得了急性肺炎。到了二十一日，臨終前，主治大夫問他：「會不會覺得很痛苦？」慶喜還很清楚地告訴醫生：「只覺得很衰弱，倒不覺得痛苦。」這是他最後的話語，幾分鐘後的凌晨四點十分，他停止了呼吸。

葬禮是三十日的午後，在東京上野的寬永寺舉行。歷代將軍的葬禮，從家康以後都是採用天台宗與淨土宗的佛教儀式，不過慶喜的遺言卻交待要用神道儀式，神道是水戶家相傳的宗教，慶喜選擇自己要像個水戶人一樣的死去。

葬禮中，有從宮中派來的勅使，及舊大名們約三百人參加，另外還有許多沒落的旗本前來，不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倒是許多外國使臣前來參加。他們都視同日本的元首去世般地行禮，特別是美國，通知日本政府的外務大臣，由總統親筆寫了哀悼書寄來，日本對前朝君主死後的葬禮

從來也未如此隆重過。

從江戸開始就已繁盛的商人們，看到慶喜的靈柩經過，也都想著：最後的將軍死了！而在東京市的消防隊，爲了紀念這位最後的將軍，其中有一組便穿著細筒褲，且保存著江戸以來的消防旗幟。

慶喜的死，表示江戸時代已正式結束了，從此以後，慶喜只有活在懷念江戸人們的感傷之中。

後記

沒有用的話就寫成跋吧！寫完這部小說後，胸中的波濤起伏仍未平靜，希望能再藉著這篇跋舒解。

想寫德川慶喜的念頭已經很久了，那是在大前年的正月，到鹿兒島旅行時，遭遇了一些事而引發的念頭。

在市區觀光時，進書店買了一本《爐邊南國記》，作者是生於明治十九年的島津忠重，他是舊島津公爵家的戶主島津久光的孫子，在舊海軍部中是聞名的中國通，以少將退役，曾任後貴族院議長等職務，以舊薩藩的歷代藩主排位而論，他的父親是第二十九代的島津忠義，而他爲第三十代。

這趟旅行，碰上鹿兒島罕見的雨雷，無法外出遊玩，不得已第二天困坐旅館讀這本書，在這本自傳式的隨筆中，得知慶喜在明治末年曾與島津家戶主會面，這點讓我覺得很意外。

「當時是明治極末期的一天，」作者島津忠重如此記述著，所謂的極末期是指明治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或是四十五年？當時忠重是少尉？還是中尉？而慶喜必是七十好幾的老人了，然而，即使在這種老耄的年歲，他仍然持續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每天細心看報，而且只要有維新當時的人物傳記出版一定詳閱，特別是曾對慶喜緊追不捨的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被譽爲天下策謀家）此人的傳記慶喜更反覆鑽研，總之，他的思考力並未隨著年紀而衰退。

根據島津忠重的這本書，島津曾經由德川家達的引見，與慶喜會面，見面的場所在宮中，下面便擅自借用忠重《爐邊南國記》的內文：

對慶喜的印象，是個比較矮個兒的人，與我見面時因爲年歲已大，精神並不太好，但大致上仍讓人覺得溫厚。當家達向他介紹說：「這是島津忠義的嫡子，現在是島津家的戶主。」

「哦！是嗎!?」

雖然只聽到這麼簡短的回答，但我却可以感覺到這位第十五代將軍開始雙眼迷濛，不僅話少，他也興起無限感慨，此時我感染了當場的氣氛，竟不知如何啓口。

慶喜在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以七十七高齡辭世，而在那次最初也是最後的見面機會中，應該有更多的話要說吧！

描述會面情形的文章只記述這麼多，而對革命期間曾以計謀打擊自己的薩摩島津家的年輕戶主，慶喜仍力持鎮靜。慶喜是憎恨長州人的，然而也因而對薩摩人有興趣，從維新之後幾次的流露，可知革命對他個人影響實在很深刻。這回會見忠重，慶喜心中怎麼想？揣測這種種想法，我竟一夜未睡。

湊巧那天我投宿的旅館原是島津家海邊的別墅——重富莊，旁邊的隔扇上便畫著島津家的家徽，而從木板套窗向外望，可以看到島津久光當年也注視過的楊梅老樹與廣大的草坪，在這所代表歷史迫害者的宅第中過夜，引起我想了解歷史受害者隱蔽的立場與心境，慶喜處身歷史變局中，在最痛苦的關鍵時刻，到底如何下決定呢？而何時我能將此刻的慶喜形諸筆墨呢？

然而，這不是件容易完成的事，寫這篇小說很困難，我屢遭挫折。慶喜是位政治家，以政治家為小說主人翁成功的例子鮮少，原因是政治家只存在於政治的事件中，而在政治事件中被注意，被記錄的也僅是其間的轉變。關於某政治事件可能有數頁的詳細記載，但是對當中的人物却也只有數行的描寫。而且對過去的政治現象，舊報紙上不加思索的記錄，讀者也沒有興趣。

不過另一方面，勉強來說筆者還算幸運，慶喜當時的政治現象，舊報紙的政治版不算什麼，它已經到了開始形成歷史觀點的時刻，筆者只有憑著一股勇氣去做。

這部作品在文藝春秋的別册上分載，當初預定不連載的一次寫完，但是最初的一百二十張稿紙卻寫不完，只好在下一期又寫了百餘張，即便如此也還寫不完，發誓在第三期終於用二百張才結束它。慶喜將軍在位雖然只有二年，但要交代前因後果卻必須說明許多事，這是當初沒有預料到的，如果不能暢所欲言，實在是有點遺憾，於是導致上述結果。

寫這部小說一方面暴露我的筆力不足，但另一方面選擇德川慶喜爲主人翁後，挖掘的內容竟像迷人的醇酒，如癡如醉的寫作過程欲罷不能，這也是始料未及的。



分類: 文學
書名: 最後的將軍
作者: 司馬遼太郎
編號: L0780219

圖書簡介:

德川慶喜少年時代即受到嚴格的武士教育，但隨著西方船艦的叩關，歐風自然影響了他。他接受歐洲文明，敬佩華盛頓，崇拜拿破崙；生活上，他偏愛西餐，喜歡照相，性情執拗，愛好女色……捲入政治漩渦之後，德川慶喜逐漸適應，且辯才無疑。但在整個「倒幕勤王」的大勢下，入主德川家，成為第十五代將軍的他，終究不能力挽狂瀾，振興式微的幕府，不得不上表奉還大政，成為一介平民。